

王鈍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百弊叢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7208

益耶

司法官懲戒委員會組織與文官高等懲戒會同惟少一委員法官舞文枉法已成民國習慣而不聞有置重典者某地方官推事以受人請託判決不公提交懲戒並未褫職又某書記官長塗改供辭事已證實以其戚方爲法部參事遂據其聲辯僅以疏忽從輕議懲了事焉

國史館 各省通志局附

湘綺老人以遲暮之年游戲三昧而膺館長之職時幾三年一帙未就有同虛設矣其時纂修協修半皆湘綺門人嫻經訓詞章者固濟濟而未必皆英才也故並居京師支乾俸優游於文酒聲歌之會儼然清代翰詹衙門而書俸入十倍之眞玉堂仙人矣



湘綺以撰湘軍志得名。其書不諱私親。不避權要。專持公論。而紀事之詳。絜有法。遠過魏默深輩。袁慰庭雖不學。獨嗜是書。故議立史館之日。卽內斷於心。以隆禮聘此老。他有薦引者。並置不顧。然此老頑固深。不以共和爲然。到館年餘。人叩以纂。至何處。笑答曰。方纂孫文本紀。猶未就也。又謂歐陽修五代史創伶官傳。今當仿之。創偉人傳。宋芸子謂人物當依三國志通稱傳。固正論也。湘人某以王氏弟子。有寵於袁。適任府秘書。意不爲然。蓋欲尊總統爲紀也。某協修草開國史全歸功項城於武昌。起義者有微詞。他民黨則醜詆之。館長雖不賞其文。而嘉其義。正擢爲纂修焉。其時財政已窘。京官俸既有折扣。復不能按期發給。獨史館仗館長老面元首。諭部庫按月動支。一時夤緣入館者。實煩有徒周緝之方。長財政主裁。汰冗員嘗一單汰館員二十。

餘人湘綺憤而與爭，賴某總長設宴調解始已。

清代史館第傳人物皆依據呈送事實履歷，匪特無裁制，且亦難免舛錯。民國肇興，以國體改異，自不能仍循舊日史裁，如開國事蹟，在前代則另有方略館以編纂之，而今併歸史館，幾於無從著筆。某爲收掌年餘，未收一藁本，乃襍被還鄉，去館中人若無知之者。一日有大總統交下某武人事蹟，應付史館立傳者。某纂修欣然命筆，爲之傳成，送館無人收納。親交之館長館長謂其多諛詞，竟竄改加入諷語，聞黃陂正任後，以與武人有舊，始囑史館更正焉。

湘中輕薄子某甲，少從湘綺游者也。時供差國務院，而無所事，事排日必至史館，譖談人以爲必館編纂。一富商死，以生前曾蠲資興舉公益，拯濟災區。

其子乙欲宣付史館立傳。費萬金餽送同鄉京官爲具呈。一日啓讌。甲亦在座。大言曰。不厚酬史館諸公。雖奉命宣付。亦無褒美詞也。乙信之。立出千金。界甲囑爲打點。甲以入囊。事後館中人有知之者。迨爲乙父立傳。故先擬貶辭。因人以示乙。乙憤甚。欲訴甲於理。甲以無憑證。初不懼。已而館員亦多起鳴不平者。至令門者拒甲不聽。入館大窘。求救於館長。館長笑拒之。乃貸資於楊晳子。以六百元遺司編。是傳者遂易褒詞。事始寢。或人謂甲雖取得千金。而館員無分其毫釐者。未知孰是云。

自湘綺歿。館勢幾渙。後以經費不繼。而黃陂頗欲恢張共和功。乃以屬蔡鶴卿。蔡慨然受任。適方爲北大校長。因改館爲國史編纂處。附之於大學焉。蔡自兼處長。下設編纂七員。皆用聘書。弗爲官吏。中多淹博之士。而名並。

不彰者如江甯人鄧之誠之流至此費視前減數倍而纂成史反多於前未必非蔡氏之力乃以五四運動京大罷課當路謂出蔡指而欲敷衍學生又不能不復其職遂以國史編纂處改歸國務院另任處長以示裁抑其實蔡初不以此爲重輕而編纂諸君別無奧援竟一律解職而易以老官僚多人焉

新受任之處長徐鳳書籍蜀之榮陽程德全鄉人也本清老吏曾歷東三省以能詩稱文學並非所長也奉天平康里倡寮多其詩詞聯語殆亦報館名士之一流國史前途可知矣

清史館

清史館有前代之實錄方略會典事例國史稿本可據前事則少爲整齊排

比後事之待編纂者固寥寥無幾也趙次珊自奉天都督還朝不甘野處自願編修清史以酬故君袁氏卽如其意以畀之然趙氏雖起詞林僅工帖括著者嘗接其幕僚浙人陳某謂次老擅長文字在簡明告示則其學可想矣且修清史之難不在乎搜輯編纂而在持論之公允蓋民國開基之人物半勝朝之老吏趙氏已身卽附載澤以起而私取奉天財政局帑事乃徐菊人所彈劾又釀成四川革命者則其介弟爾豐就此數點論欲無曲筆已非易易况對於袁徐馮段諸人哉然其進行則較國史館略速大約及趙氏之身可以蒇事纂協修等約分四派趙之私人若金還葉景葵之流一派也前清遺老若沈子培秦幼衡之流一派也旅籍文人若慶博如之流又一派也眞實學者若張孟劬之流亦一派也第二派以僚友舊誼第四派賴之以編書

第一派多富人特籍此挂名朝籍第三派則與趙有連者蓋慶父嵩昆曾任
黔撫藩爾巽官知府賴其荐達也他可類推遺老之供此差者按時支薪並
不到館亦從未編纂隻字焉故俗亦稱清史館爲養老院志士羞附之若葉
爾愷章棟諸人趙雖堅聘不赴葉且其婚媾也

某君供職史館四年歸告著者曰唯張孟劬所纂后妃傳差有史法他無聞
焉叩以德宗本紀後半如何著筆答曰一言以敝之則爲袁氏洗刷而已某
纂修者狂士也嘗上書館長論史裁頗褒貶人物趙陽嘉納未幾以經費不
繼裁員某與其列焉

趙爲老吏中之最新者有時着西裝踢球打彈以表示開通隨從者則其妻
妾與史館事務員或謂事務員某某皆其戚誼故出入趙邸若私室且時共

內眷爲麻雀戲。趙所倚重者，則胡軍巡閱使張雨亭。有時張胡與中央齟齬，必賴趙爲調停。則館員亦因之生氣勃發。蓋薪俸積欠可發而有寵館長者，且可。因此乞荐入政府焉。

某旗員雖起家甲科，而儉於學。入民國以世伯軒力荐之清史館。初以諮議等挂名職。進而爲纂修。任纂大臣傳。頗有錯誤。同事者微諷之。某因欲炫博。則附會小說稗史。雜入諸臣傳中。若索額圖、明珠、年羹堯、于成龍、施仕綸等。說部中多有其事蹟。並爲纂入。趙私事煩。館事特總大綱。史藁多不寓目。固弗知也。後爲沐籍某君所見。乃強某改之。某謂小說不足信。何林琴南爲社會所歡迎。而蔡鶴卿且提倡水滸、紅樓哉。聞於明珠傳中。載有其子成德小說家名之曰賈寶玉云云。悖謬至此。或告者之過與。

幣制處

幣制處何爲而設。袁慰庭特爲位置。梁卓如計也。溯遠因於戊戌。二人本深仇。然華夏光復。梁不能不歸國。而爲民黨所醜詆。勢不得不託庇於袁。於是結共和黨。以主持中央集權。示與國民黨立異。袁未必不知其意。而可藉以排除孫黃諸人。從此乘仇尋好。深相結納。熊秉三組織第一流內閣。梁爲國務員閣倒連帶辭職。袁乃設是處。以處之。特任爲總裁。其名則司改良幣制。然幣制改否。付之國務會議可矣。安有專設機關之必要。故其時卽有改幣借款之說。其議固發於熊秉三。梁熊則一鼻孔出氣者衆皆知。袁之任梁將賴以借款。而歐戰大作。銀行團無力續借。梁亦自知終不容於項城。遂去之。津門以著述自娛。是時雖有總裁之名。而幣制處已無形渙散矣。

當梁爲總長時。共和黨中人多任參事司長者。湘粵籍居半。未幾梁去。衆并不安其位。適幣制總裁命下。衆視如稅務鹽政。以爲必員多俸優。遂紛紛請辭。仍投梁乞位置。梁初擬處制。亦頗鋪張。而上之袁氏久不見交院議施行。催之以原稿。遺失。對再進。仍無消息。惟飭財部送梁。以總裁俸知旨。故僅設秘書等數員。諸人不得位置者。乃分薦之。教育部。經界局焉。

曩者幣制之爭。焦點在七錢二分與一兩二者。長篇大論。殊爲可笑。梁初主金本位。洋顧問某謂無財力。整頓任何本位。皆不能行。衆俱知其意在借款也。然梁猶愛名譽。若損失主權。過巨之借款。所不敢借。故其任總裁時。日本資本家屢叩其邸。卒不得要領去。其時梁尙主親日也。已而洪憲禍起。任公南下。舉義幣制總裁。遂不復設。近歐戰已定。大借款說復興。周子屢以親美。

派。靳。翼。青。邀。爲。財。政。總。長。而。安。福。系。拒。之。近。聞。將。界。以。此。席。雖。幣。制。改。良。無。望。而。周。果。受。任。必。因。此。以。謀。借。款。而。處。中。組。織。亦。必。大。擴。張。焉。

全國水利局

導淮計畫。張季直提倡爲最力。自第一流內閣倒幕。梁旣授幣制總裁。張遂授爲水利總裁。設全國水利會於京師。其組織法直隸於大總統。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視察僉事主事技正技士辦事員各若干人。掌理全國水利。並沿岸墾闢事務。說者謂袁政府特設之署局皆意主因以借款。此則因導淮借款而設也。然外債盡用之稱帝及國內用兵導淮議遂虛懸。總裁則早已南下回籍。自營實業。初尙以副總裁代行職權。已而副亦無人。然各省水利協會均各存在。測量墾地尙在進行。水利局或終有轉運之一日乎。

局初成立。元首交議事件。則奉天遼河。柳河。直隸。永定諸河之修治。然需費皆不資。故某副總裁卽建議大借款治水。而令其門人某至奉視察日本。某報。遽登載奉天治河借款當先儘日本。且工程及墾務亦當聘日員經理。省吏大駭。促某速反京。副總裁冒然言之。項城謂奉地方官不應逐客。而奉吏又謂某招搖冀私借日款。雖敷衍息事。而直隸河工局亦成立屬之。內務部自是水利局。視察鮮有外行者。又僉事某。師範生也。以與嗇老有舊。得任是職。自以兼理墾闢。必饒權利。遂化名立一湖田墾闢公司。以其戚某爲幹事。將從事招股矣。以爲私藉公力。必進行無礙。而農商部謂與墾荒公司註冊。手續未符。適導淮借款議寢。中央無心。及此。水利局大裁員某亦在內。事竟消滅。而民國官吏恆倚仗官力。以營農商業。往往致富。宜某興式人之慕矣。

步軍統領衙門

民國官制揉雜。步軍統領衙門。其一也。清代。凡明時太監職掌。皆易以旗員。步軍統領。卽明之提督東廠太監也。主管九門門政。故又稱九門提督。管巡捕東西南北中五營司緝捕盜賊奸宄。所轄兵士皆旗籍。番卒則漢人也。民國初元。本擬裁撤。趙智庵謂其足補警政所不逮。乃託言事關旗制。遂付緩議。其後袁以心腹江朝宗任事。權力日增。於是設總參議廳。其下有總務廳。軍事科。執法科。軍需科。以營制向分左右兩翼。故又設營翼總稽查處。直轄則四郊車捐總局。總軍械庫。將校研究所等。當前清凡都門之私倡私鑄窩戶等類。皆行賄提督署。隸卒乞其包庇。今則權操警廳步署專司城門啓閉。四鄉車捐有事時。帮同彈壓而已。

京城內外城車輛向歸工巡局收捐復移歸警廳而附近鄉郊地方則撥由步署征捐大約驃車駝驕牛車等皆在當納捐之列爲數甚鉅歸總務廳管理聞之數年前有收捐員照式私刊捐照付之鄉人款則入已凡數月囊橐已富請假挾資去又有以中交鈔繳捐者尤多折扣譬如市價五六此則作五一五二不等至佚照補請或買賣駕車牲畜亦往往受人敲詐故近畿游棍假步署名義磕索鄉人車夫者實繁有徒皆由車捐以起前聞有公民提議改歸自治會收納者事卒不行

游緝隊專司偵察近來販運私土者觸處皆是亦不肖隊士生財之一道也有晉商某甲舊營車店於京師八年前歇業則來往大連哈爾濱之間販運紅土一日以驃車裝運而上坐一婦人車距城約三里突遇翦徑者大聲呼

救游緝隊方出巡近地。聞往救捕則匪已去。驗所載纍纍皆土也。將執而獻。諸官適卒伍中有與甲舊識者爲排解獻若干圓了事。蓋車站及崇文門稅局搜檢嚴此輩奸商多由他站下車而僱車飾爲載婦女或病人者稽查不及覺而是毒品已運及目的地矣。

近所練兩翼五營名皆旅籍實不盡然以旅人雖貧甚而不能耐勞苦者多也大約番卒易名承充者不少又京旅咸以官爲業鮮治生者國體既改官不易得其匱乏者自縱婦女賣淫以爲活故邇來京師暗倡之多不可勝數。警察勢難遍稽而步署吏卒轉知之甚稔名同旅籍不能勸導維持反從而魚肉之輓近人情如此可爲一嘆。

江朝宗以步軍統領受黎命代理內閣而從來任此職者皆有寵於元首近

之王茂軒則舊之東三省總督中軍徐門第一紅人也。每京師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彈壓則步軍出而維持秩序又有護軍管理處設都護使副都護使各一人下轄總務司法兩科亦以位置滿蒙人員者實無所事事。

京師警察廳

京師警廳隸屬於內部置總監一人都尉九人警正三十九人警佐百廿人技正二人技士四人分總務行政司法衛生消防五處以居首善爲中外觀瞻所繫枉法舞弊之事自較外省爲少而限於財力衛生及諸工程多未設置完備加以京師遍地貴官勢燄熏天警士對之安能行使職權致數言整頓而警政了無起色今試述其弊之在總監者在諸員司者在偵探者在警兵者。

總監歲入之豐過於內務總長京師人類能言之然歷任諸人不聞有枉法者則經餉收捐出入至鉅宜可自豪惟地方官有京兆尹而維持秩序又有步軍統領及諸軍隊故爲總監者例不甚負責任某任此事頻來往於元首總揆之門到廳日寥寥苟有意外事則以電話分致各處要其維持彈壓故人稱爲電話總監又自孫伯蘭長內務市政廢弛至於今日凡關係保安衛生上之種種工程皆可諉諸內部與市政公所某總監嘗謂願日日在戒嚴期中左右詫其言進而叩之曰戒嚴則地面治安自有戒嚴司令部負責吾擔其少輕乎此弊之在總監者

總務處掌會計行政處管理營業建築衛生司司清潔化驗此在劣員皆可上下其手者往聞某司會計清釐撙節人無能干以私者同事惡之一日送

總監俸中忽有假鈔若干。總監怒甚。某竟不保其位。或謂此有人串通總監左右所爲也。又某管建築。凡商肆建屋築牆。呈送圖樣。初則擱置不核。以待請託。甚且多方斥駁。衆苦之。訴諸商會。時馮潤田爲總理。可直接與元首談話。勢等貴官。經彼一言。某遂調他處。或謂所得並非某獨有。衆皆有分也。又某司醫藥化驗。凡藥房皆月有定餽。嘗以辦理防疫。請加清潔。經費而諸務仍舊。唯通衢要道增加清道夫。共不過百人。按月多購石炭酸若干瓶而已。而預算月費須加萬金。實可駭人。聞聽其各區警署。則視人之手段。何如。爲財政之豐歉。然不致若外省之包庇煙賭也。此弊之在諸員司者。

偵緝隊司探訪。凡充探員者。必先熟知盜賊奸宄之情形。乃能勝任。故大半皆過來人。否亦流民奸胥之流。欲求其奉公守法。難矣。其大宗進項。莫踰煙。

賭京師煙窟至秘密下流社會不得入且皆名營他業但必與警探通氣耳。販買烟土者頗多。探士之雄於貲者則多布爪牙以偵私土。多數報官少數入已達官貴人之賭不敢拏光棍地痞之賭不能拏其可拏者中下等之商民耳。聞有粵人某暗啓賭館於京師一探士爲司風遞信月得賄五百元他可想而知矣此弊之在偵探者。

警兵作弊不易京師尤難惟截獲賊贓竟有隱瞞不報者其他規費大約有頭目人取之人民而後分之衆警者個人單獨索賄之事却不恆見往有警兵某素苛刻車夫衆所痛心一日站崗梁家園西突爲人擊傷且搶其槍枝去以示報復此弊之在警兵者。

督軍署

督軍本軍官而實握一省政權。省長必得其驩心。乃能久任。權力視清之總督。省長則巡撫也。署中有參謀副官兩處。軍需軍法各課及秘書廳。軍務廳。而諮詢顧問等官不與焉。經費年約三四十萬。凡不屬國防軍隊。舉其所轄。且有以督軍仍兼師長者。任何操行。狷潔之人。一任督軍。莫不立致巨富。歷年久者。數或百萬。或數千萬以上。其生財之道。取之餉。需建築服裝者。爲小數。取之軍米。軍械者。數較豐。若取軍費。以營商業。鑛務。甚且販鹽。販烟。或遇戰事。防務勒索。重餉於中央。則數皆不資。宜督軍皆富家。有開一壽筵而用資。至數萬者。清代督撫視此。誠小巫之於大巫矣。陸朗齋於陝西。以私種私運。獲金千餘萬。而隻身脫難。張敬堯。以鹽富。張雨亭。以收荒地富。楊樹棠。既歿。第四師軍需處挂失之票。捌萬元。而其妻認爲己資。夫以督軍夫人存款。

軍需處何以知其數目與夫支券號數是誠不可思議矣唐莫賡熊錦帆皆假託護法大開煙禁禁開則總師干者即可攬得重金大約一省美缺腴差必先儘督軍所薦員委用而省會警廳長財政廳長尤必須得其同意否則軍警必交閩財政必坐困於軍需督署秘書恆兼他差至參謀長副官長等則父兄子弟必居優差優缺外交則讓之文官遇亂事勝則晉勳等財敗亦無絲毫處分失地逃避苟有人情仍可穩居將軍府月取千元相彼督軍真民國之驕子矣

參謀長者督軍之腹心副官長者督軍之咽喉非大得寵者不能任更有以參副兩長兼管衛隊者所入尤豐某甲本襄人予以留日士官學校歸後得任某督參長適值新建軍署及置地築營皆所經手富踰十萬更有萃力以

緝捕黨人圖分賞金者亦有挾制督軍分其贓私者大約必與副官處通氣事方靈敏副官即清代督撫之巡捕以傳達稽查爲職恆代其督軍經營私業某任某軍署副長時至侵扣遣散黨人費以自肥又某省某師開赴前敵爲人煽惑勢已岌岌副官長請行囑攜五萬金勞軍而先據三萬爲已有後實費僅萬五千金爲師長一人所得叛謀遂中止而某則三萬五千元入橐矣又某軍署參謀長副官長均督軍弟子軍需課長則督軍快婿也三人皆精幹互相爭權衆稱之爲珍珠瑪瑙金剛鑽珍珠指參謀長謂其圓到漂亮若走盤之珠也瑪瑙指副官長謂其雖紅而價賤忝列八寶中也金剛鑽指軍需長謂其尖利無堅不破也一日爲督軍所聞值宴客謂幕僚曰三人被此美號吾將何居時諮議某已被酒含醉對曰明公其盛寶之櫬乎有此大

樹諸珍乃備督軍不知其爲諷辭也。軍需長在座惡其狂後假事誣以亂黨。嫌疑非賴人救幾罹槍斃云。

參謀副官非軍官不能任秘書科長科員諮議則不拘資格矣。鄂人某以留日法政學生歸倚黃陂力得爲某省軍署軍法長其人固吸煙身弱不能早興一軍官參謀長戚也以侵餉歸軍法課訊辦某不受囑託依法嚴懲參謀長銜之自是每晨六鐘卽速之來不容少遲未半月某已委頓不能起乃告督軍以其癮作曠公然督軍實吸烟特妻妾外無人知之者聞以爲諷已某因此乃得保其差使。

某軍署譯電員某月俸五十元然爲狎遊纏頭費一擲百金不惜服御尤輝煌同事者妬之紛騰謠諑後副官長所賞妓復爲某眷醋海波興而某弗覺。

也。一日督軍親率侍弁突蒞其臥室檢查見服用華美督軍怒甚跌足嘆息謂吾竟爲小子所誤呼弁縛之某憫憫不知犯何罪已而搜其篋得滬某銀行函蓋某中某獎券二彩得萬金由銀行匯來者也督軍恍然問得彩何事秘密曰是間多親友恐告家長則已不得恣用也遂略申斥數語皆誠其奢侈者遂解縛了事未幾副官長竟免職。

其尤易滋弊者則偵緝處當袁政府時代此爲各軍官考成歲糜巨帑爲偵緝費於是有調查員探員探士之別且各分頭二三等非投誠之黨人則無賴之遊棍每一統率辦事處電至則此輩財源開矣平日捏造報告甚且僞製證書符號及宣言書名冊等以聳動故偉人之名大半皆偵探所造成果能緝獲民黨重要人物賞金雖豐而將軍參謀副官層層剝削探員到手不

過十分之二。於是紛紛自向中央接頭。而統率辦事處、軍政執法處與參陸海三部之調查員亦聯袂南下矣。

省公署

省長爲一省之最高級行政長官。道尹縣知事等其正轄屬吏也。財政司法則以受政府特別委任有監督權。近復兼轄教育實業兩廳。其權力視清之巡撫焉。然以武人權重不得不屈節以事督軍。又畏省會彈劾不得不聯絡議員。故營私舞弊之事雖不能免。而心終惴惴。某任四川巡按本爲將軍汲引。於是財政廳官銀行等皆畀任私人。部有駁詰。則挾將軍力以抗之。經徵員各視所入報効三成。巡按與財廳長匀分之。又多製紙幣以屯購軍米。收買官產現金盡入私囊。其幣竇爲各省省公署之冠。其人後雖提交法庭而

卒賴金錢運動力僅坐輕罪又蜀人某署甘肅巡按委員知事皆懸定價盡廢資格一陝人素販帽纓售之京師富至數萬入民國失業乃以三千金爲其子運動署甘肅某縣知事履歷捏書前清後選道皆巡按署所代造是尤荒謬之甚矣

某省長以經衆醜詆知不久其任適有奸商請弛米禁遂大膽批准實納其賄十萬也已而賴某要人力政府久其留任而訪墻軍署財政廳得米商賄且二十萬而省議會質問則第詆省署以爲過歸已而賄乃視他人爲薄大憤欲更前批而軍署持之力竟無如何大約販米運煙賣鑛皆前代奸商劣紳所爲者今利歸地方長官矣任用知事等官前代有扣選有部駁且須兩司上詳而實缺人員必奏經飭部核准今則實缺少委用隨心無論何省知

事官非他有奧援必不能在任至三年而江浙兩省更調尤煩更以某缺調某缺者爲多宜人言噴噴釐稅雖歸財政廳任用而省長囑委者固當如命以報如江蘇稅局以上海無錫下關爲最優無錫爲省長姪婿下關爲省長世姪上海則傳聞所得之款歲提若干以報効省公署某甲任某省長未抵任時卽通書某地某大老執後輩禮甚恭旣受事又畀大老子爲第一科科員弟爲教育廳科長自是報紙士論皆有頌言所送預算案省議會絕不吹求卽爲通過無何突以霹靂手段攘某地礦廠爲官有爲之鼓吹贊助者卽亦某大老也已而二人竟參商大老幾以忿死衆莫解其故後聞所親知內容者曰大老垂涎礦廠久而又不欲歸公司辦甲知其意許以先收歸官間接以歸諸彼喜甚故畢力贊助目的已達甲竟食言以之抵押債項入私至

三十萬。自是與大老疎闊。大老身被衆譏。而一絲未得託人。告甲謂將以老命。拏之。甲笑置不理。此老愈忿。乃告督軍。督軍果怒。省長亟以十萬元爲壽事。乃已。

省長爲封疆大吏。而治游飲博。則有同駟儈人官。福建貰屋城外。貯妓。時共幕僚驂宴。孟秉初官吉林。游長春日。大召南北妓女。優侑酒。竟以罷官。尤奇者。邊省某省長。微服偕庶務員出宿。倡家庶務員乃串通他人。就青樓中。困之費二萬元。始得出。某尤不悟。謂非得庶務爲調護。已將不免酬之。以甲等知事缺。某竟娶是妓。之官。省長聞之。忿欲死。假其經手。浮支事。劾罷之。政務廳長者。省公署之主任。佐省長爲治者也。然亦視其人爲何如。若浙江省之廳長。某甲則權尚不逮。秘書長蓋省長本欲擢。秘書長某乙掌政務。適乙。

方覬覬省關監督以政長例不得兼差遂薦甲自代未幾乙果兼省關而署用人行政權仍操其手甲持代表省長蒞會見客人擬之爲省長模型焉又鄂人某任前清四川道員以善烹調得上官驩入民國劉心源荐任湘政廳長務頗賄賣官缺其法則一缺出彼卽擬人請委而托詞曰此人將軍戚友也不速委且見怪（時將軍亦其鄉人）否則謂是人與京中權貴有連劉本衰老竟聽其捉弄又皖人某前清山東道員三年前任陝政務廳長其人起家營伍毒狎遊爲省長所斥則以開烟禁事反唇相譏省長無如何也某督軍任省長以其弟爲參謀長不厭所慾乃令兼政務長以格於例故稱兼署凡半年積資五十萬則鬻官販鹽所得也又某省長以宿逋重日恆鬱鬱政務長淮曰近有商人願以重賄乞開賭禁軍署已運動成熟公如許彼

償宿逋。且有餘。省長喜過望。囑某爲說和已而禁開賄。殊不至。問某某錯愕。若未前聞者。知爲所給議收回。前命督軍誚之曰。我武人。祇知諺。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而過河折橋之行。所深惡也。省長忸怩去。而京電已來。調某入都供他職矣。其運動費亦取之於賭賄也。

科長科員或歸政務廳節制。而爲科長者必與省長有密切關係。故廳長對之不得不假以辭色。若嫌其無能。或厭其作梗。則反爲之營求調劑。使離省署。特不能得優差缺耳。聞某省公署科員某者。實省長之西賓。以假道學善談。因果爲省長太夫人敬重。以月俸代束脩。某雖排日到科。然一至即行初不辦公。一日復辟耗至某靴帽袍袴。入署勸廳長卽懸龍旂。復宣統年號廳長厲聲斥之。某忿稱病不蒞館。太夫人慮其孫廢學。令人往速。駕某乃

吐實太夫人怒責省長不應慢賢省長弗獲已乃調之爲秘書始復來授書蓋以政務長一斥遂由五十元進爲百元後且酬之以統捐焉

秘書者省長之內幕爲其長者必腹心餘則界在遺老之舊官僚與夫報界知名之文豪數人所司則私書訓詞演說藁之類近世富商巨室凡爲長者稱奇必廣徵詩文所尤重則督軍省長之聯額遇此類事則秘書財源開矣撰書聯額有贈代表往賀又有贈浙硤石某商爲其母稱壽秘書某代表省長往致賀獲贖二百元他珍物稱是以歸衆羨其行已而上海某洋商慈善家也園林落成省長題聯額爲贈某復請行秘書長尼之另界之所親焉獲餽遺果多於前

某君古文家也以某逸老蒞得爲某省公署科員月薪六十元碌碌隨人未

嘗邀長官春暉。一日有慣弄風雲之武人。號稱小肩子者。至省長署之席間。盛談古文。謂已嘗刊吳摯甫評選史記。又友林琴南問公署中幕僚亦有林乎。主人不能對。適某遺老在座。舉某以對。翌日小扇子以家傳來。屬撰某乃師零川摹望溪以應大獲稱賞。未二日已擢任第二科科長矣。然實迂闊不能治事。政務廳長患之。乞省長調爲秘書。某以薪減拂袖竟去。無何入段幕。省長乃任其子爲某縣警佐。而於政務廳長深致不滿云。

交涉公署

有特派交涉使。除江蘇駐於上海。餘皆駐省會。又有交涉分署。則駐劄商埠者也。二者或置專員。或以道尹與稅關監督兼充。初無定制。世謂弱國無外交。而中華交涉轉須按省。按埠設官者。以失治外法權。事涉外人者。卽脫內

務範圍也。官雖隸於外部行政，則當受省長之監督。組織法則特署置四科分署置三科，補黜之權純操外部以缺，非甚腴而易招侮辱。故民國官吏鮮久任，獨次缺得數年不易人，且可前後數任。如陳安生、楊小川之於江蘇是也。自光復以來，民教案漸鮮，除奉吉山東與日本接近，外交無理可言。此外租界地方亦時有糾葛，餘則發給游歷護照，招待外國外領事，直無事可辦，聊備一官而已。

粵人某甲，以道尹兼任某省外交特派員，蓋前清時之出使大臣也。欲假事恢復租界上訴權，已於署中置公堂，且示審期矣。外人乃禁原被及律師，均不得上堂。甲候兩日，獄訟不至，用大額喪一日，有德奧人獵于內地，爲鄉民所侮，外人照會來詰責，甲立飭警拘鄉人送之。租界審判署其不明事理，喪

失主權至如此而以顏厚喜邀譽能演說當道遂信其能數罷數起焉又某特派員以督軍開煙禁頻受外人責讓忿極數千冒軍威以爭之督軍佯遙謝暗令人伺其過而總務科長者某之僚婿也素嗜煙一日爲警廳所拘督軍因晏外人席間起言予極主厲行禁烟柰官吏多陰違今警察所拘烟犯則交涉署科長也可奈何某固在座聞之赧甚越日卽辭職

與外人交際歲時晏會禮不可缺鄂人某任東省分交涉員務爲苟儉公費皆以入囊遇國慶日則讓之道員謂主人當屬地方官外人請晏則以病辭道尹某疾之言於省長電部撤之去計所私公費不及千元旣還京師運動復官爲公府侍從武官某所騙費三千金而消息渺然竟忿死春明客舍留日學生某任某特派署通商科長時洋商所運棉紗偶爲釐局留難領事

來文抗議適綰釐局者某之鄉人也乃爲密函告之曰洋商以留難久須責賠償現奉部飭賠款擬責之貴局望速以資來便爲營免是釐員素拘囿得函竟仰藥死亦無人爲申理也某交涉署譯員者翩翩美少年也初與外政科長之女公子訂婚已而背約爲交涉員所知嚴斥其非某隱懷恨遇日領來晤或公文至繙譯故入以錯誤坐是交涉益齷齪日人言諸外部卒免其職云

教育廳

教育廳職專而權弱地方官不盡受其指揮索款過急復易開罪長官與寅僚滑吏紅員所弗樂就也且積欠學款甚多欲更一校長必清結舊欠而中學以上之校長亦如督軍同盟其黨盛望重者視廳長蔑如也邦上某君以

堅附河間得簡安徽廳長乃爲倪嗣冲所拒不得之官至今以諮議顧問等職往來京省不求復任蓋亦深知此席之不易且無味也。

某省教育廳長清代老官僚也蒞任後爲所屬藐視某殊不以爲意然自是遇學界風潮頗右學生管理員奢甚後請辭遂盡易以私人其中校積習重號稱難治則以附亂嫌疑解散之或謂校中藏炸彈爲督軍搜得實某囑管理員所爲也於是各校皆從嚴取締衆竟無敢與抗者當道器之非病死者且任督軍矣教育會長某甲初與反對後甲以其前任某校校長時有經手建築製辦儀器款項不實事爲人所控賴某爲覆掩得無事以是感激遇事皆與表同情焉。

教育廳之科員及省視學所希冀則委任校長也然本籍要紳及有名教育

家遇各校長出缺往往硬荐却之有所不能受之則缺額不敷乃手啓通告。以用人一秉大公不顧私交乞京外寅僚見原母頻賜薦函已而某中學校缺出省公署第一科長薦其弟京師大學學生也拒之踰月省立商業學校校長缺出所委任則本廳科長之內弟高等師範學生也省署大嘆自是事事掣其肘廳長思入訴于京部已稟辭行矣省長乃電國務院謂其擅離職守竟易他人焉。

某省教育廳由廳長發起儉德會有爲會長在廳人員皆布衣蔬食幹事長則某科長幹事則庶務員也學界入會者頗衆成立年餘推及各縣有人調查其內容則本廳科長科員視學以及各校校長等無一非儉學德會會員衆始知其爲特別機關教育會至投書質問賴運動力調任他省焉。

財政廳

財政廳掌一省收入支出釐稅員皆歸其委任即縣知事之遷調亦得參議其間誠外官之津要也其大省之廳長皆財政總長選腹心充任能別開生面多籌收入者可上邀元首眷注而內爲財部次長鹽務署長菸酒總辦焉聞之關中某君歷爲廳長者也其言曰方今無米自炊討好實非易易第能僅守四字訣則官運享通必矣一曰軟應付本省軍需無論有錢無錢而對於軍官總須軟求巧推切不可露一絲鋒芒以觸其怒二曰硬收入祇有此數而政府命令不曰推廣教育則曰振興實業實皆敷衍衆人耳目計耳於此等處當一手握定勿絲毫放鬆萬勿勉強支付使後來者接續而起至報章之毀譽更所不計矣三曰奇何爲財政家能開源是也但自袁政府以降

驗契公產沙田鹽稅煙酒公賣已搜索殆盡矣。非能異想天開另闢谿逕。收
入必難增加於是乎種種新奇之苛斂法出焉。四曰正此一字爲今日官場
字典中所不見而任財政廳者有時反籍其力約言之則能以正論非絕私
交而後用人之權爲已操能以正言應付議會而後行彈劾之風潮可免。他
若催征比稅亦當嚴令正色以行之而拖欠短少乃是一己之操守則不預
焉夫軟硬奇正道不並行斯獨以一身兼之宜其可膺上考邀顯擢矣。

滇人陳某固牧令官貴州緣事罷職入民國乃資緣得爲財政廳長所轄釐
金四十餘處無一非賄賣者過付人則坐省也。（他省官場坐省皆家人滇
獨稱省號爲幕友。一各屬解款皆由坐省經手上庫因有所挾制坐省者於
解款到日竟留以營運非年終不爲清解。陳嚴催之衆竟反唇以對無何有

兩省號以官款買空賣空虧幣鉅萬逃之港滬陳乃因是褫職焉
財廳例設總務徵榷制三科置科長科員如額而另有庫員以司庫藏某甲
任廳長日三科長則一僚婿一甥一爲督軍所荐其人恆在京若支乾薪者
事皆科員某代辦則廳長之表弟也科員爲其猶子人稱之爲親貴內閣焉
然四人中其三皆留東學生自命爲經濟專家於廳中開財政會議召所屬
官咸赴會演講者則兩科長一庫員也所刊表冊簿記式並精番又月以四
百元津貼省垣某報爲之鼓吹甲雖已半白猶西裝革履每各團體開會必
至演說坐是聲望日隆得遷擢去去之日送者載塗然其在任日以公款販
米賄賣稅差又佐督軍暗借外債得回扣若干囊橐固富有矣某廳長以撙
節爲衆所惡稱之爲猶太人在任兩年齎出豐入庫有餘金省長思撥用嚴

詞拒之一日忽傾所有以清欠餉數至百六十萬蓋師長某將卸職乃因官銀號經理某爲說合實領七折計廳長入私者四十八萬酬說合人以五萬省長微有所聞阻不任發事猶未決而時廳來報城外兵士有挾械入市者勢洶洶警力不能阻乞示方略省長大駭猶太人進曰禍在眉睫矣不速發者變立起省長無如何聽其所爲地方得無事商民中竟有稱頌之者某廳長者性奇嗇當官日頗舞弊自肥而所屬幕僚殊不得分潤以同盟罷工徹之笑答曰今求事者踵相接若輩去莫愁無人爲替衆果不到廳辦公且列舉其舞弊條款來質問限日答復某不得已倩人爲調解調解妙法則後有稅差出當先儘廳員委用也以此事得解已而某聞諸員尙有秘密條件則一人調劑出外必按照所得提半津貼在廳者款歸總務科經理年終

均分之後得調劑者多背約年終分數寥寥衆忿之務挑剔公牘以快報復某則必爲平反衆喻意津貼竟停止又有疑爲總務科長中飽者某科員乘醉毆之於倡寮致爲警察干涉某乃言於省長謂廳員積習難除非盡予撤換不可省長亦憤諸人不守官箴許其所請於是什易其八諸人欲再揭其舞弊事則已彌縫無跡矣某今尙居顯要其智計誠有過人哉

浙江某廳長民黨偉人也洪憲倒幕後財長爲其留東日舊友因畀以是席焉某則賄賣稅差上中下皆有定價一日委候補知事某任浙東某統捐腴稅也聞爲杭垣一錢莊所說合先付千元接事三個月後再付二千元其人到差兩月後以病重辭職某方思覓人繼續且擔認是二千金賄款而督軍已指薦一人勒之立委雖不敢拂武人意而心終怏怏不能忘情前賄無何

是人以病愈來謁。微露前千金擲虛牝意。某慰遺之。乃囑錢莊告以果能補致二千金者當有以酬報。其人諾。遂薦於省長委任某縣知事。已而賄竟不至。索之報以惡聲。方思報復。則已已免職。或謂其人病非真督軍薦者。卽其內弟。其在差兩月正逢旺收。私入已豐。後且賴以得權。知事所費僅千元耳。又聞某嘗許其同學友某甲充某地繭捐。以索賄不遂。中道撤換。甲欲扭之。鳴於省公署。餽以三百元始息事云。

汴省財政廳長者。前清滑吏。以河南佐雜起家。東海之紅人也。入民國。曾徵漢口貨捐。國內第一腴稅也。而卸任時。尙有虧欠。其豪縱可想而知矣。既就汴任。其廳中科員。強半追逋者私邸。以姬妾衆。多月費以千金以上。而所入則視漢稅大減。鬱淘甚。制用科長某。乃獻計請發行。本省公債三百萬。於折扣中。

取其什二亦六十萬矣某喜甚言於兼省長以某地礦廠爲保證事爲實業廳所聞執不可又慮財部不能通過議遂輟未幾復有獻計者請按川等省例每縣置經徵員知事不預財政而經徵員必由廳委若此則範圍擴張生財自易某諱其說議實行兼省長本武人無所可否而諸官僉以爲不便乃暫止然某仍欲進行且時搜索羨餘紹興某君任修武知事竟面斥其非焉

實業廳

實業教育兩廳設立未久其重要皆不及財政然吾國賴外債爲活揭債必先籌抵押品稅鹽各項爲質已罄幸地大物博外人方資我原料故言財政則借債借債則以實業爲質二者息息相通權勢自在教育之上說者謂實

業抵押外債第二步則必有人受政府意旨而糾資設立公司若無人反對即由此直截引渡以歸外人若有反對則政府佯爲不省而卸其責實業廳廳長設以此免職不久卽他有位置且視此爲優焉斯卽民國振興實業之大計畫而各省設立實業廳之所由來也

某甲已被命爲某省廳長堅辭不赴或叩其故曰已成實業寥寥無幾卽有亦握諸强有力者之手吾輩無從干涉其他則商工各會恃團體以抗官則優爲地方開利源則紕政府已屆破產安有餘力以謀惠通吾何樂就此哉乃荐其表弟某乙以代乙至任林業借款成以一手經理獨得回扣十餘萬乃呈請撥官荒若干頃謂將置模範農場又撥官山若干座謂將置模範林場久之開辦經費不至告省長曰費紕聽地荒廢可惜不若招商辦理或以

山地貶價售之人民適省庫如洗竟從其議山與地皆爲某墾荒公司以賤價得之組織公司者非他卽乙化名所爲領荒費則取諸林業借款回扣也以此營運年年寄家至三十萬且驕甲曰今竟何如甲太息曰今而後始信謬所謂事在人爲

清代某殿撰入民國以公府秘書外任撫省實業廳長行之日撫巨紳隸安福系而充國會議長者設盛筵款之謂將集資以營本省礦業某知其有異漫應之抵任未久城門山賣礦案作蓋安福黨欲間接以售諸外人爲黨中擴充經費也某卽託人達巨紳謂茲事體大不敢負責任巨紳以空言報之謂事成當爲營遷擢某志固不在此也俟議會及人民質問竟送礦照於省公署雖農商部申斥亦弗之顧而輿論仍多詆譏內復不容於段徐自請

辭職去。至今不得置頓。或謂江西富竹產紙。自歐戰作紙價增至數倍。某上將欲營紙業。攝元首日。某以秘書得上寵。故以是畀之。安福系素以某上將爲勁敵。因並惡某使不得著手。進行云。

某甲自謂卒業於日本農學。或則謂其文憑爲捏造。某廳長初調之充科員。事同官若前輩。言必稱晚。衆皆暱之。獨科長某乙。訾其卑鄙。而乙則廳長腹心也。甲仍謹事之。而暗探刺其劣跡。舊有劣紳某丙。領照開礦。中有鬼蜮。乙實得其賄五千元。衆無知之者。至是爲甲所悉。通信報館。揭其事於報端。地方紳民紛起應之。爭攻擊廳長。甲秘密請見。謂事屬乙而公被謗。某所不甘。故已調查得其收賄月日及寄資地點。望立送之法庭。某願爲證人。以洗公謗。廳長殊踟躕不能決。甲曰。若此則彼之行可也。廳長喜如法爲之。卽以科

長缺酬甲既操事權復出證據。响。某丙再餽以五千元始已。皖北某甲清宰相裔也。北洋派多出其祖父門下。甲以揮霍幾罄。先業投入。安福黨師賣城門山礦產法議。售其鄉某礦山於外人黨中資。以重金令南下。議辦實業廳科長某乙爲運籌偕之至滬日共狎游兩月費二萬金又踅之蕪湖數展轉間曾未半年十萬元告罄。乙所入居其半。數同官忌之言於廳長廳長以詰乙殊不諱且曰剋日卽便令其奉三萬金爲公壽何如廳長。愴解未三日果如數以獻蓋以行賄議員欺甲。甲方懼省會異黨者攻擊故奉酬無難。然後以內外責難事竟暫輟而運動費二十萬去不復返矣。

各關監督署

海關總握之稅務司爲監督者所得則公費撥餉賠款生息皆以官銀號司

之。故官銀號委員卽監督之帳房也。（滬商會總理某卽袁樹勳任上海道時之官銀號委員）其兼有常關者用人徵稅權皆操於監督贏餘即可入己。故以兼有常關者缺分爲優民國成立各設專署分置科員不以地方官兼充職務極簡而歲入豐者仍不下十萬金然非有奧援難邀簡任但旣任之後苟能循分自安不與稅司發生衝突亦可久於其事故稅司實不服監督節制而監督則事稅司唯謹也。

鄂人某前清道員也以善夤緣入民國仍得爲營口關監督其當官第一妙法卽善事稅司對日本人之充稅員者尤恭謹其署中每星期必晏外賓然接客訥訥殊不能置一辭洋員皆笑之遇商人有所求請則蹙額搖頭以權不已操對然所屬自科長至僱員無一非私人宜昌某君嘲之曰吾入君署

誤以爲禹王宮也。蓋鄂人素以禹王宮爲鄉館，其署員多鄉人，而某則形若木偶，猶宮中所祀之神也。

科長科員無他私入，故皆願調劑爲分關員。但分關員缺亦有優劣之分，大約地勢可放私便，作弊者爲優。初不視徵收之多寡爲準，也。邊省某關監督，查分關過嚴，支費亦多裁節，衆員咸怨。遇有偷漏漫不致查，奸商皆繞道赴之。新關稅遂紕稅司有煩言。某自負辦事認真，必無弊端，竟與洋員閔總稅司言於部處立免其職焉。

其他專屬常關監督。若鳳陽、辰州、夔州、臨清諸關柄由獨操指揮如意，善理財者一二年間即可致溫飽。晚壽係某以張勳力，皆任鳳陽關監督署設蚌埠。某終年居京津，在差不過歲一二月而已。以其揮霍甚，囊無餘資，然所親

爲之計算。蓋賞急逋三萬金，應酬費萬餘金，私用浪費約四萬金。是一年私入，在八萬金上矣。當清代馮夢華以鳳六穎四道兼關歲入不及三萬金視此，殆有媿色。

常關員司私入富者，以驗貨員簽子手爲最。地少偏僻者尤易留難。某監督以釐局司事起家，宿諳諸弊，蒞事日條分縷，晰指剖弊，端以戒所屬，以爲衆當洗心。已未幾，收數大紓，細研其弊，卒不可得。恐以短收，被議，自請辭職。既去官，始有告之者曰：「公在位，分關皆溢收，獨在總關者何耶？」蓋分關減價招徠，稅作六折。故諸商爭赴之。經總關時，驗貨員與簽子手僉稱「貨票」，相符。公能逢貨得，自爲查驗。耶此而不能，則分關與總關驗貨簽手通同一氣。任何明察之，監督其弊，仍不能破也。特利歸商人，彼輩非深恨長官，亦不輕用。

此術某始恍然而已。補救無及矣。

近年來洋關發現弊端。如關役私收商稅。賣放私貨。是皆弊坐華員者。若江海關會控告稅員某俄人。種種營私舞弊。是洋員亦不免矣。近以禁販烟土。弊竇尤多。而各關監督絕不敢提議整頓者。蓋以所轄常關亦魯衛之政。或視此爲尤甚焉。

道尹署

道尹者。各縣知事之監督。然環顧各省道尹。曾有能秉公舉劾屬員者乎。吾固知其無有也。沿習至今。道尹自道尹。知事自知事。除例行啓轉公牘外。百事皆不過問。故兼關監督。兼交涉員之道尹。職務少繁。餘則安閒類請代之。教職且鮮。優缺所得公費。僅敷開支。非以其可升轉省長。當無人樂就矣。其

附郭省城者稱爲首道時與督軍省長相接勢力較重蓋於本職外必有兼差也浙人某任川西道尹時身兼五差人呼之二巡按又某道尹以兼充督軍署諮議乞省長調任首道省長弗允然某襍被駐軍署殊無去意催之督軍代答曰某托醫術特延來診疾何催爲知其勢強竟與首道對調焉

道尹受省長委任監督所屬境內財政及司法此見之於公布者也然實際上稅員法官並不受道尹之節制已成爲習慣矣某道尹者以元首世兄弟之資格當清代亦曾任監司抵任後苦缺瘠且宿累多乃納其快墻某甲之計實行監督財政知事署及稅局逐時派檢查員往查且大張示諭各縣徵收錢糧有於規定外多取一錢准人民立卽來署控告稅局若此商民亦勿庸隱忍示出知事果有致賄求涵蓋者而某稅局長固簡任職且曾充軍書

秘書長匪特無所餽。遺檢查員至時拒絕不聽檢查。且多微詞。一聞而大怒。揭諸省公署。請撤委省長。不敢搜其中飽迹。不可得。衆間及他知事。聞之皆效法。所爲同倡。盟不承認。道尹之說。遂播人口。更怒。請辭。省長念其爲元首。故人乃設法乞。京部調爲某關監督焉。

道尹遇緊要時間。除呈省長外。得一面逕呈總統。蓋指非常變故言也。閩人某任道尹署員。皆其鄉誼聯合爲麻雀戲。日設四局。客十六人。初局設署中。嘗爲報章揭載。乃賃屋署左偏開便門。以通之。適警察區員某少年好事。受人聳恿。夜分率警往捕。諸員興方豪。且輕其爲轄警。衆中有謾詈者。警員遽開鎗示威。乃開門逃回。署有踰垣遁者。道尹聞署旁鎗聲。方驚駭。比見衆狼狽逃歸。問故。有答以警察生變者。遽沿向例逕電總統。事後幾罹重罪。賴投

籌安會得免

縣知事署

知事位卑而近民庶政蔑一非所司故弊端煩多然亦視省分而異略言之則北省知事威儀排場依然前清牧令而羨餘多提取歸公竟無腴缺南省表面雖非而缺分實不惡往日竟有視清代爲優者就蘇浙論浙又遜于蘇西南邊省以護法闕餉不免苛斂或有開烟禁爲籌餉之方者地方官因緣爲奸不無染指四川則不經手錢糧甘肅則完全清習就中唯山西一省官吏皆閭系以奉公守法爲宗旨他省不能望其肩背湖南官以賄得自不能不取之百姓故張敬堯轄境直無一良吏可尋斯則各省之大略也聞之慙南某君曰凡任知事者第一要義則能聯絡境內武官可倚其力上

通軍署則終身受用不盡次則能出資爲部民運動省議員又次則逢迎要紳若三者兼備指日道尹矣至教育界報界亦宜以餘力點綴署中養一二文士爲代擬實業計畫書或勸學演說辭若是則知事能事畢苟背乎此雖廉其守勤其事愛養其民終不能久任也誠有慨乎其言之矣某君固江蘇之幹吏也

凡幹吏其署中科員必有與本地紳民通氣者以備有事時爲斡旋也若汴省某知事逕委本地要紳子弟爲科員則尤異矣自洪憲倒幕議會復興輿輪少重知事果過受攻擊有奧援者他調無援者撤任其有奧援而痕跡太重者雖撤任不久卽他有調劑奧援爲誰本省軍官第一就地巨室京中大老第二省議員第三也利害若此故民國地方官以敷衍二字爲秘訣欲求

其破除情面難矣。

某甲任東省知事。聽訟則索賄徵稅則搜索獨對於縣內諸團體如學會商會之類則異常優待。幾於有求必應。人叩其故曰預備撤任時囑此曹以公呈留我。也已而果然商會總理致爲縣人唾辱云。

知事某甲請委其舅乙爲承審員。乙以老病諸獄皆甲自斷嘗理一械鬪案得賄萬元。乙知之諷以所判不公意在分賄也。甲怒呈省撤換乙瀕行邀紳商學諸界茶話盡舉甲贓私以告衆大譁笑甲聞竟遭警拘乙禁之各界不服擁入署釋乙出護之至商會而其人老邁且氣忿至卽驟殂衆大駭甲乃飾媼爲其舅母登商會總理門索賴聞破費至二千金甲得其什七焉。某甲任知事所治大商埠也有奸商暗設烟膏店月以千五百圓餽縣署及警佐。

等衆聞而惡之。舉某巨紳呈准省公署組織禁煙局不受知事節制方著手破其弊竇而烟商已具二萬元乞甲爲抵制甲乃出萬元運動省公署取銷前批謂禁烟爲警察及自治區責任不必另立機關自是月賄增至二千元知事猶得千元津貼選出之省議員三百元餘七百元則警察重事均分之某知事兼警備營務處以其叔祖任省公署秘書長也以苛刻爲紳民所惡嘗假修河議加畝捐而委其妾弟爲工程員衆愈不服一日議事公所衆面詆之怒甚歸以營務處名義宣布戒嚴發警圍自治會指紳士某某爲亂黨縣民大駭逃者紛起後爲人民所控批道尹查復以叔祖力僅以悞聞譏耗臨事張皇撤任未幾復出任某貨稅所所長

紹興某甲以醫起督軍公子疾得任某縣知事署中科長科員等半會垣折

字起課之流人各給薪三五元不等承審員則其從子乙曾爲軍隊書記者也月畀以十二元以此刻削中飽公費甚豐喜而告人若此更不必覓意外財矣故賄賂不入然諸人實無賴烏能安貧竟聯合乘甲臥病盡捲其衣飾財物以去（甲喪妻故無眷屬）中並有徵存萬餘金唯承審員以醉臥未預謀甲終疑之收繫諸獄乙忿服毒死甲亦隨歿計其在任不踰三月也或見所爲呈文有知事所學者包公也斷盡奇案又到任告示有青天已到告狀者速來又門聯曰共和大國大一統無所不大清正知事知百里何事弗知皆其科長某素賣卜號稱言必中者手筆也

南省某知事私刻官紙以漁利蜀中某知事假鑄徽章取富民人財廣東某知事以救災私發獎券湖北某知事官販私鹽浙江某知事圖賴經徵經費

爲人扭控於上海此皆近事之可笑可恨者也。

貨稅所統捐局

是皆厘金之變名百弊叢伏等於清代唯值米禁期中能賣放大宗私運數萬金可以立致則清代委員所無也其膽大者并敢賄放私土故米禁煙禁愈嚴稅局弊端愈大其大局希冀留差者枯月則籌款墊解亦有由司書等湊資者然不免受其挾制矣上海貨稅所一填票司事月薪不踰三十元而實入在二百以上朝夕狎飲鉅博若豪商則其所長可知然是等大局應酬至重所得亦未必盡能入己也。

民國稅制省自爲度惟局卡之密視清代蓋加數倍初以爲偷漏不易矣孰知水則船戶包運可以賄免陸則繞道越卡可以賣放故局愈多則弊愈煩

湖北平善壩稅局向專稅土藥近則兼收百貨其查貨之嚴甲於各省一簽子手歲入在二千元以上謀充是役者非預費千金不可某局長抵任議盡裁舊役意在索賄也衆無應者遂一律更換未二月稅收大絀蓋商船夾帶藏法奇妙非熟手查貨必不能知其處所故此輩盤踞把持雖精綜覈者爲之長亦無可何也

某省自督軍假託護法大開烟禁釐金收入驟增所填厘票上書山貨若干件騎縫上有一小虞字其真山貨則無虞字厘員舞弊者則私刻虞字票以給商人唯須與經過局所通氣方免截驗故其地雖瘠苦而厘稅員私入獨豐焉

某省當清代已行統捐銷場值百徵二出產值百徵一五其法按旬由商店

以簿記呈局核明納稅順天某甲任局長時按稅規九折實收七折填票商人樂得一成免稅其二成則入私囊若零星稅款仍照章徵收填票故風聲不露而兩年得七萬元以歸。

浙人某都督族人也任烏鎮統捐素吸煙以秘密外人無知者文牘員任某乃設危詞以恐嚇之某問計對曰公時駐滬而託言在省居都督所庶無他虞某從其策自此局權皆落任手年餘腰纏纍纍而以多金恣縱竟吸烟日須數錢焉。

高等審檢地方審檢廳

法官舞弊自光復以還數見不鮮矣承發吏書記法警無一不可通賄賂尤甚者則承發吏大約不肖者居其什八推事以上奉公守法者固多而交通

律師或直接納賄者亦復不少其見諸報章者已指不勝屈今特摘其爲人所未知者數端以饗讀者焉

某商埠審判廳著名弊藪承發吏歲入至每人千餘金二千金不等留美學生某甲任廳長蒞事日卽布告招考承發吏謂舞弊者革除缺額以考中者充補不受私落昭示大公報名者數百人及考試後又定期口試衆已少少疑之蓋取吏何重文字耶迨口試後諭衆曰三日外榜示已而數改期至年終始發表則取中八人無一非以賄得者衆大嘲笑其弊一也

某甲任高等廳長預囑某內兄設旅館於法署近地宿膳費視他店減半蓋藉爲通賄機關也凡控訴人至省咸宿是店店中人卽爲說合幾於無案不行一年餘所得已鉅萬忽出示謂訪聞旅館主有招搖情事當傳訊而館主

己先期遁矣未幾甲亦調任其弊二也

某甲任推事以辯才稱同官忌之乃暗偵其陰事則得判決某姓家產案事後曾得其餽遺乃設法告之訟負者傳言將提起上訴甲不爲動則囑訟負者逕以函檄之甲卽據函送檢察官起訴謂是有意索詐者而訊得賄無證據投函者竟坐罪其弊三也

某丙任書記官長而以其戚誼爲承發吏內外勾結在家置二人抄繕文件備人探問分別輕重以索賄賂其弊四也

破產案件若執行拍賣弊竇尤大如某省有木商某丁破產負債二十餘萬肆中有貨值三萬而各山定貨照原價則值銀四萬餘照市價則值七萬丁戚某願以十萬承受其產法庭不允賴律師某說合外法官萬金始爲所

有其弊五也

地方廳判決不服當上訴於高等廳故地廳必與高廳通氣駁雖不能以情理爲準而期限手續規條種種故准者可駁而駁者亦可准往四川某地方廳長高等廳長習法政時之教員也以長者自居狀涉傲慢而自是上訴案什准其八每准不撤銷原判其判決書駁詞犀利多予人以難堪時在四年前一離婚案地方廳認清代新刑律爲有效而高廳則引案比證謂久已無形取銷其弊六也

地方警察廳 水上警廳各縣警佐附

省會及緊要商埠例設警察廳其職任則受省長或道尹之指揮監督辦理警察衛生消防等事務也然任廳長者恆聯絡武人有寵於督軍或奉省長

爲上官道尹則絕無節制能力也蓋其人多已晉勳位列中少將少遷則全省警務處長或鎮守使若滬廳之徐國國且鄙山東警務處長弗爲而津廳之楊以德且爲段門健將又月俸雖薄而私入甚富苟不取外款則計廳長正入尙不敷其汽車費也凡置廳地方非有督軍卽有護軍鎮守使廳長當納贊門下否則與參謀副官長聯盟此關既通官運必亨再以餘力恭維省長聯絡諸團體交通言論界則八面玲瓏無往不利矣

警察辦事秘訣除戒嚴時代防範亂黨外餘俱以敷衍二字了之蓋若按照違警律事事認真則必開罪長官巨室及各團體譬如租界巡捕嚴搜行人痛責車夫是其常事若內地警察彷行之煩言立起報紙亦從而譏詆矣故著者遍遊各省見省會商埠警察於保安衛生則以經費不繼絕禾講求正

俗則以畏勢畏譏不敢管理終日立街頭若木雞然見有鬥毆或滋事者則移行他處以避之是皆奉長官戒也求如光緒時間天津警察之精神蓋已渺不可得矣

歲支警餉馬乾軍裝器械諸費一廳恒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廳長生財之道自多其警正以下則以烟賭等項爲大宗規費若未設工巡局地方各項雜捐并歸廳收而建築給照築路發價等項尤便上下其手斷非清代巡警道警察總辦所可擬也

烟禁爲巡警之利源除山西外大約各省皆然而內地諸縣尤甚以報紙不致訪登而愚民可任意私罰也又有一種流民專以訛詐私土爲事或更冒充警察此則實足分利故明幹警員下車伊始必盡收此輩爲之用其奸商

以原力組織販土挑膏機關者恆在商埠地方事前必交通警濫按月包賄若干暗中爲之保護但有一二家歲賄便成鉅萬對於零星私土務從嚴偵察以報其酬猶前代官府既納鹽商餽賂必爲之嚴懲私販也

消防事務有歸民辦者有歸警辦者歸警辦者附置消防隊某省會警廳長以其廄人某甲充消防隊長缺額侵餉購辦器械軍裝中飽大半廳長得什七甲得什三有言於省長者頗申斥廳長然經年會坦無火憲遂聽其舞弊

自私焉

商埠警察有接近租界者須與捕房通氣辦事乃順手故對於總巡捕頭之繙譯華探之頭目或給以乾薪或時通來往庶臨事可免隔閡

各鄉鎮警區生財尤易爲警官者苟能逢迎巨室則烟賭規費取之無礙浙

江。硃石。某。商。人。稱。之。爲。硃石。大。王。凡。任。其。地。警。官。者。必。先。卑。辭。厚。幣。以。奉。之。
然。後。任。事。方。無。阻。礙。杭。人。某。者。對。大。王。獨。落。落。後。卒。以。納。賄。事。繫。禁。耐。其。嫂。
爲。營。救。始。得。釋。

水上警廳轄境綿長製備船械視地方廳尤便作弊某任廣東第一水警廳長駐地爲番禺僅二年積資三十餘萬龍王部下要人也又某任四川第二水警廳長甚至串販私鹽分取賊贓某任浙江外海水警廳長終年安居四明苟游杭滬則借名出巡偶以海盜倡獵擄及外人嚇甚親巡於鎮海部下故作驚惶謂盜且至某卽脫去制服裝束如水手焉蓋使盜不注目以便逃逸也

警備隊

此仿前清之巡防營制。所以補警力之不足。以備大股盜匪者也。爲省長所轄。合數營置一統領。統領可侵餉。可借緝捕。以漁利。壽州人某。以楊善德。薄充浙江溫州統領。其部下皆皖北人。發審員陳某。日吸烟須銀十元。大作威福。以索賄賂。而壽人爲拐販者尤多。亦皆入其隊中。以此控案疊出。省長不敢撤。迨善德死。始另易他人。一方稱慶焉。又某乙。以五千金投張敬湯門下。委充湖南某地警備統領。竟縱所部大掠。而諉之土匪也。又河南某警備統領。以嬖人杜姓充營官。衆論不服。將鼓噪。某竟積衆自設誓。謂杜乃其世弟。並非嬖童。人莫不匿笑者。

鹽運使署

運使缺分長蘆兩淮爲優。四川兩廣次之。浙江河東福建山東等省。又次之。

場知事等歸其委任。緝私營隊歸其節制。且不愛地方大吏干涉。可謂利權並擅。所畏者獨稽核分所之洋員耳。故幹吏必以接交洋員爲先務。得其吹噓。或可以內擢署長。其委用知事。先儘部署所落後之私人。下等缺則以應酬。本省文武大吏。閩人某以督軍力卽任其本省運使。親戚族鄙爭求委任。關於其署招警察入。始解圍。又自清季淮鹹之權移至十二圩。督銷故運使缺漸瘠。入民國後。始復往制。是皆張岱杉聯絡洋員力也。以分稽核耳。目近其他中飽侵漁。弊自較少。

造幣廠

銀銅局在清代。卽爲優差。以薪水之外。有紅可分也。贏餘多者。督撫署年終亦提若干成。以奉之。今則利皆歸廠。且各省分廠裁撤者多。現僅有總廠一。

設之天津分廠六設之江寧瀘陽成都漢陽廣州昆明外則河南有銅元局
廠愈少則利愈專故今之廠長遠勝清之總辦但民國幣制較爲劃一若清
代吉林等省所鑄之銀幣當不致復現然銅元則厚薄輕重猶可任意鑄銅
元愈多則利愈厚每購買洋鈔不但廠長得大宗賺款卽采辦員亦所護不
資每廠分總務鑄造化驗三科而實權則廠長與總務科長技師三人匀操
之有廠長卑視技師後鑄幣力爭成色不少通融至年終竟無紅利可分云

官場百弊補遺

京官例得冰炭敬。沿習已久。各部署辦公室裝置煤爐。則始自清季度支部垂及今日。交通部乃獨擅其利焉。自九月杪然鑪。至次年二月杪止。煤由京綏鐵道運京。不取運費較之。市煤價賤六七成。初則專供部署。繼而凡交通人員私邸皆用是煤。再進則製爲煤票。以餽親友農商部羨之。起而與爭。謂鐵道屬交通。而煤礦則屬本部也。亦復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終當有所分潤焉。

往者津浦鐵道租車係由日本漢森公司承辦。共租篷車二百輛。每日租金四元。以十五年爲限。到期該車仍歸漢森公司。然核計車價。每輛價值不過。

四五千元購入不過百萬元而每車每年租金至一千四百四十元年合二十八萬八千元十五年需四百三十餘萬元而車卒不爲我有經手此項者謂毫無弊端人其能信之乎又彰德至石家莊鐵路爲京漢津浦兩路間之重要幹線歷年議案均主張國有突有商人曹姓呈請承辦部竟核准或者謂曹卽曹汝霖雖無確據而中有黑幕則不問可知矣又京奉路某站長呂姓以侵款撤差爲時未久忽委充東三省電政監督其實呂絕無電政知識世謂交通部爲弊藪舉上三端可見一斑矣至其部員而分花紅津貼光復後議裁革而次長王姓獨反對首先領用衆皆效之弊遂莫挽

留學生之獵得廩仕者囊橐既豐初以交接外人須以骨董書畫爲餽繼則已亦搜古求珍若曹汝霖之流舉自命博士兼美術家也故都門古玩字畫

價大增行賄買官者有時亦藉力於此焉此則京官之雅者降而品題男女優各奉黨魁撰爲側豔之詞以相誇炫其在劇館擊掌高呼如飲狂藥毫不爲怪又有一輩則孜孜談利純然買辦行逕而外債或資厥力故其位置恒優

外官則分發各省之簡任落任職日益擁擠非奧援與賄賂則十年不得一差故昌言運動絕無忌諱桂人某錢幹丞門生也會權本省某道尹既而以簡任職發浙仗師力而寧波統捐海寧知事然其人實庸妄無何錢閣倒某立撤任虧公款至四萬蓋考績報最之法不行於民國惟恃金錢勢力欲知事之盡心民事顧安可得又浙人某以家子權湖北江寧知事頗愷悌得民譽而新省長欲另易私人竟懸牌調任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見而不平力

爭於省公署始暫留任焉。各省舉行吏治課以津貼窮員最優等月可得三十元凡數試第一者可得差委然非有人情及工運動者亦不得列第。一浙江省以首道兼吏治研究所長其人除探刺督軍省長好惡以進退屬員外他無一能人稱之爲泥塑道尹又有自信絕不能文者則包人鎗替無論取弗取月給以數元此惟新到省者可行其應鎗者則無聊之酸子也。

浙東某君素負清望及爲某省政務廳長碌碌隨人著者怪而叩之蹙額對曰行政莫要於用人而今日文官受制軍人凡所囑託百勿一拒而軍界中之佔勢力者又皖北人爲最多其地風氣一人服官九族皆至蓋始自合肥文忠公時矣故一督軍署軍官課員百餘彼之親戚族鄰羣賢畢至皆思噉

飯於政界。於是省公署財政廳菸酒公賣局苦矣。不觀參謀長某非巢縣籍耶。今巢人之在本省政界者儼然乾隆朝之張姚兩姓也。孰從而言治理乎。余亦爲之太息不已。

絕良
補品
白來血

大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

功能補血生精開胃健脾滋陰潤肌療虛益損長精神培原氣烏鬚髮壯
筋骨爲世界唯一補劑

清血
解毒
海波藥

每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專治一切花柳毒症新舊蘊毒如筋骨酸痛膿瘍腫痛潰爛成穴下疳橫
痃魚口便毒以及各種險疥疔瘡金錢惡癬皮膚濕爛諸瘡兼治婦女月
經不調赤白帶下子宮內爛等症服之必能搜除淨盡非但諸患消滅且
從此血液清潔紅輪滋生而體力加強健矣總發行所上海五洲大藥房

官場百弊

有引

觀渡閒人

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官猶古之官也。然古人爲富而仕。今人爲貧而仕。爲富而仕者欲以官耗其資財。故力圖國利民福爲貧而仕者欲藉官飽其囊橐。故但知殖黨營私是其爲官也。雖同而所以爲官之志趣固已判若天壤矣。或謂今人不逮古人其言豈虛語哉。且謬有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弊之說。所謂弊者損人利己之謂也。吾意一般社會之弊竇强半皆係個人與個人或一部分與一部分之交涉。是其爲弊也。猶小若官僚則皆享四海之奉攬無上之權。軍國大事彼實決之。是其爲弊也。足以危害邦本戕賊兆民蓋弊之至大且劇者也。鈍公以官場爲百弊冠殆有深意。

存焉。予也不才亦嘗爲委吏矣。故於官場種種之流弊知之特詳。然弊端千萬紛亂如絲不得不藉一人一事爲綱領。因而旁及其他。現時在野之鉅公徐某綽號徐矮子者。卽暗地操縱時局者也。茲特將此公半生行實告之。讀吾文者雖曰未窺官場內幕之全豹亦可以見一斑矣。

徐某人也。身長不滿四尺。而狡詐百出。心雄萬夫。御下至爲嚴厲。雖至細極。微之事亦必再三審慎。不使在下者稍占便宜。先哲所謂察及秋毫者。徐氏有焉。顧雖如是。彼對於上官尤能吮癰舐痔。曲盡恭維之能事。試觀予下述各節。當能信吾言之非妄。

此公出處言人人殊有謂。彼來自田間者有謂。彼出身商賈者亦有謂。彼祖若父皆曾任閒曹散職者。究竟何者屬實。下走亦難斷定。然此事無關重要。

存爲疑問可也。今宜述予所應屬之事矣。前此六七年，徐爲交通部僉事職，非顯職，然處於承上啓下之地位，佐以徐氏靈活之手腕，故入款至豐。據彼親信人云：爾時徐氏之入款一歲可數萬金，正當俸金不過十分之一，餘皆來自外間，試叩以生財之道，則不外爲交通部所轄機關之人員（如輪船局、郵政局、電報局、鐵路局等類），作居間者大抵此項人員在差者遇有舞弊，情事爲人所告發，或爲上官所察覺，於此而欲保全其位置，或欲求未減無差者，欲求占一席地，均不啻授與徐氏以絕大索賄之機會。蓋彼自到部以還，對於分所應治之部務，百不繫心，惟以逢迎上官聯絡同事爲唯一宗旨。此無他，不過欲闔部上下之人與彼融如水乳，因以遂其居間之事耳。彼具是魔力，遂爾隨心所欲，無所不能。故對於一般待罪之人員，得賄則以事。

出有因查無實據等字樣爲之開脫否則加以似此如何如何（卽貪污枉法之類）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警既往而勸來茲等字樣使受重創又雖在平時亦嘗向各該局所私索月費苟或不予以予則遇事百般挑剔雖呈文字中略有一二省筆或挖補或措辭微欠斟酌亦必聳恿上官加以申斥人慮其從中敗事亦唯有出錢買安耳彼旣藉是術以羅致金錢更藉金錢之能力以保其位置每月除酬應費家用外餘錢悉以供揮霍緣是八大胡同間（京師官娼聚居處）無日不見此公之足迹偎紅倚翠選色徵歌爲樂固未有艾而樂極生悲竟因狎妓餘波致使毒瘡遍體如是矮子先生遂得大瘡僉事之徽號其後居間事發某總長欲科其罪矮子急懇權要羊某力爲緩頰始得以撤差了事未幾爲京東某縣知事下車伊始首發嚴禁賭博之布

告。然。而。知。事。公。署。中。固。無。日。不。叉。麻。雀。也。讀。者。試。思。以。如。此。狡。滑。無。賴。之。官。
僚。安。有。不。刮。地。皮。者。故。到。任。未。及。綦。年。復。以。貪。墨。解。職。攜。眷。返。都。門。賃。住。椿。
樹。頭。條。(街名)某。號。宅。其。妾。寶。珍。蘇。產。也。曩。年。曾。在。韓。家。潭。賣。淫。故。京。人。多。
識。之。者。內。務。部。次。長。吳。某。即。爲。彼。舊。時。狎。客。之。一。偶。相。值。於。公。園。或。劇。場。輒。
復。笑。與。攀。談。冀。重。溫。其。向。日。墮。歡。之。舊。夢。寶。珍。慮。徐。氏。知。而。見。責。勉。答。三。數。
語。輒。逃。然。次。長。續。舊。之。心。猶。未。已。也。或。有。以。此。中。事。告。徐。者。徐。聞。而。大。喜。謂。
此。事。果。確。吾。又。且。慶。彈。冠。矣。或。誤。解。其。語。意。胡。盧。而。去。徐。入。問。寶。珍。曰。聞。汝。
識。內。務。部。吳。次。長。信。耶。寶。珍。慚。懼。不。能。答。徐。笑。慰。曰。卿。母。爾。卿。果。與。渠。有。舊。
吾。尙。有。求。於。卿。因。附。耳。授。以。方。略。寶。珍。笑。領。之。他。日。遇。次。長。急。以。笑。領。迎。之。
遂。偕。往。某。飯。店。夜。午。始。散。自。是。時。作。幽。會。情。好。甚。密。有。時。且。邀。吳。至。家。背。人。

作團圓夢。吳旣習慣，自然遂亦視爲常事。一夕復往，正歡笑間，一侏儒忽破門入，蓋卽徐矮子也。吳與寶珍皆失色。矮子暴怒，如獅叱臧獲，捉將官裏去。吳急哀免，言願以千金爲壽。徐怒視吳，面佯作駭狀曰：「我謂伊誰？乃次長耶？」立揮臧獲出，屈一膝曰：「適間冒瀆，乞原宥。小妾獲事，次長幸莫大焉。如不見棄，卽以奉贈。何如？」吳喜出望外，顧慮其詐，弗敢應。矮子疾聲曰：「公母猶豫，徐某不食言也。」卽呼臧獲治，夜夜海錯山珍，咄嗟立辦。徐肅吳就坐，已與寶珍坐於側，履襪交錯。主客盡歡，撤席後，徐卽爲吳道晚安，反扃其門而出。吳心雖駭愕，顧無如何，遂安之。翌晨，赧然興辭，徐詢以藏嬌何許，吳不能答。固問之，始囁嚅曰：「僕寓西四牌樓某號宅，徐笑領之。比夕竟以馬車送妾往吳內，不自安。遂以某處道尹兼海關監督酬之。矮子如是乎？」大得其所緣，該關旣

屬名關其道亦非小道。他人欲求其一不可得。矮子兼而有之。是安有不發財者。彼初視事時亦復猶人。惟於歲杪使用一種特殊之手續籠絡。關署人員使爲已盡力聚斂其法係於夜靜無人時密呼一司員至袖出朱提授之。曰歲聿云暮雨雪飄搖吾知君無力度歲敬以此數奉贈不足爲外人道也。此司員感謝去。另招一司員至。仍以前法待之。如此者數夜署中當事人員已無一不墮矮子術中矣。在各該司員之意以爲監督獨厚於己。己不可無以報之。如是徵稅防維無所不盡。其力既無偷漏之虞。更無以多報少之弊。以故每值月晦結算稅資時往往較其他監督任內多至數倍。比較固極其優異。監督之腰纏亦已盈滿。諺云名利雙收。正矮子此時之謂矣。矮子旣富不復安於下位。如是輩金入都日周旋於奚某梁某羊某王某。（按皆項城

幸臣)之左右婢膝奴顏無所不至未幾遂拜某省巡按使之命一行作吏九族尊榮是矮公起節時乃有五虎將隨往五虎將者卽郭宏勛黃格庵王大海麻繩武徐學候也矮子蒞任後以郭爲警備隊總司令黃爲財政廳長王爲實業廳長麻爲秘書長徐爲第一科長之五人者胥屬矮公之義弟正當學問僅得皮毛吹拍工夫乃造峯極渠輩與矮公聯爲昆季詢可謂難兄難弟也吾前不云矮公之爲人精明強幹事必躬親不使在下者得便宜耶今試舉一事證之渠自京師起程時奚梁羊王諸公各以親友之名條交矮有三五人者亦有八九人或十數人者約而計之無慮百數就中以縣知事爲最多餘則軍界人物亦間有爲小司事長隨者矮公蒞任之始一時無從位置因派員巡視各縣名爲考查縣治實則吹毛求疵冀消納其夾袋中

所藏人物是固官場中恆有之事不足爲矮公責者惟此項巡視委員舟車一切之費用例應出自公家矮公慮委員藉此浮冒開支因定一特別限制凡委員所有支出之款項概以得有蓋章之收據爲憑否則不生效力以理論之此等手續誠爲公允辦法然實際決難做到例如出坐舟車付款時但能易得舟車之客票並無所謂蓋章收據者且此舟車客票乘坐後亦爲收票人收去决不能留爲客人用款之證據又如僕夫搬運什物例應與以工資此輩苦力畢主未見名章之形影欲彼於收款時出一蓋章收據怨天下無此辦法（餘事可以類推）今矮公竟定如此之限制名爲重視國帑實無異逼令委員貼錢辦事獨不思如此辦法爲委員者果爲潔身自好之士則必不能奉命反是則於沿途索賄於各縣正不患不得大宗之入款又何恤

於區區旅費哉矮公生平治事類於此者極多此特舉其一耳某月某日矮公方與王大海共坐閒話忽有一臧獲倉皇入白謂主母新自北京來暫住於某某街某旅館乞主公着人迓之矮公怒叱曰蠢奴無目主母見在內室又安有所謂主母者此必女流氓招搖撞騙可令警察廳派警驅之臧獲諾而退徐私謂王曰渠意爲誰吾思必香妃也大海搖首曰香妃與幼箏情好甚密恐未必念及我公今來此間者必爲阿翠無疑矮公疾聲曰豈謂天橋(北京地名)唱大鼓之賽寶翠耶大海微領曰想當然耳徐愈駭曰此女頗不易與且爲奈何言至此又一臧獲入白謂夫人在棧發怒果主公更不遣人往迓者彼卽乘肩輿來與主公理論矣矮公駭極欲泣大海笑云公勿懼公但不惜巨款弟能爲公遣之徐問幾何大海曰萬金足矣徐有難色大海

作沉思狀伸五指示徐曰然則公給此數再少則弟亦難爲力矣矮公無語立給五千元支票命往財政廳支錢大海欣然領命去徐心仍戚戚誠恐賽寶翠不允則來日大難正不知作何了局也明日大海來言寶翠怨公薄情且給資少故憤不能平經弟百計勸導頃已安然北返矣徐聞而大喜厥狀如釋重負此渠居官時之政績也而與彼相依爲命助桀爲虐之五虎將亦各有其特殊之政績足爲我人作文之材料但限於篇幅實不能一一詳載耳憶徐視事匝月之一日讌僚屬於公署五虎將咸在座中酒酣座客縱談往事以爲樂有言及軍事者黃（格庵）因盛稱某少將（時爲該省軍署參謀長兼任清鄉司令）功績謂渠曾以五百人破匪巢數處歸時馬項懸人頭數十胥爲積匪首級雖古之飛將軍恐亦無以過之言時晚郭（宏勛）微

笑意似藐之蓋黃與郭固莫逆時因爭狎一妓遂如水火勢不相入爰當大庭廣衆中遂談某少將事譽某卽所以諷郭也郭揣知其意因大言曰此何足異曩吾以七千兵守潁陽懲軍十數萬始終不敢犯境此豈某少將夢想所能及耶麻（繩武）向無酒德醉後恆不擇言因笑謂曰然然微將軍（郭係中將故麻以將軍稱之）鎮守潁陽袁項城雖欲稱帝不可得也座客皆大笑郭不能堪因怒叱曰腐儒安敢嘲我豈謂吾劍鋒不利不能斬汝頭耶言次旌以熊掌拍然有聲麻痛且恚急以酒瓶投之郭頭觸瓶竟釀出極醇之紅酒痛恨之餘欲以手搶報復羣客勸阻均無效公慮將肇禍厲聲呼喝曰汝二人欲造反耶須知吾爲省長有約束羣僚之權決弗聽汝曹滋鬧卽論私誼吾爲汝曹之兄亦有干涉之必要今宜聽吾言安坐暢飲敢再違抗

者。吾當命人縛之郭麻。無奈勉強終席而散。讀者當知之。數人者皆一時有名人物。或爲行政長官。咸爲統兵將帥。今竟在席間演出如許怪劇。則其平時之政績當然不問可知。吾書至此。雖欲言不忍言矣。噫。

聞野鶴例潤字

墓表碑錄六十元

傳記壽祭四十元

序跋題誌三十元

聯語雜件面議

胡撲庵

葉楚儉

劉三

王鈍根

干右任

費龍丁

楊了公

姚宛齋

代定

潤須先惠一星期取件處收件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百弊叢書續卷一

官場百弊

庸言

縣署百弊

縣公署爲行政之起點。握一邑之政權。知事之下。有警佐。有承審員。有各科科長。更有科員。技士。書記等職。警佐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別。承審員每縣一科長。每縣四人。(一)總務科長。(二)會計科長。(三)教育科長。(四)實業科長。各科科員一二二人不等。技士每縣一二二人。書記各科一人。此縣署組織法之概要也。觀於縣公署組織。儼然一地方小政府。職權頗廣。事務頗繁。弊竇亦因之叢生。不避煩瑣。分述如次。

(甲) 縣知事之弊 知事官俸繁缺。每月三四百元。簡缺。每月一二百元。然而孝敬上司需費。應酬同寅需費。資助親戚需費。其他若太太。若老爺小姐。若姨太太。凡衣服首飾。無不在在需費。區區月俸。似乎不足開支。豈知爲知事者。非但不憂虧空。往往空箱登台。滿橐歸去。古諺有言。一任清知縣。三千白銀子。迄於今日。豈止三千。試觀曾作縣太爺者。孰不積覽巨萬耶。此種進款。果從何來。一言蔽之。曰作弊而已。弊有多端。大概如右。

(一) 侵吞公費 丁漕兩項。爲縣知事收入大宗。民國以來。每石每兩。俱帶征手數料。大者五六厘。少亦三四厘。以蘇省各縣論之。或有地丁十漕。可得己近萬元。其他若附加稅。若契稅。若牙帖稅。煙酒牌照稅。屠宰

許萬兩。或有漕米二三十萬石。其手數料。平均以四厘計算。則一忙一

稅。漁雜稅。以及房捐。典捐。每年征收手數料。多或逾千。少亦數百。而實在開支。不過造串。催征解款。及櫃書之些微津貼糧差之些微工食而已。故各種支出僅及收入十分之三四。其餘悉飽縣私事之私囊。

征收丁漕公費之外。尙有行政公費。司法公費。大縣每月二三千元。小縣每月亦一千餘元。縣知事爲侵吞計。行政用人往往減少。使一人兼二人之職。即司法一股。除延請一承審員外。他若司法警察。應用十名者。減用八人。錄事書記。應用三四人者。減用一二人。所節省之公費。即爲個人收入之巨款。

此外遇春秋祭祀。國慶紀念。苟可作正項開支。無不左盤右算。必侵吞若干。不肯稍漏絲毫。

(二) 存款生息 凡丁漕兩項縣知事決不隨征隨解。多活存於錢莊銀行。藉以生息。大概以本月收進解上月之款。常指一月收數私自存放。若丁漕額巨。之縣月有萬金之流轉。每年能得數百元或千元之息。金其善理財者遇收數極旺月份向錢莊銀行做買銀厘買錢市等交易。獲利尤厚。惟丁漕關係正供攸關考成稽延。不過月餘至雜稅雜捐往往任煮延解。有遲至半年之久者。其獲利可知矣。

(三) 隱沒罰款 自民國以求罰金一項爲縣署大宗收入。此種案件。烟賭最多。凡煙犯賭徒一經破獲。但求早脫囹圄。故處以罰金。自覺萬分僥倖。無不竭力籌繳。縣知事收納以後。雖於收條上如數填寫。而於存根上必隱沒若干。犯罪者固不得見。上級官廳亦無從得悉。更有犯罪。

者。係體面之人。竭力運動。無論罰款如何。巨額不願宣布。則縣知事可全部隱沒無絲毫報解。

(四) 花銷公款 凡一縣之中必有地方公款。以南數省而論。富庶各縣多至百餘萬。卽貧瘠各縣亦有數十萬。此種公款大概由昔時於丁漕項下帶征積存。或由地方捐置。其用途無非辦積穀、育嬰、浚河、興學、恤嫠、養老等各種慈善事業。要知官署對於金錢納入。則易支出甚難。例如近年蘇省滻海道屬各縣。虫荒水荒連年不息。耕鑿細民謀糊口於四方者有之。鬻子女以求生活者有之。而各縣積穀大都數十萬石。地方人士請求開倉發賑。縣知事藉鄭重公款之美名。始而批駁。繼而調查。繼而造報。轉輾數月。窮民以實惠之難得。言論稍形激烈。舉動稍涉。

張惶而縣知事遽以莠民藉荒滋事等詞電達上官。上官即以格殺勿論四字壓迫之間或上官通飭辦理荒政當散粟散財之際必多方剋扣。迨造報時又浮冒名額一轉移間私囊中又多盈千累百矣且勘荒派員施賑派員設局立所巧立名目一筆開支帳動輒數十百千金於此是頻年積儲公款遂花銷過半矣積穀如此其他公款之花銷亦大率類是。

(五)收受壽禮 縣知事爲一邑長官用人行政具有特權。凡爲其椽屬者鮮不事之如神明。每遇知事本身生日或太太生日降而至於少爺小姐姨太太生日其父母在堂者更有老太爺老太太生日眷口衆多者幾乎何月無之一般屬員爲獻媚計孰不備豐厚禮物送之如遇太

太小姐姨太太生日尤必備華美之衣料珍貴之飾品每歲之中此亦收入之一種

(六)公行賄賂 從前縣署關防甚嚴士紳交結長官甚至懸爲厲禁縱有不肖知縣欲收賄賂旣鮮過手之人又畏森嚴之法自民國以來法紀蕩然事無鉅細以運動二字爲必要之手續一般無賴士紳甘心爲虎作倀黃金獻入黑白混淆古諺有言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洵足爲今日縣事知寫照

(乙)警佐之弊 自警察職權獨立每縣設警察所縣知事兼所長之職實權多握於警佐之手其間遂有弊端種種

(一)浮收報告費 地方居民遇口角細故每報告警所以判是非理應

具報告書一紙。照例納報告費百數十文。近來各縣警察所對於此種報告額外浮收。恆有增三四倍者。名爲補公費之不足。實則爲警佐所朋分。

(二) 傳單費 警察所收報告書後。依法不在警務範圍者。應分別民刑。令當事人自向正當法署起訴。但邇來警察所爲生財起見。一遇報告。即發傳單。原報告人應納傳單費一元或五角不等。此種浮費除酌給值差警察一二角外。餘亦爲警佐之私收益。

(三) 拘留費 警察所傳到犯事人後。先拘留於警所中。受拘者應納拘留費。或按日計算。或因事而定。否則有不給飲食。不使安臥等之虐待。拘留費多寡無定。少或一二元。多則七八元。

(四) 謄錄費 此種私費凡遇不能解決之事須申送縣署者始行收之名爲原報告人繳納實則被報告人亦不能免

(五) 侵吞公費 自警察所成立關於路燈清道修築道路等地方事業悉歸其掌管而握所中特權者實惟警佐例如一區城內有路燈五十盞每日應用燈油十二三斤乃包於路燈夫一日祇七八斤或十許斤而燈光之明暗不顧也又如清道應用夫役十名乃減少二三名而街衢之污穢不問也至遇修築道路一切工食材料對下則折扣報上則浮冒種種盈餘有同事者則朋分之或入一人私囊

(六) 受賄規 賭規一項爲警察所私收益之大宗吾國賭風之盛歐美各國所不及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鄉何他無賭何時無賭於是警

察所賭規亦終年不絕或按日收之或薹數收之一月之中多者百數十元少亦十幾元例如蘇省松江縣西鄉某警察分所其區城內常有賭局十餘處據穀中人言每局每日繳規費於警所小者六七角大者一二元平均計算每日不止十元故該所警吏每年祇賭規一項總有一二千元之盈餘但是警吏之私囊滿百姓之脂膏竭矣

(七) 抽收煙捐 民國以來煙禁頗嚴無如一般黑籍之民似與結生死之交終不肯斷絕往來故無論城鎮市鄉無處不有私售私吸警所耳目甚近若輩不得不以金錢孝敬以免舉發任警務之職者目的原在金錢互相利用於是私煙最盛之地視爲警吏最優之缺以予調查所得蘇省青浦縣有兩處警所煙捐之巨爲全省內地各縣冠該兩所居

該縣著名首鎮商務發達居民衆多吸烟之戶聞有百餘家售煙之處亦有數十該警所對於在家自燒自吸者每季收煙捐五六十元或百餘元視烟癡大小而定至售烟者每日繳捐至少一元致該處人士有宵爲警吏母作知事之趣談

(八)隱沒罰款 依警察條例有得處十五元以下罰金之權但實際上警所罰金往往有數倍於此者何以受罰者能甘心忍受耶其中有說焉例如破獲烟犯照現行改訂條例售者死刑吸者至輕應得有期徒刑十餘年之罪警所獲到此種烟犯暫拘警所中不卽移解犯罪者亦知解至法庭難免照律定罪於是急覓人關說願罰數百元但求含糊了案警所竹檳敲足卽以嫌疑二字表而上判罰十許元卽行開釋一

筆。巨。款。遂。飽。警。吏。私。囊。矣。其。他。如。賭。犯。等。類。是。者。尤。多。
(丙)承審員之弊 一縣之民刑訴訟承審員實握裁審之權。權既重。斯弊乃多。茲分次述之。

(一)賣批 無論民刑訴訟先得批准然後得有審理之日。民事訴訟固無不准之理。若刑事訴訟一遇批駁雖有聲請再議之救濟法而當事之人財力精神多費不少且遇輕微傷等各種訴訟稍延時日傷痕平復當此官官相護時代即使上訴恐有理難伸而賣批之弊亦於是乎起爲此種交易之介紹人者大都屬檢驗吏司法警察書記及本地之律師其費至少二三十元予鄉右陸某爲村人沈姓毆傷額角赴縣請驗奈陸係鄉愚縣署無熟悉之人竟遭拒却沈姓聞之趕投本地律師

張某納費二百元。張某一面囑其心腰際用藥物塗成作青紫色。一面以五十金袖致承審員。并代遞狀詞。承審員受狀批准傳兩造訊判。竟處陸某二個月之徒刑。後納金拆贖。謠云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足以描盡今日司法界之黑幕矣。

(二)改供 依據審理訴訟章程。當事人之供詞書記照錄後。當庭宣誦無誤。乃令兩造簽字供詞之下。所以防改供也。近來承審員往往不肯。遵此手續。故遇上訴案件。恆有供詞前後不符。致遭敗訴者。蓋大理判例。有上訴不得翻供之明文。夫供詞之前後不符。大都由被控拆人賄通。承審員將原供改易。此種弊端。幾乎何省蔑有。

(三)濫行拘押 刑事訴訟。無論原被。集訊後始得拘留之。民事訴訟。惟

被告人遇必要時得拘留之今之承審員遇刑事案件往往有被告尙未傳到而原告投案待訊竟押於看守所者亦有民事案件被告無拘押之必要竟拘押累月而不釋者此種拘押之原因無非金錢之作用例如甲理直而懦弱乙理曲而狡猾因事涉訟若依理判斷乙無倖勝之理乙於是賄囑承審員將甲突然拘押使受種種不自由之痛苦甲固懦弱遂有息訟之心乙再利用他人劫之以威餌之以利使乙自請撤銷或由旁人和解更有延爲宕案遂不了了之

(四) 延遲牌示 近來縣知事署審理民刑案件不用判決書以牌示行之於是勝訴方面恐其上訴賄通承審員將判詞故意延遲牌示例如刑事上訴期限祇有十天待至末日始行帖出而所標日期早已經過

九天此時敗訴之人必羈押看守所中縱親屬在外探聽欲卽日具狀聲明萬難辦到若無親屬關切者更無論矣近來蘇省松青兩縣用此手段駁奪當事人上訴權利者已數見不鮮

(五)抽換案卷 此種弊端凡爭繼及田土訴訟最居多數承審員尤視爲發財生意多則二三千金少亦數百元予戚陳君無嗣贅一婿撫一姪以爲承繼人後陳君病故嗣子與贅婿爭產親族調解無效卒致成訟贅婿某納費二千五百金於承審員倒填半月捏伊岳父名在未死前已將家產分兩股支配具狀備案及集訊承審員卽據此理由仍判贅婿與嗣子平均分析又有陸某於前清光緒卅年間絕買方姓田八十餘畝至宣統三年春方姓忽然向其回贖陸某以絕產無回贖理當

然拒絕未幾成訟。陸某檢齊原有單契繳案備核。詎方姓納賄承審員及原代書人於契紙上添入十年內准原主回贖七字及集訊承審員居然照此判決。

(六)顛倒刑罪 凡刑事案件承審員一經得賄往往避重就輕例如損壞罪依刑律得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僅處罰金承審員於此視納賄之多寡以定刑罪之輕重一縣之中一年之內似此案不下數十百起大概必有十分之五六件運動減輕爲承審員者遂得一筆巨款矣亦有爲爭煮氣運動改輕爲重亦恆不少。

(七)宣告緩刑 刑事犯既經判決當送執行然多財者苟不惜運動之費納賄於承審員請求宣告緩刑但使刑期以內不再有犯罪事實發

生則期滿之後與未嘗犯罪者無異。一切公權仍得享有。故犯罪之人。稍有財力者。第一運動宣告無罪不獲。惟有運動宣告緩刑。此亦承審員之利藪也。

(八)濫予假釋 刑事犯無期徒刑執行滿十年者得假釋之。有期徒刑執行過刑期二分以上亦得假釋。但假釋准駁之權操於承審員之手。欲運動假釋不得不納費於承審員。近來人民犯罪日多。承審員每年此種收益於是不少。

(丁)總務科之弊 縣署之總務科儼如省公署之政務廳。除有專管主科外。其餘一切公事皆歸其掌握。職權之廣不啻一小知事。於是弊竇生矣。

(一)侵權 總務科名義含有總攬一切之意。故爲該科之長者必稍具

才略之人。縣知事遇有不易解決之事。往往就商之。彼乃乘此以侵知事之權。亦有庸暗懦弱之知事。自知才不足以應變。遇事委其辦理。彼旣大權在握。獨斷獨行。知事僅僅畫諾而已。凡爲縣署椽屬。不得握權。尙且弊端百出。稍得信任。即無惡不爲矣。

(二) 欺罔 知事卑其權於總務科。總務科握權以代行職務。遇事欲圖自利。不得不。用欺罔之手段。例如修葺房屋。估計祇百元者。必曰工程浩大。非二百元不敷支用。又如添置雜具。實則數十金足矣。必曰。百物昂貴。非百餘金不辦。一出納間。已有數百金飽其腰囊矣。

(三) 受賄 縣署中民刑訴訟歸承審員主管。若行政訴訟。依法縣知事自理。但爲知事者。誰不喜逸而畏勞。往往將此種職務委諸總務科。於

是乃開賄賂之門。昔聞松江某鄉朱某出身微賤而頗有資財欲充該鄉自治員恐受人攻擊先納費四百金於該縣總務科劉某徑然委任厥後地方反對卒藉庇護之力不致去職但朱某每年自治員公費爲劉某乾沒且不時貸款二三年間竟耗去千餘金云。

(四)引用私人 縣署中若技士書記及收發監印等職用人頗多總務科既爲知事信任往往以私人推薦於是通同一氣黨羽衆多舞弊更易上則朦蔽知事下則蹂躪地方爲害非淺。

(戊)會計科之弊 會計科主管一邑財政作弊較他科爲易且縣知事欲於財政中稍染一指必先與會計科勾通故會計科作弊尤屬膽大氣粗以無人敢揭其私也。

(一) 移動存款 一邑之中必有公款數萬或數十萬存放生息會計科往往移動以取利例如有公款五萬存於甲典年息七釐會計科提取三萬移存乙典年息一分或八九釐而報銷清冊依然年息七釐一轉移間每年有數百金之私入矣若存款多者猶不止此

(二) 挪移解款 縣署解款地丁糟糧不能過延因攸關知事考成也。其他雜稅可任意報解會計科乃挪丁漕之款私自存放移雜稅之款以解丁漕迨雜稅催解急逼再挪丁漕之款以解雜稅輪轉週迴一年中常有數萬金之存放遂可得數千金之利息。

(三) 塾解丁漕 丁漕兩項有渝限加征所以勸早完懲滯納也。大概自開征之日起一月內輸納者作未逾限算過此即爲逾限加價之數以

蘇省論忙銀每兩二角漕糧每石五角大概限內完納者真正殷實之戶其餘陸續輸完會計科當將滿限前挪他項雜稅及輕息存放公款爲各戶墊解少或一二萬元多則七八萬元俟花戶陸續完納渠卽陸續收回無須一月則加價之銀皆爲其餘利

(四)折扣發款 凡縣署發給各款均須經會計科之手除各科薪水外大概多有折扣例廚夫茶役輪班門房等至少須扣百分之五若工匠等多扣一成至於米糧薪炭折扣多寡雙方另議此外如糧書櫃書差保等飯食費折扣尤巨又有催徵更(即舊時糧差)一項以其有格外出息竟全數乾沒此事予親問於松江何某非虛構也

(五)包辦雜捐 近來政府專事搜括捐稅繁重爲數千年所未有其中

如屠宰稅等竟准人包辦於是會計科乃得一莊生意焉其法以他人出名承包已則隱收其利卽以蘇省松江縣而論屠宰稅一項每年實際收入有二萬六千數百元而認商祇一萬三千餘元中間有一萬數千元之餘利致本年肉商鬧成罷市風潮

(六) 浮收公費 凡牌照捐牙帖稅及契稅等均征收公費名曰手數料此皆爲會計科主管遇業戶領照領帖投稅之時必額外浮收數角數元細大不捐以一縣之大積成總數便可盈千累百

(七) 串吞公款 此種弊端多與地方不肖士紳勾通例如各項公益費若備荒浚河施醫之類會計科勾通士紳具名請撥待批准發給時扣去幾成以入私囊今歲疫厲盛時各縣紛設時疫醫院甚至有一所不

足添設二所三所者。自表面之觀果然。救濟貧民實則爲串吞公款起見者亦屬不少。滬海道屬之某縣平日公款積儲最多。附郭之地竟設時疫醫院三所。而四鄉疫勢較城區尤盛。數倍請款備藥稍行施濟。多不得准。此中秘幕可想而知矣。

(已)教育科之弊 教育一科事較簡單似可弊絕風清矣。豈知穀中弊竇亦層出不窮。試分述之。

(一)科長之弊

1、串盜學款 一縣學款掌於教育科。近雖有勸學所組織。不過領發而已。教育科恆與縣立學校校長勾通借建築修理添置及開運動會等名目支用公款。暗中互相分肥。

2 分肥薪水 凡校長暨勸學員學務員均須縣知事委任教育科實主管其事於是不肖者欲運動此職甯犧牲薪水幾成以酬其勞爲教育科長有一筆進款矣

3 暗收貼費 近來各書肆欲推銷書籍用品往往送津貼於各縣教育人員予聞上海某大書館對於教育發達各縣之教育科長月送二三十元之乾薪故該書館每有一書出版教育科即通飭各校採用至於教科書尤以該書館出版爲定本幾乎如科舉時代之四書五經無可更變其所以然之故不過因教育科受其乾薪各學校不敢不采用耳

(二) 視學員之弊

1 撤換校長 一縣之小學校長其成績若何悉憑縣視學之報告故小學校長須與視學員聯絡或以酒肉結納或以金錢餽送否則非曰教授不合法即曰設備不完全更有指摘其管理之無方校務之懈弛而撤換公文立下焉

2 薦任教員 校長欲固其位置交懼於視學員以得良好之評語視學員即以私人薦於校長以充教員此項教員大都學問平常其擔任之教科尙須校長帮忙然而按月薪水不可過薄以全視學員之情面

3 合辦學校 鄉間添設小學須得縣署核准方有公款資助於是謀充教席者與視學員串同合辦如此不遭批駁校中課程爲校長者

任之領得公款視學員須分幾份之幾且此種學校無論內容如何
腐敗而觀視學員評語必異常優美

(庚)實業科之弊 縣署各科弊竇最少者爲實業科以吾國農工商事業
除少數通商巨埠外皆在幼稚時代故簡僻各縣實業科長往往爲總務
科兼管卽衝繁各縣雖設專科不過調查造冊而已然任此科長者月支
薪水閒來閱報打牌亦自有樂趣近來有縣立農場縣立工場等組織於
開支項下稍得分肥又添一筆進帳矣

百弊叢書卷二

議會百弊

阿 傭

議會者全國的意思機關有神聖的尊嚴藉以發展國力裨益民生者也。中國之有議會自民國成立始迄經七八年間忽而召集忽而解散忽而恢復忽而改組紛紛擾擾幾乎寧歲論者多謂受政府之壓迫遭武人之打擊致不能發揮民立政治似乎可惜實則議員諸公要不能不任其咎也。

當民國二年第一次召集時國民與政府對於議會頗有尊重的觀念倘議員諸公盡其責任不營私利人孰敢侮之無如選舉總統則收投票費組織內閣則收通過費物腐虫生穴孔風入議會先自喪其尊嚴外界亦因之而

輕視野心之袁氏乃敢乘機而施解散之手段。

袁氏既歿黎氏當國議會又得恢復一般議員逃亡者歸國在野者入都記者曾憶當年滬上矣行時新聞界都進忠告議員諸公亦有自矢改途易轍以補前愆者詎入都以後選舉副產卽有收受運動費數百萬元騰載於報章猶不自愛對於總理閣員忽而同意忽而彈劾種種作用無非爲一黨或個人爭權攘利之私謀最可駭怪者對德絕交已經贊同對德宣戰羣起反對外交大政視同兒戲授武人以口舌乃遭第二次解散之打擊

自是以後國事紛擾張勳復辟黎氏出走段合肥藉起義討逆之名迎河間入都重握政權深惡舊國會議員之搗亂重行選舉產生新國會今日禍國殃民之安福部亦乘機而誕生一般舊會諸公借仗南方武人之力自行召

集延殘喘於廣州日尋干戈並樹旗幟一國中遂有兩政府兩議會南北對峙以自相殘殺爲得意內江既亟外患不顧及至國顧吐罵外人勸告兩方始行罷兵然而國權之斷送國土之喪失致今日痛哭呼號而不可復設議員諸公當日稍以國家爲懷何至若此

現在南北和會雖已重開而和議之成尙無希望南斥北曰非法北斥南曰搗亂相持不下實則兩會諸公一邱之貉耳欲救中國惟有吾國民自覺自悟兩方議會皆爲鏟除悉本良心毋貪金錢之運動重行選舉庶幾得真正民意之代表或者於國計民生稍有裨益乎記者此作舉其弊之大者言之若夫議員個人之笑話趣史已有指嚴先生記述請讀者閱之

出恭也要通過

指嚴

北京自有新國會後，其最優美之成績一為恢復民國二年中行則例以致。惹起各地股東之反對，二則為西北籌邊使之官制案致演成極有趣味之武劇。當日籌邊官制案通過三讀，乃僅在五分鐘內可謂迅速極矣。聞當局之門會議之際，笑談百出而尤奇者，則惟新議員王沐身沐身前於討議院法案，至以衆議員資格欲修改參議院院法人皆傳為笑柄。是日方以嚴格之閉門表决官制案，沐身忽奪門欲出，安福派議員大譁並恐其有意反對，避而出也。副議長劉恩格主席見此譁攘，即起詢王君欲出之理由，王不覺臉泛桃花，疊言並無他故，不過腹脹甚急，欲出恭耳。願議長千萬方便，於是全院為之粲然。噫！新國會往往局門會議竟獲此出恭結果，吾無以贊之贊之。曰：佛說善哉，善哉。

醉話和盤托出

指嚴

錢內閣以學生風潮爲安福派所利用因而推倒於是內閣問題變幻萬端干木公獨反對小朱（朱深）乃贊成東海提周少模外間均謂安福派受一打擊周內閣可望實現矣卽不然亦必與東海磋商另提第三人爲調停地步決不敢再提出小朱惹起干木公之唾罵無何提朱之說偏洋洋盈耳干木公竟置若罔聞於是人咸懷疑莫明其內幕情狀一日有安福派議員於某宅會宴席次帶有醉意座中某客問曰前日干木公反對小朱贊成老周究竟是真是假某議員答曰干木公與東海相交有年豈能像我等同東海可以遽爾衝突耶日前所以反對朱贊成周者純係敷衍東海面子並不是真正意思表示某客又問曰果爾則干木何必憤欲出京幾與安福脫離關係

係耶。某議員答曰。于木公欲出京之說實係我輩爲之畫策。一面所以證實。反對安福之說。一面再看東海之意思。何如留與不留。必有一番舉動。誰知。東海亦係老實人。一聞此信。立遣心腹要人特往挽留。以爲于木公在京。日尙能代我疎通。指使我輩贊成周內閣。殊不知于木公本與我輩一鼻孔出氣。換言之。如果于木公真心反對安福。決計出京。則非特東海挽留無益。卽在我輩亦豈能強留之耶。此中變故。固不難推測。而知某又問曰。東海旣反對朱公等。何不於朱外更提一人。孰謂人才濟濟之安福。竟患無第二小朱哉。某議員又答曰。提起此事。我輩亦傷心已甚。就安福派人才而言。較之。其他政黨相差頗遠。除于木公、籌邊使城北公、又議長鄧公外。若光雲錦、康士鐸、爲澤深、克希克圖、鄭萬瞻、湯用彬、再連。前日被打之袁茶叟茲六七。

人者便足爲黨中之鐵錚錚傭僕僕偷提出此輩組閣資格豈能相當必更惹出笑話左思右想所以祇有提出朱博淵來覺得此光雲錦輩差强人意故我輩提朱也屬萬不得已好在朱也明白知悉資望甚淺不是我輩捧戴彼於總理一席安能夢見因此我輩利用朱朱亦利用我輩互相因依非偶然也某又問曰公等利用朱設便竟成事實則於貴黨有何利益某議員答云國內和議遲早總得成功到那時候果使新國會取消安福部解散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輩乘此時機用最後一着拚命與東海一戰力持要我輩中小朱組閣若說安插幾十位薦任官尙屬小事要把那交通財政農商內務諸部一齊霸佔住搜括幾百萬現金組織念三省支部現雖已組織北十三省支部尙未周徧務使將來第二屆選舉人家化三千運動我輩魚行出

五千人家化五千運動我輩魚行竟出一萬還怕不當選嗎富選以後捲土重來除了歲俸外還有任重致遠之津貼不特我輩吃着不盡連黨員之子子孫孫也可吃着不盡矣某聞此醉談吐舌而罷

葑菲遺臭

前人

新國會議員何某初挈眷來京師居然建設議員老爺之公館無足異也不踰月卽納一妓爲妾此亦議員老爺常有之事亦無足異也所異者忽某公館中宣告太太失蹤或以爲回籍歸寧尙無足異曾幾何時而支離怪誕之黑幕竟全盤發現先是京師西城符姓寓中雇一女工操衡陽土音其態度殊異不類傭婦時面有戚容且多淚痕主人疑焉詰其身世初不肯承詢之再四始垂涕稱爲何某之棄婦以寵妾故欺其長厚而逐之者也符君故

好事者立以電話招同鄉唐君等來寓會商處置方法僉議王張向何某面質棄婦理由比何至對於同鄉諸人耳紅面赤囁嚅不能語但求善於掩飾俾全名譽符等乃請每月津貼其婦銀二十圓作養贍費何允之至今婦猶居符宅也後有知其內幕者蓋何於既作議員老爺後有事往香港娶一粵妓攜來京師悍甚而何嬖且畏之婦之不能容起點於是近又在宣南八埠量珠購妓而畏妾故不散公然迎之乃假寓於爛漫胡同別營金屋未及半月爲悍妾所聞立率娘子軍馳往搗毀一空並令何某長跔一宵乃已既指何妻愆恥何爲此舉以間已寵何欲自己之與婦不睦故立逐婦以見於妾其逐也與妾突移居而置其婦於不顧婦人地生疏欲訴無門又畏何之兇惡故投媒介（即薦頭店）求爲傭乃入湘人符氏寓此一段醜歷史

所由露布也

國會存廢問題

前人

友人自金陵來申謂予曰坐車中二等座對面有一皤然老者與白面少年娓娓談時局老者曰七零八落不整齊之舊國會與五官四肢不完全之新國會有攜手共同自決國會之說予壘則爲舊國會議員詢以新舊兩國會存廢問題彼對曰吾爲議員欲視此爲終南捷徑自信不足代表民意今廣州國會月可領二三百金於北京政府每月亦可享諮詢夫馬費三百金衣食有資故對於國會存廢問題雅不欲過問予壘之言如此亦可代表一部份議員之心理矣少年曰令坦之姓氏可得聞乎老者乃附耳細語若懼第三者聞之或有不利也者少年亦點其首曰原來是此君小子固有一面之

雅也。

安福議員三大主義

前人

安福派把持政局乃議定三大主義。（一）不組閣主義自錢內閣倒後迄今已屆數旬正式內閣渺無希望安福非田不通過東海非周不提出兩方堅持各不相下近日竟不題組閣事探其內幕乃知此種主義純爲安福派所主張也蓋安福要人建議謂吾黨所以欲同黨組閣者其目的在占重要位置而已刻下不組閣交通財政內務教育司法諸部已被本派佔住他如海陸軍外交農商等雖非安福出身究與安福有多少關係無論如何決不至反對進一步言之各黨卽出而組閣其結果或不如今日卽最佔勝利亦不過與今日等決不能將陸靳劉田諸人一齊趕走云云此議既倡該黨領

袖通盤打算甚以爲然遂決定自今以後東海如提出安福出身之人卽予
通過否則已卽令老龔永久代理諒老龔亦不能不顧黨誼與安福決絕並
聞與龔已接洽正式內閣未成立前龔决不辭俾安福得貫澈其主張據此
則老龔終爲安福利用日前一再向東海辭退者實表面文章耳 (二)要
錢主義龔長財政除賤售公債券外別無生財之道各機關官俸有欠至六
個月者而對於安福派有求必應不敢以無錢辭邇來安福亦知財部搜括
已盡一切經費不敷周轉乃奇想天開與老龔訂一密約謂此後無論售賣爲
公債或借得鉅款須先儘安福提撥若干成以相接濟似此則財政不啻爲
安福之帳房而安福得有鉅款更可爲所欲爲矣 (三)收買議員主義安
福分裂一見於克希克圖之內訌再見於袁榮叟等之瓦殿兩議長因此不

寒而慄以爲組織安福煞費苦心。一日潰決不獨前功盡棄卽已之地位亦隨之消滅乃振作精神力加整頓其整頓之方法即將任重致遠之黨員遞加一等發給津貼如官員之進級進等然其他不隸屬於安福者如願加入並予以特等津貼而一般窮極無聊及素無黨籍之議員聞此信息即紛紛投降該黨而爲任重致遠之特種議員矣邇來黨員驟增至三十餘人之多。人謂錢可通神安福既覓得財源尙何求而不得乎要之該派議員只計一黨之安而不計天下之安止謀一身之福而不謀天下之福日日在太平湖開太平會喝太平酒而天下之太平與否則非所問也嗚呼。

討魚稅拿手好戲

前人

安福部開懇親會乃演一怪劇有體格魁梧之某議員起詰龔代總理謂議

員歲費財部何以不依期發給詞氣大含憤慨龔答議員究爲錢而來乎某議員謂固非爲錢而來然吾等頭不尖手不長不能如參院某君以議員兼秘書長兼公府國務院咨議某報編輯又叙交通局暨各政局鹽務署海軍部暨某司令部某督軍署某省長署各種顧問咨議名目月得八九千元之乾薪自然不靠此區區歲費若吾輩則非此不足贍家將有斷炊之虞故不得不一言王揖唐氏覩此情形無可置喙有孫籍某議員亦大表同情以手抵桌詈龔不止會場中人遂紛紛鳥獸散矣

百弊叢書卷三

政黨百弊

冥飛

政黨的名目到了民國時代才有彰明較著的組織從前官僚所結合的朋黨和秀才們所結合的文社雖然都是要在政治上活動無非是擁護個人攻擊個人的利用品絕不是今日政黨的性質。

世界上的政黨是根據立憲政治而發生的在憲法已經成立的國其種種之政黨才可以算得是政黨。在我國憲法尙未成立種種之政黨實在算不得是政黨。

各國的政黨何以算得是政黨呢因為他們政黨之所主張雖然各黨各有

不同。卻都是在憲法的範圍以內，發表各黨的政見。那般政客的活動都是有秩序的。

我國的政黨。何以算不得是政黨呢？因為面子上各有各人擁戴的黨魁。似乎各黨有各黨的主張。其實仍舊是各個人的主張。直捷痛快的講來。既無所謂黨綱。也無所謂黨議。更無所謂黨見。大家起哄。亂鬧。無非是各個人自己的權利問題罷了。所以專只相用。現在憲法尙未制定的時候。拚命的想在政治上活動。絕對沒有一點秩序。

據各政黨發見的時期。自然是在省議會。國會未成立以前。因為辦起選舉來。若是沒有一個政黨的組合。那投的選舉票。一定是散的。所以政黨就乘時發生。可是政黨所宣布的宗旨。不是專爲哄騙一班有選舉權的人投票。

舉出代議士就算完結。一班政客做成了代議士之後。當然要貫澈從前所宣布的主張才對現而現在的政黨除了哄騙或收買一班有選舉權的人。投了票之後就無所謂宗旨了。豈不可笑。豈不可怪。

政黨成立的時候既不正大。當然一班政客要想活動起來更不正大。在下從事實上指出他們的弊病來。真是奇醜萬狀哩。

政黨的怪現象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是組黨的時期。二是選舉運動的時期。三是政治上活動的時期。

組黨時期以拉人入黨爲目的。有名的拉。有名沒名沒有勢沒有錢的人。而可以供奔走指揮的也拉。由這人間接即可以拉到有名有勢有錢的人。亦無所不用其拉。其有名勢錢三者兼全的人。就推他做

黨魁以擁戴之法拉之。其有名勢錢三者兼全。而名列他黨。或不肯入黨的人。就推他做名譽理事。理事長。以强奸之法拉之。

選舉運動時期。以得票爲目的。有強迫得票法。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以勢力挾持之。使之不得不投本黨之票。有欺騙得票法。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以未來之利祿誘之。使之投票。投票以後。所許之利祿。是否照條約履行。卻是另外一個問題。有拉攏得票法。請酒請花酒。天天與有選舉權之人講交情。講友誼。使之不好意思照不替我投票。有買賣得票法。討價還價。儼然做生意。直捷痛快。無過於此。但是花錢不少。每一次運動。其間必有許多之人物。乘時做投機事業。其餘帮閒搗笑。亦均不可少之配角。如本黨勢力極其膨脹。則竟指定名字。命一班有選舉權之人。照名字投票。（洪憲時代選舉皇帝之

國會。就是這樣辦法。）或加倍製成選舉票。任意填寫。將投遞之票一律換
郤。（現代號稱第二屆國會者。就是這樣辦法。）

政治上活動時期。以各個人得有飯碗爲目的。做碗有無數之差別。有洋磁。
飯碗。屬於借外債一類人員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細磁。描金花。飯碗。屬於
國務員。督軍省長。一類大員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粗磁。四季花。飯碗。屬於
大員之私人。紅人。各機關主任。一類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極粗糙之泥坯。
飯碗。屬於各機關之薦任委任。一類之人適用之。有叫化子所用馬口鐵筒。
或筒卷代替之。飯碗。則府部院及各機關所安插之閒員冗員。一類之人適
用之。政黨之所以能號召一班人者。即在有支配此種種飯碗之權能而人。
之所以要投身政黨者。亦即以爲解決個人飯碗問題。政黨之力較個人爲

鉅也。故政黨之勢力之權能之秘密之罪惡無不在政治上活動時期而一表現之。

政黨之政治上活動時期恰又有幾種分別。一是有他黨與之對抗時。則本黨搏挖之力似乎較強。蓋感於外界之激刺。內部不能不取一致之行動也。於是本黨對待他黨就有種種之陰謀詭計。一是無他黨與之對抗時。則本黨必然自行分裂。蓋內部權利之競爭競爭之衝突。無時無地無事不可以發生也。於是個人對於本黨又有種種之陰謀詭計。

對於他黨之陰謀詭計。先之以吞併。吞併不成。即引誘或收買其黨中之分子。使之叛黨就我。所以殺其勢即厚我之勢也。其有他黨中堅人物。引誘不行收買不到者。則反間之。反間不成。則暗殺之。而種種不可告人之罪惡成

矣。

對於本黨之陰謀詭計。先之以要。挾要挾不成。則排撥或反激本黨中之分子。使之離心離德。所謂我不能得。則亦必不使汝得之也。其有根基穩固。不易推撼者。則煽惑本黨中人。處處與之爲難。使之維持不能。不維持而又不可。終必同歸失敗。而後爲快。則種種不可告人之罪惡。又甚矣。

總之現世之人類。惟利是趨。得利與不得利。不問也。其有與我爭利。或破壞我趨利之事業者。我必與之性命相撲。大而言之。以國家人民爲孤注。小而言之。以身家性命爲孤注。逞一朝之忿。國不可必得之金錢。皆可以無所不至。今之政黨。則又今之人類之劣根性所結晶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新出世界秘史

本書內容摘要

- 一世界宮闈秘史
- 二世界外交秘史
- 三世界軍事秘史
- 四世界偵探秘史
- 五世界家庭秘史
- 六世界社會秘史
- 七世界優娼秘史
- 八世界商人秘史
- 九世界遊民秘史
- 十世界賭博秘史

是書係吳門周瘦鵠先生從歐美各種秘籍逐譯而成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事無興味即近日上海新舞臺所演拿破崙趣史一劇其材料亦出於是書讀之可知歐美社會習慣之情狀洋裝一巨冊定價三元現售特價一元郵費一角

百弊叢書卷四

外交百弊

是龍

各國外交家均著有專傳。垂示後人。良以外交得失。一國之榮辱存亡繫焉。而執外交之樞紐者。內則外交部。外則各國使臣。若以兩者之地位相較。則固以總長然。其責任則實使臣爲重。雖使臣之所宜注意者。祇在所駐之國。總長之應周旋者。初不限於一國。然須使臣平日能偵察於幾微。而後總長能應付於臨事。爲使臣者。苟靈敏機變堅貞。永而又善於辭令者。不難勝任。而愉快然。非有矢忠國事。而具有世界眼光者。爲之策應於內。亦斷不能收指臂之效。我國近百年來之外交史。實一部痛史也。自清康熙二十八年。能

第一次與俄羅斯訂黑龍江界約，尙能保全邊境主權外，以後交涉無一不歸失敗。至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竟悍然提出二十一款，要求其侮辱我國，直古今中外外交史上所無。且軼出外交常軌，逕由日使面呈大總統，奇辱大恥，蔑以加矣。而我國政府卒屈於五月七日最後之通牒，予以滿意之答覆。歐洲和會成由我國專使陸徵祥提出前項密約要求，廢棄而迄今尚未有結果。其所以積弱至此而在在失敗者，其原因雖至複雜，而其弊可得指焉。

一拘守資格之弊

我國官吏之升遷，向憑資格，不問其學識經驗之如何。至於公使亦以循資而進，塊然老悖，茫然於世界大勢，對於普通英語，且亦有不能道隻字者。此

輩。一旦遠涉重洋去國萬里。恍如一罪犯之被流配。祇知使署以俟。俸滿陞遷除徇例受本國政府之命令轉呈國書於駐在國之外交部或慶祝宴會。外他無所事。絕不敢有自動的作爲。以盡其使臣之職而助本國政府之所不及。以關係綦重之使臣而其效用乃等於一郵務員。其用人不當之弊。政府不能辭其咎矣。其在國內之主持。則又傾其全力以保守自己之位置。既欲保其位置。則遇交涉不得不事敷衍。以博外人之歡。從未暇一舉其目。以默察世界之外交而種種弊竇。乃緣是而起。良可歎也。

一遇事畏葸之弊

近年錄用外交人才。對於一層。雖已稍稍變通。然當外交之衝。不特須敏達。有識。方須勇於治事。卽事不干已。而其影響足以損及己國之國權威望者。達。

亦必力與之抗。我今試述一二逸事以見各國外交家之勇氣。日本明治二年大阪造幣局落成招駐京各使赴讌時日本尙未廢刀。有荷蘭公使某目近視誤踐某武士所佩之劍。俯首引咎。某怒不解曰：夷奴以賤足汚我武士精魂。斯罪不可恕。荷使正色曰：泰西之禮凡無心犯人者謝過則止。今君必不容僕。亦末可如何。無已其角鬪乎。惟囂囂筵席之間。慮失敬於主人。請出庭前一決勝負。於是某武士嘿然無語。諸客居間排解。反囑某向荷使引罪乃已。如爲我國之公使。則謝罪不已。必至鼠竄而去。其何敢決鬪乎。又同治十一年八月。秘魯國馬利拉次船載華民二百三十二名。由瑪港至日本橫濱泊焉。一夕有華民亮水至英國軍艦求救。曰船中華民均被拐騙。將載往絕地。自離瑪港後。囚禁艙內。飲食且不繼。我不願往死苦役。寧出檻投水。速

畢我命也。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有船至應受地方管理。英公使威德生以付神奈川縣令。各國外交官有憎秘魯直華民者。有助船長故持異議者。衆論紛紜。莫衷一是。縣令陸粵宗光欲置不問。司法卿江藤新平及其部員皆從其議。而外務卿副島種臣獨據正理。不欲通融法美公使咸反對。以書來勸副島不屈。請於太政大臣。飭神奈川縣令辦理。此事受外務卿指揮。旋奉日皇飭書三條。實美署名於下。畀副島全權。乃飭權縣令大江卓。據國權推問原被斷當拯救。隨將華民安置縣署。量給衣食。以其全案譯成洋文。頒送各國。並告我國江海關道沈秉成。兩江總督何璟。遣松江府同知陳福勦。詣日本奉謝。並請領歸國。副島令大江以所救華民並全案付陳。十月。各國政府致書於其公使。謂不圖日本能見義勇爲若此。此事實合萬國公法。各公

爭先報副島頌揚其德義。馬利拉次船既釋。卽逃至舊金山。電訴本秘魯政府怒以格爾茲充全權公使率兩軍艦東行。欲爭之日本。行至舊金山。聞日本政府意氣甚盛。遣軍艦歸。僅率從者數人附美國郵船來。旣開議外務省不爲動。格無如何。欲稍存使節體面。微露轉圜意。副島夙知英俄兩國默許此事。乃告以將訴於俄。格大喜。報本國請俄國公斷。而日本終得直。而我國澳門地方。夙號販奴巢穴。旋亦立法嚴禁。法美兩公使先時曾持異議。以書勸副島。至是亦大悔。自請撤消英國並通飭駐東方各刑官。凡拯救外國船隻所販奴僕者。當法日本之判斷。馬利拉次云。而我國之外交家。對於國威之損失。僑民之被虐。雖至慘酷無人道。惟恐其或聞不得已。而經人民之呼籲。始以一電。着就近公使詰問。了之。卽不得直。亦不措意。以爲區區痛癢。不。

關之僑民何足介意。若其爲外國人民，則更不足措意。初不知一國之國權威望，卽從此掃地無餘。如近日日本之虐待我留學生，俄羅斯之鎗斃華工，墨西哥之慘殺僑民，皆未有如何之結果。而上海商民僅僅撕破一日皇之小影，則已遑遑然向領事署謝罪不已。此雖由積弱之故，而積弱正坐畏葸之弊也。

一侵蝕公費之弊

官方整飭四字爲官吏絕好之考語。爲公使者而亦以此四字相標榜，則大謬。各國公使於正俸之外，均有額定之公費。然又有所謂活支之運動費，其數之鉅，恆逾於公費數十百倍而不定。我國之公使，則不然。深居簡出，絕酬酢。每年所領十餘萬元之酬酢費，僅僅於國慶紀念日招所在國之留學生。

作一度之謙會而此十餘萬金遂完全入其私囊以故彼國之跳舞會宴會場俱樂部鮮有我中華民國公使之蹤跡作公使數年被國政客及各國之公使且有不能舉其名者卽有公文傳遞傳亦恆由秘書爲之送達酬酢既疏情意亦閱外人遂亦藐視之等諸若有若無屏不與齒卽有要事親勞玉趾赴外部亦僅得與彼部中之科長作間接之談話若秘書往則僅得見其科員而已夫公使者直國際間之偵探也若此等公使並國家之體面亦不能保存如何能增進己國之利益其腦筋中祇知省錢而已雖然此等人即使不省錢而其所使之錢亦毫無價值浪費而已然較之受外國政府之賄而拍賣己國之利權者則固高一等矣。

一 貪借外債之弊

曹章輩賣國之歷史已喧傳一國矣然此等罪孽實政府有以玉成之也。曹之始願祇求升官而升官之捷徑莫若取媚於日本日本欲有所圖正不可無人爲之利用每遇交涉苟以曹往事無不濟遂以成曹之名高曹之官。曹欲有所補報於日遂不得不力爲日謀。日又恆餌之以大利。曹益樂爲之謀。然中國近年之外交恆爲借債所挾持。遂不得不含垢忍認明之而故犯之。彼居間運動有利折扣有利又何樂而不忠於外人且形式上又極爲政府。出力一若備經許多之困難實則與外人連結一圈套使政府俯首入之而鐵路礦產諸國家之命脈乃斷送於一朝向使政府不急急於借債則彼亦無所挾持交涉卽難尙不妨從容解決也。

一利己之弊

凡官吏之辦理不善者。例有處分而獨於外交則否。譬如外人有一無理之要求。政府毅然却之。而此無心肝之外交家。正以政府外强中乾之内容。洩於外人。外人益恃其兵力。以相恫嚇。而彼又簞鼓其間。使政府知難而退。迨目的既達。則彼之私囊業已充物。若責其不善。則主權固仍操政府。彼初不負責任。卽有所不滿意。而外人亦必暗爲之助。以因其位於是賣國之機會。益成熟而無障礙。實則皆利己之念。階之厲也。雖然袁世凱欲求日人之贊助。帝制貸以鉅款。且不惜受二十一條之酷約而不顧。其他又何論焉。

一 借外資營業之弊

鐵路礦產銀行。皆全國金融之命脈也。外人欲企圖之。必先試以要索政府。拒之必以自辦爲辭。而又苦於無資。外人乃誘以投資。政府惑於每年坐收。

餘利若干萬不勞而獲竊自欣幸遂訂種種喪權失利之約而實權遂入於外人之手卽有贏餘亦被暗中捆載而去政府之所得者直其餘瀝耳於是而贖回之望永永無期而彼則年收其利等於已產良可惜也。

凡一國之實業政府苟無力舉辦官商合資可也乃政府以屢失信用於商民商民遂視爲禁臠不敢投資外人乘機而入慨然以數百萬鉅資授之譬如有以之開礦而其所要索者厥惟管理權監督權以及工程師材料機器之承攬權與所出煤鐵購買之優先權凡此數者均足以制人之命而在政府視之則方以爲得計以爲管理也監督也工程也我國本無此人才彼旣資其間其自謀也必較忠於他人他若機器材料本須購諸他國者又無在乎彼此所出之貨正恐推銷不易彼旣訂約承購則可坐獲其利矣孰知此分

乃大謬。例如大冶鐵礦每年產額十五萬噸。祇以五萬噸供漢陽鐵廠。餘十萬噸須供日本若松製鐵所訂三十年之合同。但鐵之需要隨工業之進步逐漸增加。如我國近年來敷設鐵道安置電報電燈電話及自來水以及日用之器具。由英美德比諸國輸入者約達二百五十萬擔。價銀七百萬兩。而我國之需需出於日本。英法者據一千九百零七年之海關統計。已達二三十萬擔。而價銀則僅一百二十萬兩。數量相去甚微。而價格則相去懸殊。蓋輸出者爲生鐵與礦鐵而輸入爲製鐵與鐵器也。且輸出於日本之鐵價猶係二十年前之舊價。歐戰時鐵價高至十餘倍。而我國以合同所在大受其虧。苟非借款何有此弊。我不能不憶及盛宣懷矣。

一賣路吞款之弊

賣路吞款。其人不一。有已經人指發者。有未經揭破者。數十年來多不可計。茲述一最新最近之賣路案。觀此亦是以見賣路舞弊之一班。我國有一由甘肅蘭州經陝西河南以至江蘇海州之大幹線。即隴海鐵路是也。於軍事商業上之重要。不下於京漢。該路於民國元年九月向比公使借英金四百萬磅。八五回扣五年二月又借債款一千萬佛郎。九五回扣。兩共約合英金三百七十餘萬磅。合中國銀元四千四百餘萬元。而所成之路僅開徐一段。計二百七十六公里。計其餘款應在兩千萬元以上。詎工未及半。而款已告罄。又民國二年七月同成鐵路借款一百萬磅。約合銀一千二百萬元。而至今未成尺寸。而款已化爲烏有。元年五年兩次借款四千四百餘萬元之外。尚有墊款兩批。共五千萬佛郎。合英金百九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五磅四。

先零合銀洋二千三百餘萬元。而其支出項下。僅有收買洛潼鐵路二百五十萬兩。清揚鐵路一百五十萬兩。共合五百七十餘萬元。除支除應存一千八百餘萬元。款歸何處。渺不可知。此兩路之督辦何人歟。則施肇曾是也。其僞造之帳目。支出項下。有元年付交通銀行準備金九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二磅八先零。二年付公府軍需局。共一百四十七萬四千三百零八磅六先零。三年歸併洛潼清揚等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磅二先零。又比公司酬勞金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三磅。夫交通及軍需兩款。即非虛僞。而擅以路款移作他用。其弊已不言而喻。至收買洛潼清揚。僅有二百五十萬兩。及一百五十萬兩之收據。而報銷乃多至四十六萬九十五百七十餘磅。合銀一千四百餘萬元。其中曖昧。又不問可知。借款有回扣。而又加以極鉅之。

酬款。此尤爲巧立名目。以彌縫其侵吞之地。又暗與日本國結合。以包工之名。行賣路之實。夫國有鐵道。皆由中國專家建築此項。人。才。投。置。閒。散。者。不。乏。其。人。而。施。乃。悍。然。不。顧。其。心。迎。敵。且。以。已。賣。於。比。國。之。路。又。盜。賣。於。日。本。一。女。兩。嫁。招。狼。悵。虎。不。惟。遺。害。地。方。且。將。牽。動。交。涉。前。後。無。着。之。款。多。至。四。千。餘。萬。元。吞。款。之。巨。誠。亘。古。所。未。聞。者。也。

大理院解釋法令文件類編

是書係日本法律學士張葆培張尚律師所編輯舉大理院歷來解釋法令文件分爲民律之部刑律之部民事訴訟之部刑事訴訟之部按照現行法令分門別類并於篇首精要處細加眉批尤爲動日研究法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上下兩冊定價大洋九角

中外賽會奇觀

此書係許指嚴童愛樓兩先生合著凡各省各地方著名勝會詳細紀實計三十餘則如觀影戲厯厯俱在目前更有聖路易市紀念會巴拿馬博覽會日本大正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等凡當時結構佈置陳列狀況靡不詳敘令人恍如身親其境洋裝一冊實洋三角

百弊叢書卷五

軍界百弊

孤鶴

嗚呼。吾國今日之世界。其軍閥之世界乎。國家大事。向之取決於極峯。暨各該管高級機關者。今皆易其故轍。一一改就軍閥者流取進止似軍閥者。至高極貴且具萬能天下事事無大小悉宜資之。否則於國於人胥有不利。總統爲一國元首。發號施令。宜可以獨斷獨行矣。顧軍閥乃左右之三權鼎立。立法爲先。立法機關者。產生司法行政。一切機關之母也。顧軍閥乃監督之司法爲高等獨立機關之一。法律所在。雖總統不得謬贊。一辭。顧軍閥乃干涉之他。如外交財政交通鹽稅。一切殆無一不受軍閥之支配。是軍閥者。名

爲掌兵之官其實權直凌駕於大總統之上是孰使之然哉武力而已矣武力者極峯授之軍閥軍閥因而據爲已有者也彼藉是武力遂爾倒行逆施肆無忌憚凡所施設雖吾四萬萬人所不欲彼欲爲則竟爲之極峯與他執政亦惟有瞠目張口聽其所爲而已嗚呼軍閥誠爲萬惡之渠魁哉以言弊端何止千萬吾今當擇其最關重要者略爲讀者陳之

武力附屬於地盤故軍閥率以保持地盤爲主旨保持之法厥惟籠絡部下使與己聯爲一氣指揮之便如身使臂如手使指團結既堅爲力自偉充其量雖大總統不能褫其職况其他哉讀吾文者當知軍閥者流之兵力苟在一年耳目所接肢體所觸之事除疾病外殆無足稍拂其意者緣彼既有兵力

卽具有生殺予奪之特權雖位至省長亦必仰其鼻息他又何言者設遇一
二敢作敢爲之執政對於彼輩橫蠻恣肆之行爲欲有所遏抑則彼輩唯
之抵制法卽嗾使親信者散布該軍搖動之搖言意卽使執政者知彼頗不
易與果執政仍弗之顧則彼第二步抵制卽實行嗾衆嘩變首當其衝者厥
惟省長以省長爲執政者之代表刦省長所以威執政也爲省長者旣爲彼
軍所刦制當然不能自由則惟有致電政府力爲辯白之一法措詞雖各不
同要不外乎謂該督治軍有道功在國家此次之事出於雙方誤會部下過
愛其主帥激而爲此情有可原云云爲執政者明知省長之言係受彼方之
脅迫然自顧無力致討亦但能藉此下台以不了了之曩年某大總統當國
時某督軍卽用此法據某省跋扈飛揚無所不至總統怒免其職令甫下該

省軍隊已獨立。總統欲張撻伐而無力。不得已收回成名並慰勞之。而某督軍之位置安如泰山矣。惟彼既借重部下以保其官爵。自不得不與部下以特別權利緣是所部將士驕恣放蕩。匪所不爲。甚至戕害民命亦如兒戲。然而督軍不加誅。他人雖欲誅之不可得也。

國不可以須臾無軍警。所以備外侮而防內亂也。試觀夫吾國現時之軍警。果足禦外侮而戢內亂乎。吾敢下一斷語曰不能。京師爲首善之區。京師警察爲全國冠。然吾觀京師警察之實力。充其量亦但能維持京城以內之治安。假使去城十里有匪警。則彼輩無能爲力矣。爲執政者亦深知警察之不足。恃故遇有匪警。輒捨警而用兵。兵者所以禦外者也。今以之剿匪。宜可以勝。任愉快矣。顧乃大謬不然。蓋匪爲亡命之徒。其罪皆浮於死。幸而能勝。猶

可望生否則決無死所故惟有盡力奮戰之一法兵則昧於大義不知殺賊衛民爲彼天職以爲事不干己且勝則官居其功敗則我喪其元爲人作嫁甚無謂也緣是顧後瞻前百無所可雖復勉赴前敵一遇匪軍未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故雖匪一兵十最終之戰鬪勝利必在匪而在兵爲主將者旣欲藉此邀功又恥自言其敗往往乞靈於管城子謠稱某日某時與賊戰於某處某也身入賊巢某也運籌帷幄某也手刃渠魁某也生擒積匪鋪張揚厲無所不至而獨無一言及己實則無形之中所以推重厥躬者已至蓋部下所有之功皆主將一人功也故元首得此報告必首獎以勳位及文虎次乃及其將士或給勳章或晉官秩乃至多數之兵亦各矜以牛酒元首之恩彼軍人可謂至矣然匪之爲匪如故吾民其奈之何哉

此猶是戰敗也。尙有爲匪所憚，未敢與匪交綏，而亦冒報功績者。如閩省統領陶某，是閩人，某氏爲予言：德化積匪蘇億，其始固非匪也。父業鑛富甲一鄉，億習舉業，補博士弟子員，素精拳術，得張三峯傳，又喜揮霍，好交遊，自工商以至乞丐，皆與友官中人既誕季子，多金復惡長公性誕，恆假公益名勒令輸捐，億既屢受官胥之敲詐，始知吾國法律不足恃。如是倒行逆施，結納亡命，事急來歸者悉資助之，羣呼爲閩南大俠。時知德化縣事者以索詐不遂，密報蘇億將謀反，當道不察，遽檄統領傅凱明率兵勦之。億聞而大恐，擬遁往南洋羣島未成，行縣中，邏卒已至，村人見狀皆大恚，競起執械覓邏者悉毆斃之。蘇億勢成騎虎，遂率衆馳扼要隘，俟官軍至，邀擊之，死數十人。官軍潰，傅自馬上驚墜，狂奔得免，匿歸營中，不敢出。但電省乞援，蘇因邀諸山。

匪。同時響應。又出錢廣購槍械歸者益衆。不數月已蔓延於德化安溪大田尤溪諸境。當道知傅非蘇敵檄陶某往代其軍。陶有一馬。一日夜能行數百里。陶愛之甚。夜必親視。圉人加薦豆。一日忽失所在。陶怒鞭圉人。幾死。忽於案頭得小柬。陶不識字。急召書記讀之。云：「公馬吾暫借乘三日後當送還也。」蘇億白。一陶聞。大驚立下戒嚴令。數日竟無迹兆。一夕後營火發。衆自夢中驚起。撲滅之。聞廄中有馬嘶聲。趨視則失。馬已返。知來者決爲蘇億意尙。伏匿左近。大索終夜竟不可得。他日諸將校聯騎過市。陶誤墜鞭道旁。一老者。僵仆。拾鞭進陶。受而獎之。次日忽接一函。略云：「昨拾墜鞭時獲識使君。顏色吾當乘此餘暇。日日周旋左右。爲公醒睡也。」公意中之囚。蘇億白。一陶駭不能聲。自是蘇益猖獗大縱。其黨徒四出掠刦。鄉人赴縣呼控者日數十。

起。陶。均。置。若。罔。聞。當。道。聞。之。怒。限。陶。以。三。月。肅。清。否。則。以。養。寇。論。陶。自。知。非。
蘇。億。敵。不。得。已。懸。萬。金。賞。購。其。首。有。陳。狗。者。自。承。爲。蘇。黨。謂。果。得。賞。金。願。導。
往。秘。密。處。縛。蘇。陶。喜。急。遣。人。隨。往。夜。奔。十。數。里。抵。一。嶺。果。見。一。人。醉。臥。山。洞。
中。旁。倚。十。三。响。槍。一。衆。趨。束。之。醉。人。驚。醒。檢。其。身。有。手。槍。一。又。一。銀。質。印。章。
篆。書。文。曰。「都。司。令。蘇。」問。其。名。則。曰。我。舒。義。也。衆。譁。呼。曰。既。爲。蘇。億。尙。何。言。
遂。牽。以。行。陶。延。令。會。鞫。囚。亟。呼。冤。陶。問。汝。果。爲。蘇。億。否。囚。曰。我。實。舒。義。但。無。
罪。陶。勃。然。曰。蘇。億。尙。無。罪。耶。執。各。鄉。報。刦。諸。牘。示。之。曰。此。汝。之。罪。狀。也。言。已。
三。木。齊。下。囚。不。能。堪。遂。畫。供。陶。因。飛。電。當。道。並。張。其。詞。論。血。戰。數。畫。夜。始。破。
賊。巢。擒。億。於。山。穴。中。有。篆。章。手。槍。爲。證。云。云。當。道。令。就。地。正。法。復。電。中。央。報。
肅。清。在。事。官。兵。皆。得。殊。獎。逾。月。陶。復。得。蘇。函。蓋。來。自。廈。門。者。略。云。「公。今。在。」

吾掌握矣。既以贊鼎爲億正身，復冒報肅清以邀殊賞，果世界再見蘇億蹤跡者，公當自明其欺罔之罪矣。今與公約限一月內撤防，勿更窮捕。吾黨億亦暫遊海外，以全交誼。否則將以都司令名義捲土重來，與公帳下健兒角。公其毋悔已。正法之蘇，億白。」陶癡若石象，卽日電省撤防，有更控蘇者悉逐去之。而蘇黨益無忌憚矣。嗚呼！吾民所恃之長城如是，如是不亦大可哀耶？

軍界最近發明之名詞，有所謂「開拔費」者，實爲個中大弊之一。開拔云者，卽將甲地軍隊調往乙地之謂。此與常人遷居無以異也。然常人遷居必自外間雇夫搬運什物，若軍隊則無僱夫之必要。蓋軍中有「輜重隊」者，卽專爲搬運軍用品而設。若夫目兵之衣服寢具（氈毯呢衣鞋襪手巾之類），槍

械子彈等項則目兵人自負之搬運食具（鍋瓢碗筷軍用灶菜蔬食米之類）有「火夫」搬運官長行李有「隨從兵」此稍有軍事知識者所共知也故論開拔一事捨途次乘坐商輪外實無需款之事至於火車則軍人平時乘坐猶不給錢開拔更無論矣乃近來各大軍閥對於開拔一事往往電索巨款自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不等吾不知此項巨款究竟用於何所也且往時須開拔費返時亦復如之只此一來一往國家財政上已受莫大之影響而軍閥之囊橐滿矣近更變本加厲並此開拔等項之名稱亦不假借統而言之曰餉即可向政府逼索千百萬元此千百萬元非他均吾民之脂膏也蓋曩者吾國軍官固常有吞兵吃餉之舉矣自營制餉章頒布後羣知兵有定額餉有定數於是此項弊端遂爾無形消滅然以云澈底澄清固猶未也蓋

各團營之士兵常有因事開革者。當夫甲兵既去乙兵未來之時。此中餉銀謂之「切曠」。在理。切曠銀兩必於領餉時繳還公家。近來各團營雖復奉行故事。要皆以多報少。藉飽私囊。如切曠數爲十日。彼只報一二日。上官固無從悉也。事誠細微。然而集少成多。漏卮正復不小。今試以百分之一計算。每營五百餘人。開革者應在五人以上。更假定平均一人。十日則切曠應在十兩以上。上每師二十一營。全國八十餘師。每月切曠已達二萬左右。若以一年計之。不已數十萬耶。試思以至細微之切曠。每年漏卮且達此數。其餘槍砲彈藥衣服冠履等項。報銷之巨。更何待言。然而上峯不加察。吾儕小民亦惟有袖手旁觀。羨彼軍官之多利而已。

上文所云皆正式之軍隊也。此外尚有屬於軍隊範圍而形式又與軍隊迥。

異者如軍事調查處是此項機關所用人員之薪餉初無定則同是一調查也而每月薪金之多寡往往判若天淵有數元或十數元一月者亦有數十元至百數元一月者惟處長所開之報銷則決不止此數他省吾不知若濱海某省調查處則吾知之特詳蓋該處所用調查僅五百人每月開支不及萬數然觀彼所開報銷冊則爲數一萬四千有奇也其後黎總統下令裁撤調查處該處長復大開其報銷謂該處所有調查囊皆異常出力今既裁撤宜人給數月薪金以示優異督軍然之某遂大揩其油凡應得三月以上薪俸者某悉以三分之一與之人固不知其報銷若干也現時軍事調查處既已裁撤此種弊端固應不復再見然類於軍事調查處者又豈少哉噫狗苟繩營官場之惡習也神聖不可侵犯至高極貴之軍人宜若不屑爲此

矣。顧其實乃適相反。蓋彼糾糾武夫之詔事上官婢膝奴顏吮癰舐痔。正與無賴官僚同一鼻孔出氣。然但進昏夜苞苴猶爲稍知自愛之士。其最下者往往廉恥喪盡。但求博長官歡。雖犧牲其妻妾之顏面亦非所恤。以予所聞於某省少將夏某卽實行此主義者。夏初爲下級官。光復時以多殺同胞之功獲充軍界要職。都督朱某係彼同學上官也。又有同硯之雅。當然可蒙其優待。不幸朱死。楊繼夏乃失所憑依。幸其妻姚氏有林下風。夏因異想天開。百計夤緣楊督之左右。俾姚氏爲楊義女。已逐一躍而爲楊督之快婿。自是兩夫婦出入督署。無虛日。姚氏爲楊所汚。而楊之姬妾亦有爲夏所染者。讀牆茨中。毒之章不禁重有感矣。竊思醉心利祿。猶是恒情。乃至以妻妾供人肉慾。他又何恤者。嗚呼。噫嘻。予欲無言。

家庭萬寶全書茲蒙內務部審定

認為治家範本有益風俗人心特許給照通行註冊備案每部洋裝六冊
都三十萬言並附改良家庭惡習圖四百餘種祇收成本洋一元三角五分
郵費一角五分加贈

內務部審定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一厚冊外埠郵票通用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百弊叢書卷六

司法百弊

阿 傭

司法界之黑暗中國不自今日始試讀酷吏傳諸作誰不心悸而膽碎乎至於滿清季世民國紀元中間近百年吾儕小民爲一般獄吏破家產戕性命者正不能擢髮數所以東四列國與我通商咸有領事裁判權保障其人民之財產生命亦不得已也

清制訟案以知縣爲起點由此以上若府道若臬撫若刑部皆如今日上級審衙門有不服者可以伸訴表面觀之似無冤抑矣而不知大謬不然知縣聽訟所靠託者辦理刑名之幕友自己於法律多懵然不解間有號稱

幹練者亦祇竊取皮毛而已。猛如今日之縣知事兼理民刑訴訟。其中真研究法律者恐千百人中僅二三耳。况前清知縣不問民事。刑事皮鞭藤杖。咸得妄施。當問案時設有與之辯難者。以責打關其口。即遇生監未便擅責。亦可以拘押困之甚。且摭拾羅織。褫去衣項。乃得惟所欲爲。所握之權既重。所作之弊愈大。現在已改民國。此事似成陳迹。要知中國政治改革虛有其名。實際上之腐敗。仍如是耳。

從前知縣之間案也。先商於刑幕。刑幕方面催告有催告費。開差有開差費。自己無財。告帮於親友。故一件命案往往破產數十家。亦有苦主懦弱。兇手多財。欲保全性命。不惜以金錢運動。諺云千里做官只爲錢。官既愛錢。凡附屬於官之幕友等輩。誰不愛錢。錢能通神。錢亦能買命。但使金錢用足。則故。

意殺人可改而爲故失殺人因傷致死可改而爲傷後因病致死再賄託向上司衙門運動則一場人命不過坐監數年遇有恩赦仍得釋出此種黑幕民國時代亦已屢見不鮮。

前清監察知縣最近者爲府道猶今日地方廳上有高等廳也實則官署黑幕上級與下級相同無論何種案件被屈於下級官廳求伸於上級官廳其勢頗難卽有平反者不外情面金錢兩種若曰真正伸冤理枉恐百中不過一二耳况昔日之府道較今日之高廳尤爲尊嚴苟無線索十控九駁控者欲求其准或託有力紳士關說或覓其私人納賄幸而得准則費已不資但府道詞案甚少非委發審委員或仍發回原縣如是一上一下動輒經年累月不但兩造破家卽關係之人亦被累不堪矣大概尋常案件控至府道人

人震驚。若夫臬撫之前瞻怯者不敢投狀。力薄者不能投狀。必力厚膽大方得訴其冤。但能否邀准據兩造稟詞以評是非。知縣卽依刑幕所懸斷出而判兩造之曲直。故舊日狀詞必倩老訟者捉刀。蓋一言之輕重足以定一案之勝負。不可疏忽也。若兩造狀詞工力悉敵。黠而多財者乃納賄於刑幕。於是行賄者勝。不行賄者敗矣。如兩造皆納賄賂。則觀其多寡。如何多者勝。寡者雖敗亦不傷其面子。并於堂諭中參以種種活筆。使其有上訴餘地。如是勝者色然喜。敗者亦曲爲恕也。

前所述爲田土財產爭訟之案件耳。卽今日所謂民治也。若遇盜案。命案。門毆案。拐誘案。如今日所謂刑事者。則大異是。譬如境內發生盜案。當場必不能捕獲。乃責限壯捕緝拿。如事主懦弱者。日月遷延。永無破案之日。設事

主極有能力壯捕拘一形迹可疑者解案塞責知縣見解到一盜不問是真
是假藤條火鍊加諸其身如痛苦難熬雖非真盜亦祇得低首伏罪待死固
圖而一案遂因之結束此種案件知縣衙門內而幕友外而捕投最爲痛惡
因祇有勞精疲神並無出息也若遇命案一經告發兇手應出屍場費苦主
亦出檢驗費如兇手當場獲住案可早結設兇手遠逃則其親屬戚黨一任
捕投等敲剥設不遂其欲卽証以藏匿罪人然而苦主益不能決蓋臬撫兩
署俱以候補人員辦公此等人員外間道府州縣均有孝敬凡訟案而控至
臬撫大都關係非輕官官相護爲若輩要訣况平日收受規費豈肯輕傷寅
誼爲小民伸冤乎是以控者痛哭號呼而受者往往以數字駁之卽或情節
重大亦不過曰某道查復某府再審而已

滿清秕政固不止此。然冤抑莫伸，人人懷怨，致革命軍起國本立，傾足爲後世鑒戒。方民國成立，首重改良司法，其時保障人權，尊重法律之聲浪洋溢。全國各級審檢廳亦乘時成立，一若自今以後，國無冤民矣。豈知事有不能以常情測之者？今日司法界之黑暗，不但無減於滿清，更有甚焉。予友守險先生言之綦詳，記者不再贅。

自戊戌變政以來，行政與司法絕然劃界。司法因有獨立之精神，舉從前官吏之陋規，差役之索詐，掃除盡淨，民皆相慶。更始不知防弊，愈密作弊，愈厲所謂法官錄事者，不問資格，不問學行，但求一法政學校畢業文憑，儼然高坐堂皇，處理民事，小有頓挫，即遭撤換。運動者又窺伺其後，但願有隙可乘耳。以致今日軒冕明日泥塗，無怪其視法律如弁髦，視官廳爲傳舍，惟金錢

是務能作他日之富家翁。於願是笑。所謂送達法警者。卽舊時差役所變。相或者地方枯棍之積得作擊錢者。往往由運動充當此職。於是欲求弊絕。其可得乎。茲乃逐層證明於後。

(一) 法官與律師。曩時代人訴訟者。謂之訟棍。謂之惡訟師。官廳懸爲厲禁。與之格不相入也。自歐西文化灌輸以來。美其名曰律師。公然包攬。一以金錢爲準繩。勝數敗數。早定于律師胸中。然審判之權在法官。律師雖有左右之力。何能決定勝負。不知法官與律師同爲法政學堂畢業。往往出于同學者居多。聲氣已早相通。不過內外相隔。名爲廻避。實則聯絡。猶之同操一業。贏餘歸各股東均分也。而對於起訴人曰。運動費公然行賄。恬不爲恥。法政改良竟如是耶。

(一) 狀紙與印花 遞狀爲訴訟人第一步手續。必于廳前購領狀紙。雖規定數十文。或數百文一張。往往浮收過半。然區區一紙而賣百文。利息已不可計算。而猶欲浮收。其貪心已可概見。及遞狀時。如狀已贍眞者。則多方留難。忽嫌過早。忽嫌過遲。甚至奔波終日。而狀紙仍未遞進者有之。如尙未贍眞者。則亂索其贍錄費。會見有一未滿五百字之狀稿。而索費至一元之多。此乃猶有限制者也。又有一種狡猾手段。每見起訴人不諳訴訟程式。閱狀稿後。忽冷笑曰。有如是不通文墨。而爲人弄刀筆耶。他日其爲敗數人可知。起訴人必急詢之。彼又曰。一字千金。欲改非易。轉輾哄騙其改稿費。及錢到手。復叮嚀曰。我是熱心人。肯作此事。無論勝負。切不可聲揚於外。起訴人唯唯。實則照原稿贍寫。始終不易一字。以避判結後之嫌疑。若印花之弊。更難。

細述。或者浮收。黏遞之後。起訴人無從厲目。決無敗露之日。或者重用舊狀。紙多不經意。以致易以蒙溷。噫。今日之收發處。勝於昔日之門差也。

(一)公費與罰款。此兩項爲司法公然之索詐費也。昔日堂費歸吏役所分派。不敢故意多索。今日公費爲敗數人所擔負。決定後歸官廳開示數目。不得短少分毫。設使兩造各有過失。則平均處罰。以作訴訟之結案。當時居然有收條掣執。致於月終之報銷懸牌之公示。何遺漏者之多耶。甚至結怨於敗訴人。而爲之上控斥革者。已數見不鮮也。

(二)債權與婚姻。此兩項爲司法之絕大營業也。錢債細故。昔人每輕視之。今寓債權於五大法之中。卽債務人不能履行。必破其家而後已。然債權人一經訴訟。能有幾許可璧趙耶。婚姻之案。更覺離奇。夫婦小有不睦。卽起

離婚之心。官廳儼然爲再醮之媒妁。使豔婦偶有外好。而外好又爲當地之富豪。若起訴後。其判結案。必與前夫脫離關係。轉瞬間爲富豪之新人也。廻念枯棍販賣婦女。例于大辟。以此較之。爲何事耶。甚至不經法庭。一有律師作證。登報宣佈。正式夫婦。即可斷絕。此中弊竅。尤難究其底蘊也。

(二)送達與法警。送達。吏傳也。法警。提也。民事與刑事分別耳。而其作弊方法。處處相同。一則可以買放。一則可以買信。昔日差役下鄉。所謂講差費。必饜其欲而後去。今則註明路之遠近。按程計算。似較差役難以作弊。不知送達更法警。有一種特別傳票及提牌。隨意可以填入。若鑒事主於訴訟法。一無所知。彼乃順道而過。甚至有十餘次傳提之多。每次必有路費。而路費之紙。必不肯入事主之手。以作他日憑證。其用心較前之差役更密矣。

(一) 習藝所與女監獄 罪犯習藝所。善政也。無恆產。無恆業之遊民窮極無賴。往往挺而走險。易觸法網。迨出獄後。反得一生工藝本領。不患無餬口之所。兼之歷年所有盈餘。規定幾成歸本人領取。藉此可充資本。不知却爲監獄官設一無資本之工廠也。設使罪犯向諳工藝。乃逼其盡力工作。稍惰者。卽加之以私刑。不患不竭意於切磋琢磨也。而罪犯之出品。可强迫商人代售。較市貿易以出銷。迨年終報告。必謂津貼若干。實則皆飽私囊矣。又有女獄之黑闇情事。更爲不忍道及。老者縲絏郎當。終歲不得一飽。少者塗脂抹粉。一刻不得自由。此中苦况。有非筆墨所可形容。閱者想已默會其意矣。

司法爲審判民刑事件統治權之作用。司法權以各級審判廳任之。審判官獨立審判。受特別之保障。不容立法行政兩權牽掣。固所以維持人道。保障

人權關係至爲重要。其制度則有高等司法係管理上訴之民刑訴訟。於京師則有大理院總檢察廳爲全國司法最高之機關。其次則有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於各省省會則設高等審判高等檢察廳各一所或數所。管理一省中上訴民刑訴之訟。又有分廳酌量增設。各縣則有地方司法。於縣中設地方審判檢察兩廳。管理地方民刑訴訟。其於繁盛之市廛又設初級審判檢察廳。然自民國成立。此等司法機關亦不過敷衍粉飾。仍以壓抑民氣爲根本。徒遺訴訟上無形之危險。一則法有未密。二則人才太雜。無法治之精神。故徒見其弊而未見其利。自各縣有裁撤地方廳。由縣知事兼理審判事務。而弊端甚。其黑暗實較前清行政司法混淆時代。且又過之。茲約述其大略如左。

一法官之不羈

裁判官爲裁判時。僅有服從法律之義務。而立於不羈之地位。故在司法行政之事項外。不須服從司法長官等之訓示訓令。苟司法行政官欲訓示法律之解釋。及論評判例之當否。而誘導裁判官之思想。或牽制之。如此則爲干涉裁判權。卽爲違法。又裁判官之職務爲終身官。依法律之規定。若非基於裁判之宣告。不得反其意。有免官及轉官轉所停職。免職減俸之事。以擔保司法權之獨立。與法官之不羈。於是而有現實之弊害。蓋此等制度。所謂與裁判官以職務之所有權者也。雖無學問者。遂亦得安其位。是此制度之功績。徒使無學無識之司法官。保有其官職。或顧戀祿位。忘其職分。恃終身之制。自安於無學無識。而受裁判者。乃大蒙其損害。蓋法官既不羈。法文又

至活。當其裁判時。儘可以己意附會法律。而加以自由之裁判。即使不當。而裁判官又不負責任。不若舊時之官吏。承審一案。苟有失察之處。必加以嚴重之處分。即使原被告不服判斷。提起上訴。難免不爲原判所惑。仍照原判宣告。即使得以平反。而於時效上。訴訟上。所發生之損失。已無從索償矣。

一法文之舞弄

法文至簡。事實至繁。以至簡之法。馭至繁之事。輕重出入。全視法官之所依據。及當事人之辯論。故此中弊害。隨在而生。不能枚舉。譬有趙甲向錢乙買某月份期某廠某牌麵粉一千包。付以定銀若干。尙未及期。錢乙將自己所有之定單。轉賣於孫丙。孫丙乃往晤錢乙。說明轉買原由。并照定單繳付價銀。向趙甲索取棧單。趙甲將貨價收取後。約明日交付棧單。迨至翌日。孫丙

久候不至急往趙甲行內尋覓趙甲。則趙甲已逃匿而行亦倒閉。查其行中往來帳目。則知昨日面付之貨款。趙甲至未解付某廠。亦並未買存某廠某牌之麵粉。所有貨款已付割他號之往來欠款。趙甲所言明日交付機單之說。實係哄騙。按之法文。應得詐欺取財之罪。孫丙乃呈訴檢察廳。而檢察廳以錢債往來。應歸民事訴訟。着自行扭交審廳起訴。詎審判廳又指為賣空買空。設計哄騙。有犯刑章。着向檢察廳起訴。此推彼却。而當事人為實受其害。

民事訴訟法中。有一種所謂附帶私訴。凡關於刑事訴訟之原告。訴人請求追贓。例如竊盜案。請追竊取之贓物。或請求損害賠償。例如被人摔毀物件。此人犯摔毀之罪。原告可令其照價賠補物件。或請求回復名譽。例如被人

破壞名譽。可令其登報回復等項。均可由刑庭於刑事判決時。或判決後。附帶審理判決之。因刑事之事實已明。易於審判。無庸移交民庭也。然有時法官有意弄法。必按私訴暫行規則第十八條之規定。移於民庭辦理。使原訴人繳納訟費。成爲獨立之私訴。蓋附帶私訴。免收訟費者也。如此則原告訴人。又必多費一番手續。而增益其訴訟上費用。且訴訟結果之期。亦因之而遷延。此不得不謂非法官之賜也。法官最易舞弊。而人不得指爲舞弊。蓋彼之舞弊。亦依據法律。何也。因律文之輕重出入。恒相懸絕。法官遂得以意爲之依據。而使分輕重。例如侵害生命之罪。凡殺人者。自死刑至一等。尊親屬則死刑。而過失致死。祇罰金五百元至一百元。尊親屬則二等。此故意與非過意之間。則視法官之意以爲出入矣。

一賄賂多門

法官既立於不羈之地位。而又有特別之保障。以維護其位置。故無人能束縛之。而加以干涉。然有一物足以約束而干涉之。則黃金是也。暗中運動。暮夜苞苴。請託之風。於今爲烈。且賄賂之門。四通八達。蓋今之法官。不論廳長。庭長。推事錄。事書記等。皆各有個人之私寓。以謀起居上之自由。不若前清官吏。深居簡出。難於謀面。無端入謁。又易惹人耳目。如以上海而論。則各處遊戲場。以及酒樓妓館。無不有若輩之蹤跡。故無在而非請託賄賂之門。不特此也。既有私寓。必帶家眷。既有家眷。必有親戚。於是而招謠撞騙。到處兜攬。生竟。法官則恃以爲爪牙。明知之而故縱之。立法本省人不得爲本省之法官。防維杜漸。固不可謂不周。然司法有司法之統。系聲氣互通。未嘗不可。

交換意見。且自交通既便。省界之見業已消除。而法官與律師。又無不合絡一氣。部令雖禁法官不得往律師公會。不得與律師往來。亦不得爲律師同居。以爲遠嫌地步。然必往律師公會。與律師同居。而後可以作弊。則愚笨之法官而已。機之凡有民事錢債案件。原被告之律師與法官。必有一共同之目的。原被律師。雖立於對抗之地位。當出庭時。各逞辯才。爲委託。又出死力。實則兩律師朝夕聚首。互換意見。孰爲勝訴。孰爲敗訴。早已胸有成竹。出庭辯論。徒爲表面上之競爭。敗訴之律師。恆乞勝訴之律師。退讓一步。爭得一些面子。即足以言盡職。好在律師之公費。初不因勝訴敗訴而有所折扣。惟酬勞費則從例外耳。

我言律師。乃憶及我鄉某公之軼事。某公者。我鄉之孝廉也。前清時代。苟博

得一第。卽足以驕鄰里鄉黨。取鄉民而魚肉之。鄉有訟事。必踵若輩之門。納賄請託。卽尋常細事。亦必往求一言以爲斷。無敢違者。以與縣官近也。某年有鄉民二兄弟也。因析產事。爭一織布之機。機以木製。價兩三元耳。兄欲得弟。亦欲得。負氣不相下。共願訟諸公庭。誓必得機以爲快。兄乃往商孝廉陳其所願。欲訟弟。孝廉曰。吾固能往見縣官。請官斷機給汝。然衙門之中外。而六房三班。內而門稿收發。以及親隨。在在需錢。以余之面。至省亦須百金。汝甘之乎。兄奮然曰。爭氣不爭財。區區之數。力能措也。遂訂期繳款而去。弟不知兄之已投孝廉也。方竊喜己之識。孝廉可以求援。因亦踵門請教。誓欲訟兄。以得機。孝廉復以語其阿兄者。語其弟弟。亦作色。誓不惜費。慨然以百金爲獻。迫兩造之金。旣已如期送到。孝廉乃宣言。將於某日入城。面見縣官。越

數日。孝廉告其兄曰。吾已見官。官言汝爲兄。機應屬汝。汝可歸取之。弟如與汝爭者。官言當重懲。若弟決不寬貸。今姑恕之。兄聞此言。手舞足蹈。樂不可支。叩首謝孝廉不已。其弟聞信。踉蹌至。將致怨於孝廉。孝廉笑慰之曰。汝勝矣。無急也。官謂汝爲人佳。當得機。然機已舊。得之不榮。官特另製一機。以賞汝。汝視之。較舊機如何。言次。左顧。則陳於廳軍之側者。果燦然一新機也。弟乃破涕爲笑。叩首如搗蒜。孝廉又語之曰。若先歸。明日當有縣差來。押此新機。送往汝門。并有酒食。爲汝兄弟言和。然汝獨得縣官之賞。汝榮幸多矣。弟乃欣然歸。驕其妻子鄰里鄉黨。津津有餘味。翌日。果有人儀機至。並酒菜一席。賞兄弟兩人。兩兄弟遂和好如初。不知一機之費。及一酒席之費。皆僅二三元耳。孝廉得二百元之訟費。祇費去七八元左右。其計之工。得未曾有。且

調和骨肉。息事寧人。亦有微功焉。今日律師之手段。大抵類是。非一人不能受。原被雙方之委託。特兩律師合作一孝廉耳。

一承發吏之價值

前清涉訟。每苦需索。往往有案未結而產已破者。然今之訴訟。亦未爲省。如爲民事。則訴訟有費。送達抄錄有費。證人鑑定人委託人有費。各項聲請有費。官紙印花有費。惟此等費用。均有規定。若訴訟費。則勝訴後。仍可收回。尙屬公而無私。無弊害之可言。而承發吏之額外索酬。乃無限制。試思承發吏一月之所入。薪水以外。連攤派所得之送達公費。即以上海地方廳之繁缺而論。亦不過十餘元。而充當此職者。須具有司法上之常識。能受嚴密之局試。又須有三百元以下之保證金。而鑽謀請託。運動賄買者。猶絡繹不絕。上

海之承發吏。且有前清之廩貢生員混跡其間。一缺之價值。須洋三百元。方得補實。苟非有大利可圖。若輩又何爲擲鉅款以謀之。因當事人對於訴訟之進行。所能直接者。厥惟承發吏。當事人欲訴訟進行之加速。則必賂承發吏。請其照拂。例如票傳一人。原告如納以賄。則爲加緊。否則延宕。被告如納以賄。則爲掩飾。僞言人已他出。無從送達。或無人代爲接受。或被傳人無法到庭。以爲緩期之計。原被無律師者。則懲惡之使。請律師。或原被自願托渠代請律師。則彼旣獲委託人之酬勞。而於律師處。又得三成之回扣。且有因事涉訟。未及開庭。經承發吏之雙方哄嚇解勸。取消訟事。而向雙方索酬者。又善代當事人對於訴訟上之籌劃。必周必至。故當事人恆喜與商確。而彼乃儼然一律師。非此等事。雖云弊竇尙稱文明。有時當事人亦實受其益。我同

鄉某君。一古希外之老人也。繼妻年三十。老夫少妻。安難於室。恆潛攜所有。偕意中人別謾棲止。財盡則歸。歸則復攜所有而去。恆累月不歸。卽歸亦不理中饋。反由老人執炊以進。某日復歸。將席捲所有以去。揚言俟老人死後。再來襲產。老人有子肄業某校。纔十餘齡。可欺也。故有是意。迨老人知已登車矣。急阻之。遂爲所毆。警吏拘之去。連贓移送地方廳。某君擬與離異。以絕後患。急遣人具狀往。既至。則正在審訊。問官以婦夫不睦。係屬常事。某君又無傷痕。因諭領回管束。某君拙於言。不能聲辯。明知領回。則不能管束。徒受其累。惶急無狀。其友某急以狀稿及銀幣十元。與承發吏。吏卽以未及繕正之狀稿上諸推事。始知該婦之不法。因改判覓保。然保出則逃。目前雖安。關係未斷。身後必受其累。該吏又爲設法。乃以無保暫押。後遂得以離異。俗語

云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尚有道焉。若未設地方廳之各縣。則其黑暗真足令人髮指矣。

一帮審員之舞弊

未設地方廳各縣民刑事件。由縣知事兼理。例設帮審員一員。由高等廳委任。此輩專事舞弊。與承發吏狼狽爲奸。以各鄉鎮之警察所長爲爪牙。以故所長之權。其尊無比。包庇烟賭。隱匿罰款。視爲分內之職務。勾結地痞劣紳。魚肉鄉民。恆私擅逮捕。勒索重賄。卽有強項者。忿而訴諸縣。則吏役之需索。紛至疊來。苟不滿慾。事不得達。卽達矣。則彼輩本聯絡一氣。勢不得直且加甚焉。鄉人畏之。遂莫敢如何。而此輩之舞弊益甚。錢債民事瑣案。不問曲直。先須論費。所索之奢。恆與所控之值相等。示期開庭矣。鄉人先宿而至。屆時

則又改期。多延一次。則若輩多索一次之傳達費。且傳達費依法應標載於傳票上。有法律所規定。不能多索一文。而彼等則否。任意要索。一若前清之差保。凡狀紙費。繕寫費。抄銀費等。亦無一按照法定之數收取。蓋欺鄉民之無知也。示期開庭。臨時而變。亦不盡屬帮審之弊。索賄未遂。而有意爲難者。事固有之。有時則係承發吏之舞弊。兩造實均到庭。而彼以某造不到。告帮審員。則訊期改矣。所苦者鄉人耳。輟其田事。負糧入城。除墳若輩之慾望外。一切食宿諸費。已罄共一月之糧。殊可痛也。鄰近上海之各縣。若某某等。每一禮拜中。其承審員必旅。數日稅居某某旅館。其所承審之訟事。乃於此期中磋商價值。以避鄉人之耳目。蓋官而商矣。其弊害尚可言乎。

一看守所與監獄之黑暗

看守所與監獄之弊。第一剋扣飯食。第二勒索陋規。若在女犯。猶有賣姦與強迫姦污之弊。而男犯之在看守所與監獄內者。苟有金錢或譜文墨者。則其自由亦非意料所及。鴉片烟禁物也。而監役以得賄故。代爲購辦。一榻橫陳。毫無顧忌。烟三外則蓋以賭。三抬一色。以消永晝。而監役則爲囊家。坐收其利。其通文墨者。則爲其同犯作家信。傳遞消息。或在獄中包攬詞訟。爲無名之律師。而衆犯則供給其費用。亦講資格。以入獄最久者爲前輩。例得享衆人之所有。而尤可駭者。則爲縱酒納妓。常醉後高歌聲聞於外。而典獄官則充耳無聞焉。此等弊害。卽今之某某高等廳。亦不能免。良可數也。

百弊叢書卷七

律師百弊

鷗波

吳謬餓死莫做賊氣死莫告狀又云八字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云窮不與富鬥富不與貴爭語似粗淺頗含深意世間俗事之衆多大半由財色氣三字中來兄弟分產爭田奪地爲財也妻妾妬寵暗有外遇爲色也朋友好勝揮拳打架爲氣也宣尼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老之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人能戒此三者則熙來攘往揖讓雍雍居官者亦無所事事草生圜室花落訟庭上古端拱而治不難復覩於今日

今之大張旂鼓狂吹法螺之大律師卽昔之賊頭狗腦刀筆害人之老訟棍也時代不同名稱各異究其實換湯未曾換藥更覺變本加厲昔之訟棍欺騙尙屬藏頭露尾作偷雞盜馬之勾當今之訟師敲詐公然明目放膽具降龍伏虎之神通吾故曰人苟不幸遇有訟事或原告或被告如果理直氣壯儘可挺身而出若自知理屈力短罪有應得聽吃官司可也苟不明事理又畏首畏尾徒欲借金錢勢力欺負良懦則蚌鵝相持不下未有不遭兩敗俱傷彼坐收漁翁之利者卽門前高懸黃銅金字招牌頭銜赫赫日本畢業法學博士中華民國之大律師也說起律師不寒而慄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忽焉兄弟失和家庭之間起風波矣妻妾邀寵帷薄之外有醜聲矣朋友徵逐酒肉之末生嫌隙矣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趁一

時憤恨怒火不可遏，遂起訴公庭，而欲伸胸腹之憤。於是學時髦，請律師，先講出庭公費，後講勝訴謝儀，所謂日本畢業之法學博士，一注生意來矣。律師生意到打官司，朋友霉頭觸進矣。

律師之排場如何，在下一一為閱書諸君道來。租起高大舒暢房屋，貨定細巧玲瓏器具，翩翩書記招呼，圓活俊俏茶役侍候，周到客堂擺設，清潔整齊，寫字間佈置瀟灑古雅，大餐檯白布如雪鋪地，席淨無可睡，壁懸名人書畫，間雜照片案供，紫窑瓶璧亂插花枝，報時之鐘錚錯，嚮辟穀之鼎噴射沈香，入此室處已令人生敬慕之心，而佩服大律師必有驚才絕技也。

書記先與主顧敷衍侍役，進芳茗遞香烟，主顧一呼煙一吃茶，不啻死鬼上孟婆亭吃了迷魂湯，心不由主漸漸入其圈套。

少焉。大律師從層樓下裝西洋裝。短衣窄袖。菱角鬚橫分八字。氣宇軒昂。書記笑顏紹介。主顧行相見。禮主顧。僂致敬。煮大律師。裝足身分。略爲招呼。一點頭。卽坐於沿窗寫字檯。手翻各種公牘。作忙迫狀。朗聲問書記王先生。這兩件可是今早審判廳送來罷。那兩件可是會審公堂送來麼。書記走近寫字檯。逐件檢出。一一回答。傳說張木林出獄後。渠母昨晚來酬勞費。遵照前議。決不拖延。彼一家已感恩不盡。李士孫結案以前。先付一半俟結案後。算清其餘。趙殿臣史芳洲黃羨雲。今早新鐘八點敲門進來。說二萬頭領到當日來謝。大律師聽至此。鼻中作一哼。面上微露笑意。兩只狠威凶毒之眼。光從托力克玻璃片中斜出。回視書記曰。張木林真便宜。煞俚如請了別位律師。這椿官司起碼要宕五六年。現在五百洋鈔。謝儀連公費弗滿七百只。

洋居然放出來真正便宜煞俚趙殿臣史芳洲兩家頭最是壞貨下面官司翻到上面銅錢還弗肯爽爽快快拿出來真所謂人有良心狗弗吃屙等到二萬頭公堂上領到總歸要經過我手要搭俚從新講講來書記含笑答道是是律師說至此卽在皮夾中挖出一枝雪茄煙侍者早已趕過來劃了自來火湊在大律師嘴上呼旺了大律師伸了一個懶腰將身體斜靠在活動圓椅上眼皮一開一闔嘴唇一張一閉細細吸這雪茄烟一若構思着意者主顧至此時卽軀身致敬出其誠恪之聲浪大律師兄弟有件不平事須與大律師商量可否必操勝訴如仰仗大力勝利將來酬勞自當格外從豐斷不過橋拔橋有負隆情

大律師聞至此形似不甚經意斜睨其目一視主顧閣下有何不平事須將

事。實。理。由。說。得。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我。方。可。按。諸。法。例。據。情。起。訴。縱。使。理。由。
糾。葛。事。實。牽。強。我。亦。可。研。究。入。細。亦。可。於。無。中。生。有。強。辭。奪。理。着。輸。棋。變。贏。
棋。騎。死。馬。當。活。馬。此。事。全。在。乎。看。律。師。之。法。例。熟。與。不。熟。口。才。之。好。與。不。好。
交。情。之。廣。與。不。廣。手。段。之。靈。敏。與。不。靈。敏。分。高。低。見。雌。雄。說。至。此。大。律。師。作。
洋。洋。得。意。態。復。大。吸。其。香。煙。

主。顧。將。父。死。後。兄。弟。三。人。分。產。事。從。頭。至。尾。一。一。說。明。長。兄。如。何。託。大。幼。弟。
如。何。被。母。護。持。現。在。本。人。名。下。所。分。得。者。不。敵。長。兄。十。分。之。三。四。並。不。及。幼。
弟。十。分。之。六。七。且。指。定。分。派。良。田。美。地。盡。爲。兄。弟。分。吞。我。本。人。所。有。物。盡。屬。
下。身。劣。貨。自。以。心。懷。不。甘。欲。請。大。律。師。伸。冤。我。弗。想。喫。過。兄。弟。但。求。分。派。均。
勻。於。願。已。足。如。能。達。到。目。的。當。從。優。酬。謝。

大律師曰閣下此事頗有研究之價值宜從速着力進行一失時機後悔難追主顧曰鄙意正爲此也於是袖中取出年歲籍貫名單家產數目講定公費三百元先付二百以後勝利提所得財產二成酬勞大律師囑書記立予收據交還當事人當事人去大律師付房金付米店付電燈費付用人工資付書記薪水付老婆裁縫帳一百塊洋鈔不多半刻功夫祇賸五六元七八角而已

此後當事人一次一次的到律師公館來候音信彼兄弟亦早知第二房請律師訴訟矣於是亦請律師抵制各投門路各獻神通邀親覓友以壯聲勢日復一日遲之久久脚皮走脫鞋底奔穿而審判廳下通知書訂期禮拜七開庭矣

自居易琵琶行詠潯陽妓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請律師審判廳起訴彷彿似之當事人頭昏胃燥意懶心灰欲進不能欲退不得一庭開過又是一庭勝亦不勝敗亦不退雙方律師舌劍唇槍推事聯爲一氣以待時機成熟視各人之力以定勝負何嘗問及法例何嘗顧及公理此方勝則彼方敗而賢昆季之產破矣謬謂殺人不用刀今之大律師定評也嗚呼勝不過人何不自早悟尙欲與若輩周旋哉此中黑幕千奇百怪層出不窮此不過顯而易見者一端而已然卽此一端已如是其餘可概而知

百弊叢書卷八

鄉紳百弊

憤世

中國社會上有一大羣的人並不爲官偏與官通聲氣又不爲農爲工爲商偏要與農工商相來往挾了特別的身分成了特別的階級一言一動脫不了官場的模樣一衣一食儼然富貴的氣概所作所爲有時踞傲到萬分有時卑謔到萬分諸君知道這般人到底什麼人呢就所謂鄉紳是了

鄉縉二字當初命名的意思表示他是鄉黨中的縉士這般人物大概罷官歸里的居多也有名登甲榜並未作官的平日遇着官有用民的事賴他開導民有疾苦的事賴他向官陳情這種鄉紳在從前官民都借他的力仗他

的名狠做些裨益地方的事業故社會上似乎少不了這樣人到了晚近時代一般鄉紳幾乎成了病國殃民的害物這什麼緣故呢容在下慢慢道來

現在的鄉紳心術大壞有利自己的事拚命運動必求成功否則竭力反對必使破壞這事體的是非大局的利害一概不顧

其次品行不好遇着勢位尊的權力大的他就卑躬屈節百般奉承見了沒有勢位的沒有權力的他就夜郎自大萬分驕傲於是所做的事專圖把結勢要不顧公理了

還有一層權利的念頭太重無論遇到什麼事總要得些好處佔此更宜并且貪心不足有了白的還想黃的既得財了又要權了弄到地方糜爛亦一

些不顧。

鄉紳的心術品行作事壞到這般地步所以社會上聽了他的名字人人厭惡見了他的影兒人人遠避然而這般鄉紳你厭惡他他越要掉鎗花你遠避他他越要轉念頭心思的惡手段的辣真是教人害怕在下沒事講些列位聽聽。

無論那一省總有幾位大鄉紳不但做過前清大員就是民國的總長次長。咧。督。軍。省。長。咧。他。也。曾。做。過。這。般。大。鄉。紳。奧。援。狠。多。神。通。狠。大。一。省。之。中。什。麼。財。政。啊。教。育。啊。實。業。啊。須。得。有。他。的。分。兒。一。年。要。撈。整。萬。銀。子。方。穀。過。用。還。不。算。咧。遇。着。機。會。又。要。將。礦。產。啊。鐵。路。啊。森。林。啊。工。廠。啊。非。抵。卽。賣。送。到。外。國。人。手。裏。去。列。位。平。日。都。看。報。紙。試。問。那。一。省。沒。有。這。種。事。情。就。知。道。在。

下說的不虛了。這是大鄉紳弊端。比這般鄉紳低一格的社會上稱他小鄉紳。他的權力。穀不上賣礦賣路。就求一縣之中作假公肥私的勾當。什麼積穀咧育嬰咧浚河咧辦學咧。他總挨一脚黃事就在這裏頭。殺死要錢千思萬想。慢慢侵蝕他的家私。日增一日。地方的公款到底無盈有折。列位試看近來報紙載的蘇省某縣某董經手公頗五六年虧用十多萬金。雖現在派員清理將來一紙混帳而已。況人已死了。向誰去追還呢。且這種款子斷非一人全沒。共同辦事的都有分潤。若輩結成團體查的人多是用的人。那有澈清道理。所以這般鄉紳任他來如何窮告任了三五年。董事就個個腦滿腸肥。置田產。造房屋。娶小老婆。本外。又大麻雀安逸快樂。一言難盡。這叫做小鄉紳的弊端。大鄉紳小鄉紳以外。

社會上還有老鄉紳靠着祖上做過官登過科甲遺下來有的財產外面官場中有親戚故舊的交情在鄉黨中算了一位紳士在地方上也有勢力就敢胆大妄爲漁肉良懦放債必取重利收租毫無體恤不遂其慾往往借官力去壓迫人見他與官通氣雖受剝削的痛苦只得吞聲忍氣這般鄉紳有財有勢往往擇肥而噬侵占人家田地吞噬人家財產無惡不爲最好惡的佔孤孀淫閨女縱慾箊理人亦敢怒而不敢言列位想想這不是鄉紳的弊害麼

鄉紳中最下等的大概稱他破鄉紳古人有句話青皮頭鄉紳脚其無賴可想見了這種鄉紳先世都是顯宦到了若輩狂嫖浪賭又要吸烟產業蕩然於是販私烟設賭局潛通匪類擾害鄰里蘇省某縣某鎮有一位破鄉紳混

號張大爺論到身分確然名孝廉的孫兒卽他的伯叔有出仕過的有中過鄉榜的親戚中尤多政界人物什麼表兄咧姑丈咧母舅咧有的是煌煌知事有的是赫赫議員還有一位姊丈現任官產駐辦他倚仗一般勢力就專幹不正經的事遇着私鹽來領了販賣從中分利遇着拐匪來婦女賣到人家做妾婢兒童賣到庵觀做徒弟他亦有媒金到手一到寒冬新春聚賭抽頭地方上的董事們警察廳非是親戚故舊都是同幫弟兄誰來與他認真家裏又開設一片烟館他的奶奶時時來上海販土這販土的法制又別人家睹不到的馬路上幾位有名偵探大半與他同山願全帮誼天然處處招呼沒有失風的事火車上的稽查月月送了規矩不但不來查問有時風聲緊急還肯添他攜帶到了車站便有轎子等候接到駐辦公館裏去列位想

想他一人果然無法無天快意極了試問地方糟也不糟這是破鄉紳的弊害

一省地方有了這大鄉紳小鄉紳老鄉紳破鄉紳四種人物已擾得天昏地黑一般良民時時有苦嘸說處還不算數尚有一種假鄉紳在地方上混攬這般假鄉紳到底什麼樣人呢不是前清的刁生劣監便是民國的縣市議員平日把結幾位大老認識幾個官署職員奔走逢迎卑鄙齷齪於是到鄉黨中換一副面孔擺起臭架子裝出大模樣遇着人家細微爭執他就教唆涉訟引了上衙門走門路破人家產把已私橐至於孀婦再嫁須送他一份媒禮田土交易須派他一份中金平常時間什麼肉啊酒啊雞啊蛋啊柴米啊必須供奉還有年關月節借貸咧合會咧必須應受如是他亦不與你作

對方得太平度日不然他就無風生浪接木移花自己失了鴨誣說你偷自己走了貓誣說你盜條而報告警局條而起訴縣署弄得你落花流水歸根結蒂仍須孝敬他錢饋送他禮纔得安逸這就是假鄉紳弊害唉唉我們中國產出了這一大羣鄉紳蠹國家刮地方弄得國弱民貧他的罪孽列位想想重不重呢在下敢說一句爽快話要中國富強民生安樂請大家將這般鄉紳先革起他命來

舉發被陷

指嚴

某鄉鄉民高某爲人私造軍械有村人金某積貲頗富偶聞其事懼其接濟匪類於己不利也酒後突至高家抄出器具多種因思此犯禁之物必須呈當事者乃往告鄉董某紳董遂立遣警探往捕既獲高押到辦公處假詢問

爲名與之論價。孰知高本棍徒略破費數元，則可欲其多出，則情願吃官司。談判半日，僅允十五元。董無奈受之，然慾壑未填，意怏怏也。高正囑金甚屢思報復，未得機會，以告董。董大中所懷，乃謂之曰：「汝既處心積慮，我薦錢先生爲汝謀，當可得萬全計。」錢先生者，居董處之包攬詞訟者也。高以告錢。錢領之。越一日，金家果發現風潮矣。謂當金查抄之日，失去洋鎗二枝，以金賠償。金與力爭無效，訴董。董不理。正紛擾間，錢忽入，請金茶話。金從之，進而問計。錢謂事須涉訟，萬事我可擔任。金問需幾何錢？謂一二百元足矣。金乃以棉花未售，一時無款，却之。蓋因其開盤過大也。錢見事不成，乃退而招高至。謂之曰：「汝由已名遣人去，未能如願，不如串他人往索，謂係鎗之原主可也。」越日，果有水姓者踵金門索取金計窮，乃訴於水之同鄉某紳，懇伊出任調。

停某紳見其苦況尤之爲往返再四始以百元賠償了事事既畢金以禮物送某紳不受乃設筵謝之爲董所聞大恚謂案自我鄉而謝筵不及彼縱以爲了事我却不可金旣賠鎗我須辨彼之強盜罪名看彼如何對付金大署乃加設二筵宴之復贈禮物若干至高所得百金不知如何分配也

百弊叢書卷九

警務百弊

維持社會之治安舉發地方之奸宄厥惟警察是賴故東西各國莫不注重警察行政而任警務之職者尤必遴選心地公正才略機敏之人才且組織完密賞罰嚴明所以各盡責任既不敢濫職誤公亦不敢越權妄爲於是國與民均蒙其益中國警察行之殆二十年矣京師設警察察署有總監各省設警務處處有處長各縣設警察所所有所長全國警察費歲計達千萬元然而社會之治安不能維持地方之奸宄不爲舉發有耗於國無益於民其故何哉一言蔽之弊而已矣

中國政治莫不弊多利少而警務之弊直接足以害民間接足以病國例如盜匪初起不過少數莠民假使警務整飭捕之治之即可弭平無如身任警職者放棄責任視如漠不相關坐使結黨橫行擾害閭閻尤不肖者受其賄賂暗與通氣匪徒之胆益大地方之害愈深迨釀成巨禍莫可隱諱更鋪張其詞倉皇告急政府則調撥軍隊厚集兵力如臨大敵而對於養癰成患之警察不加嚴責幸而早平反可邀上賞不幸而延長兵禍國家靡費餉餚人民喪失生命生產彼負保護地方責任之警察無損毫末昔年河南之狼禍近日各省之匪患皆由警察有名無實醞釀成之也。

警務根本上之弊病凡任用警察官吏並非因材器使純爲敷衍情面警務總監居最上級之地位得膺其職者非某派之領袖卽某黨之要人至於學

問如何才幹如何經驗如何則不問也降而爲處長爲所長何莫不然此輩既以黨派關係攬得位置於是但就其黨派中人竭力安插營私植黨莫顧地方之利害夫如是警務廢弛弊竇叢生遂不堪聞問矣

中國警務之弊雖罄西山之竹不能盡書記者非好爲揚惡藉作蕩蕘之獻深望當道諸公以國家利害爲重以人民痛癢爲懷毅然整頓斯則區區微意也茲就其弊顯著而莫能諱者條舉數端述之如次

(一)苛收捐款 警察屬於地方行政警費應就地方籌集若不足國家始補助之警察捐之名目甚多如房捐茶捐鋪捐航船捐車馬捐以及妓捐等不堪悉數在官廳言之警察捍衛地方取之似不爲虐在人民思之當此百業凋敝生活艱難供之力有不逮但果能示之以誠處之以公一般小民亦

當仰體上懷何妨曲諒。然而收取者一味苛待毫無惻隱之心。例如收房捐不願其租金之多寡。收茶捐不問其生意之盛否。其他各捐大率類此。設不遂其慾。即用暴橫威權或封閉或拘押任情妄作毫不顧忌。記者本鄉僅一小鎮市面房屋計其房租每日不過數十文。大半貧戶所倚藉以糊口而警局房捐多者每月千餘文少亦數百文。即店鋪亦無充實資本。每日貿易不過四五千文。並無店夥祇夫婦二人自爲店員。而警局鋪捐無一不每月千餘文。此等捐款無異絃臂奪食。但警所恃爲的款務須按月清繳。稍有蒂欠拘入管押。不但捐款絲毫不得減少。并且花消種種私費。是以居民對於警察。並不受保護之益。徒然感剝膚之痛。此警務之弊一也。

(二)擾害商民 民國成立捐稅疊出。若印花稅也。牌照捐也。菸酒稅也。一

般商民幾乎不暇應命中國千百年來素以薄賦輕徭爲仁政之施今政體
共和而捐稅反重於君主時代數倍人民國家思想薄弱因此已覺駭然況
施行之初章程條例容有未知而政府祇圖收入之增加不肯曲諒動輒加
以違抗國稅之惡名而寄調查監察之權於警察警察恃上官之命令於是
生種種擾害之弊卽如印花一稅照章有關信用之契據簿冊均須黏帖警
察於調查時凡商家有閒雜簿冊而未帖印花者卽指爲逃稅處以苛罰亦
有無足重輕之抄帳本無黏貼印花之必要而警察見之認爲票據處以逃
稅之罪記者有戚某君開米店於青浦店中有家用日記簿一冊此乃記其
家中私事照章無庸黏貼印花詎爲警察查見指爲逃稅威嚇勒罰某君不
服與之辯論卽被拘押所中某君自知理直與警官抗辯警官乃移花接木

誣其抗拒調查侮辱警士移縣知事署縣知事張某素以貪婪著名暗中授意於商會會長希冀某君行賄和平了案而某君固執寧至玉碎毋爲瓦全而張知事亦怒竟處以一月之拘役三百元之罰金此雖知事非法判斷而追溯禍源實由警察有意擾害釀成之也此警務之弊二也

(三)縱容賭徒 賭博之事最爲擾害地方小則廢時失業大則窩盜藏匪警察負稽舉發責任宜如何嚴加取締乃近來各處警察非惟不加干涉且收受賄賂故意縱容此等賭徒於是胆益大而勢愈張往往終年失局引誘良家子弟喪業傾家其害不可勝言尤爲奇怪者偏僻村鎮所設之警察分所及派出所竟有以賭徒首領任爲巡官巡長者此種怪象幾乎無縣不有而水警尤多卽如江蘇某專署署長原一聚賭通盜之梟匪現各分署署長

皆係著名賭徒此輩遇年關歲首仍舊號召羽黨設局聚賭莫敢顧問即陸警之中類此者亦不少如青浦縣警衛隊隊官楊某原以聚賭藏匿屢犯刦案於光復之前被捕到案定以永遠監禁之罪今則一躍而爲警官矣又有金山某分所巡官曾以開賭抽頭屢次犯案今爲巡官其舊時朋類專在其管轄區域內設局聚賭遇人告發該巡官竭力爲之包庇又如松江縣某派出所巡長亦屬著名賭棍嗚呼以保護地方之重任委諸此輩宜乎各地賭風不息也此警務之弊三也

(四)包庇烟販 鴉片煙弱種弱國貽害最大久已垂爲禁令警察負稽查舉發之責果能實力奉行烟氛早爲撲滅無如各處警察不但放棄職責一味漠視並且收受賄賂爲之包庇間或有烟犯獲案大都是初出茅廬未與

接洽遂不能逃免。記者故鄉烟禁之弛罕所聞見。私售之家有六七處之多。私吸之人較諸未禁以前有多無少。目前烟價較昔日昂貴二三十倍。故以此傾家者不堪指屈。即記者族人受鴉片之害不下一二十八人。其烟土之來源皆由烟販據。穀中人言一鄉之中業販烟土者共有七八人。此七八人中有張某金某計某三人爲首領。凡上海松江及本地之警察三人每月各酬金若干。故攜帶往來絕不檢查。至火車中之暗探路警亦按季報酬大概每月此等私費在四五百元左右。洵駭人聽聞矣。至於私售之家。警察中有烟癮者。由此數家供食無烟癮者。每警察一名合送小洋四角。名曰茶酒費。巡官巡長都屬本地人或屬戚友或係本家。雖不收例規而四時之禮物。臨時之挪借。其中暗昧不能確知矣。記者於民國六年夏秋間曾作長途旅行。

由上海循長江航路抵漢口循京漢路線轉正大鐵道抵太原復折回入京。師又循京奉津浦滬寧路線仍歸上海費時共四個半月中間經過之地稍有名勝者皆暫卸行裝多則住一週少或一二日每向居停主人詢及鴉片烟毒僉云難於淨絕叩其何以不能淨絕之故莫不謂當地警察暗收規費不肯認真舉發以記者所到之處大概市面繁盛烟窟亦多至於蕪湖九江漢口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下關蘇州閶門各巨埠旅館之中居然有一榻橫陳吞雲吐霧而警察夜間檢查旅客僅至賬房一閱循環簿卽爲了事且據茶房言按月皆送例規故明知有烟具亦置諸不問此警務之弊四也。

(五)通同盜匪 稽查盜匪爲警察責任且耳目較近易於盤詰故警察誠能實心實力認真辦理盜匪斷不能匿迹更何從而生患乃今之各處警察

往往有通同盜匪情事雖不敢謂處處皆然其間要亦不少其故因警官巡士非盡由警察學校出身大抵爲警官者都豪猾梟黠之徒爲巡士者都失業游民之輩未任警察之前本與盜匪接近既任警職以後勢不能與盜匪斷絕而盜匪亦知不勾通警察不能有爲於是或借舊誼而相往來或納賄賂而相勾結治警察通氣可達其刦物擄人之目的矣凡警察與盜匪既通聲氣遇盜匪搶刦佯作不聞迨其事畢僞爲追捕或約定時日乘夜深人靜來大幫盜匪先包圍警局縛其人奪其械然後大肆搶掠當地居民無一幸免諸如此類俱足掩人耳目雖事主亦曲諒其力之不逮不疑其暗通線索昔年袁氏稱帝南方反對江浙交界之州縣日日有獨立風聲蘇省之金山縣知事某增添水陸警察以期捍衛地方維時有緝私營官某密謀起事乃

賄通警察驅逐。知事宣布獨立時，值忙銀旺收縣庫存積數萬金，皆剖分之。厥後聞大軍將至，緝私營長捲款出走，而水陸警察以克復報捷，上司嘉其功，實則暗中通同一氣，其目的所在，即互分此數萬金，縣款而已。不然，猶是警察也。獨立時，抵抗力何其弱！克復時，又何其強耶？又青浦縣屬濱近灘山，湖之某鎮有警察局一所，警額約二十名。前年冬忽探報有大幫盜匪將至，商民驚惶，請警官率隊前往抵抗，豈知已受運動，以衆寡不敵爲辭，羣衆駭至。然而事殊危急，有少年好事者借警局軍械佐以民間自備鎗枝，集得約三十人，持以前往見匪，船已有十餘號泊於市尾之西，衆鎗齊鳴，盜匪出於不備，遂解纜颶去。全鎮得以保全，蓋盜匪恃其與警察勾通，將謂如入無人之境，初不料民團驟集竟來攻擊，是以紛紛逃竄，事後商民通稟上憲，僅將警之。

官罷斥而已此警務之弊五也。

(六)凌虐良民 警察章程有處分罰金及拘押職權但罰金之數目甚少拘押之期限亦短乃今日各地警察所即藉以凌虐良懦往往有並不涉於警察範圍之事加以罰金或拘押之處分者例如業主之於佃戶以租息糾葛發生交涉此乃債權債務關係或權利爭議明明屬於民事範圍依法應由正式法庭裁判非警察所得干預然而各地警察所受業主之私費即拘佃戶管押愚民失其身體自由便感痛苦雖非法之義務亦肯履行設佃戶稍有常識與彼爭辯則誣以侮辱警吏等罪移送法庭邇來法界人員其黑暗一如警界受到此等案件依其所訴擬定刑罪無論如何冤抑彼不問也又如鄉間以田地細故致起口角此乃經界問題依法亦應由法庭裁判但

一。方。面。稍。有。財。勢。亦。往。往。納。費。警。察。所。拘。相。手。方。管。押。以。剝。奪。其。自。由。使。之。
拋。棄。權。利。此。等。積。弊。到。處。皆。有。嗚。呼。警。察。以。保。衛。人。民。爲。天。職。竟。甘。爲。勢。豪。
傀。儡。凌。虐。良。懦。無。所。不。至。此。警。務。之。弊。六。也。

(七)收受陋規 今日之警察所無一不收陋規其行為之卑鄙名目之繁多較諸滿清末季佐雜衙門有過之無不及近來鄉鎮茶肆大半有麻雀挖花等小賭當地警察視桌數之多寡以定規費之輕重大概每日七八十文或小洋一二角美其名曰貼補油燭費其他酒館水菓店食物攤宰牲所或每月致送或每日收取數之多少不等如其不納此項規費警察即可借檢查物品以重衛生名義多方挑剔使不能營業甚且拘局判罰勒令閉歇亦時有所聞蘇省某縣警察所其區域內廁所亦收例規美其名曰糞捐有徐

某抗不從命警所派警毀其廁所徐乃以毀壞罪起訴警所以有礙公共衛生抵抗縣知事袒護警察率判徐以不顧公益處五元之罰金於是該處糞池莫不分其臭錢送諸警所源源不絕此警務之弊七也

(八)侵吞罰款 警察條例雖有判罰之權但不得過鉅然現在各處警察所往往違例判罰此等受罰之人大都烟犯賭犯如送法庭判斷不能僅以罰金了事故明知其違反警察條例亦不敢抗例祇有俯首聽命而已警察所對於此種罰金除以少數額呈報外餘悉吞沒大概每年此等款項管轄區域稍廣之警所不下千數百金是以各處警吏其出息實較前清捕廳典史爲優予有舊友龔某昔在外蒙某王教讀漢文每年修金二千兩吾輩窮措大孰不歆羨迨光復後龔歸里任地方事未幾謀得警察分所長問其每

月薪水祇三十元予常詰其何以舍尊就卑龔謂遠游種種困苦宵在梓鄉盡義務予初信之龔雇用書記某君亦予總角知交一日論及此事某君曰此乃龔之欺人語目前出息歲可三千餘金予大爲詫異詰所從來某君曰警所獲到煙賭人犯判罰祇少百餘金多者二三百元若輩亦極甘心此等罰款不給收條完全吞沒其他居民違犯警章零星罰款給收條者不過十分之三四其餘繳款完案不索收據既不出給收據其罰款天然可吞沒除少數分潤所中諸人外多數入警官私橐是卽警所生財之法也予聞某君言始恍然於龔之辭尊居卑實有大利存焉嗚呼區區一警察分所終年罰款侵吞有如是之巨其他可想而知矣此警務之弊八也

以上八端舉記者所聞見者言之其爲記者所未聞未見者正復不少警務

弊竇之深若是願負責者加意焉。

百弊叢書卷十

偵探百弊

守險

偵探之名稱。亦倣效歐西制度。爲軍警兩界之緊要人物也。凡幽深秘密之處。無一不爲之揭破。防微杜漸。不致釀成大亂。皆此輩之力也。故用之而良。固足以衛民用之不良。反足以擾民。無如中國之偵探。大半爲地痞流氓所充當。素具敲詐性質。一旦就職。則強暴狠戾之手段。凡人所不忍爲者。而皆爲之。若歐西則反是。必求學識精深。心氣和平之人任之。遇事必先調查其形跡。歸則研究其事實。甚至一事亘三年五年之久。而破獲者有之。以致弊少而利多也。而中國自有此名稱以來。蒙其利者。固不多見。受其害者。恐罄。

竹難書其弊竇也。

偵探有一種暗號。同夥中謂之切口。然偵探之有暗號，固所合宜。而何以仿江湖下流名詞，亦稱切口耶？此種人之品行，可想而知矣。其切口最有關係，於作弊內容。茲擇其緊要者錄之。如稱警探曰（本犬），軍探曰（巡犬），以人呼犬，卑鄙已極。其意取犬能守夜，雖黑闇可尋覓之義。如稱錢洋曰（東風），盜曰（大漢），賊曰（小漢），黨人曰（財生），破獲曰（出公），販賣婦女曰（開條子），牌曰（葉子），骰子曰（點子），販土曰（黑老），私烟間曰（燕子窩），領賞曰（上清），冒功曰（遮黑）。一切惡濁名詞，皆爲同夥中通談套語，以爲不熟此切口，必非同道出身。同夥中皆貶視之也。

袁政府時代，爲偵探風頭最健之日。種種罪惡，書不勝書。致於誣害良民，私

押勒贖。強佔少女。誘拿黨人等等。社會中已朝聞夕見。不以爲異。最恨者。即居住不得自由。每有無故闖入人家。任意搜索。偶有以法律抗者。則輕輕以亂黨二字贈之。羅織罪名。務使飽嘗囹圄苦況。甚至因此而致之死地。故人民尊之敬之。即使奴我隸我。不敢少縱鼻息也。及袁帝罪盈暴死。政治革新。此風稍殺。宜乎此輩之飯碗絕矣。不意一轉瞬間。又發生南北界限。而此輩又嶄然露頭角。雖不如昔日之盛。遇之者恍若瘟神過境。有禍而無福也。茲將醞釀弊竇方法略述於下。

(一) 假獻功 嚴捕黨人爲偵探第一能手。然既爲黨人聯絡黨人必多聲勢。必大偵探遇之往往不敢過問。而時有捕獲之者。證據確鑿。明正典刑。皆從何處來耶。其弊竇非常深毒。每聞上官購某某黨魁急。彼預雇探夥數人。

謂夥曰。如此重賞。不知何人享受。然得其首領。固難。但願捕得黨夥數人。賞金雖微。不愈於無所獲乎。探夥問計。將安出曰。非汝輩作証不可。票布介紹。堂余所常備。設使硬捕。市中無賴子一人。誣爲黨夥。彼必不肯承認。若汝輩有人挺身出庭。謂與此人同黨。以票布介紹書。證實其罪。按必立決。汝能出首作證。非獨無罪。且有大功。余當爲汝再說明之。何患不遽得賞金耶。於是夥之愚魯者。允之須更。果牽一形以軍人者來。與夥同入法庭。法官問之。此。人茫無所知。極口呼冤。夥卽將種種憑證。指明其罪。法官循例。每鞫黨事。見有實據者。立刻決定。而貪賞之探夥。亦飽嘗衛生丸風味。急欲辯冤。已無及矣。

(一) 假索酬 凡鄉鎮有爲盜刦者。投狀報按。必飭偵探。探明盜之出沒處。

所然後派兵捕之。無如盜跡杳茫。久不得其痕跡。而事主一再催迫。不得不以素養白鴨以了此案。何謂白鴨。亦偵探一種名稱。平時搜羅年輕乞丐。衣之食之。兼以錢供給之不少。吝及事急。央之曰。案久不破。法必隨之。汝能爲我一解此厄耶。最烈者不過監禁數月。余當拯汝出險也。白鴨素感其恩愧。無以報。必輕諾之。迨至法庭。先自承認盜黨。立遭大辟。而偵探卽趨事主前。佯作困倦情形。謂破此按時。歷盡艱險。卽探夥亦疲於奔命。雖原贓不能得。而恨氣因此消釋矣。事主聽其口吻。無他要求酬謝而已。

(一) 假贓證 煙土爲偵探大宗進益。凡久作私販者。無一不與之通同一氣。設有一二未與之接洽。終必爲具破獲。貨多者。則沒收而情放之。貨少者。乃報明于上。藉領賞資。然所呈報者。皆爲乞丐一流。非獨不能取信于上。兼

不能遮外人之耳目。不得不作弊以謄蔽之。其法以麻油渣等類切成方塊。晒乾。用煙水灑之外。裹油紙。儼若紅土邊土形式。帶至近市之鄉。暗藏于古坑或茅廁之中。然後趨入該管區域內之機關。僞謂有私販四五人。交頭接耳。定有烟土夾帶。某卽尾之至鄉。彼等亦明知某已察破情形。卽將大包拋藏某所。某思當時緝獲無如彼衆。我寡勢必不敵。故特奔回密告耳。機關中聞此消息。誰不奮起。然率衆起贓。貨能謹守秘密。乃會合當地禁煙局。同往該地檢之。果有一大紙包。啓其覆。則烟土氣味自鼻觀入。決不疑其僞也。然衆目昭彰之物。無可藏匿。少許。卽以火油等惡劣之物灌之。使之不能復用。暫歸禁煙局收貯。以備他日焚燬。而偵探之功甚大。或者可領公賞也。

(一) 假盜匪。偵探久無破獲。按件相形之下。未免見紺。使徒黨流言於外。

聲稱某處有大股盜匪。約定某夜刦搶某某村落。惟聚散無定。事前不能緝捕。并相戒該村於某夜緊閉門戶。聞有鎗砲之聲。不得出視。消息已探得確實。切勿兒戲云云。鄉人固唯唯聽命。而營中兵士素來但吃糧不管事。一聞某夜捕盜。莫不警惕於心。但願屆時做作聲勢。盜能聞風而走。誠屬萬幸。是晚居然排隊出發。偵探因爲嚮道。至附近村落駐劄。鄉人早已深匿戶內。誰敢少出窺探。迨夜方半。遠遠地果有火光一道。轟然起鎗砲之聲。兵士等以爲盜衆果至。咸手忙腳亂。不問其盜在何方。急撫鎗砲從火光處亂擊。靡費珠彈無算。後聞四處聲息。盜必聞聲。遠竄。大唱凱歌而歸。至明日。誇示於人云。昨夜與盜匪接仗。差幸人人奮勇。方得大勝回營。不知皆中偵探一人之計。預使徒黨伏於遠村。用金錢砲假作鎗砲。冒充盜匪。以逞其探事之能。一

則可邀賞於官廳。一則可索酬於鄉村也。

(二)假嚇詐敗類偵探與嚇詐黨往往聯絡一氣否則嚇詐之事層出不窮。何破按者若是之少耶。其入手辦法先遞恐嚇信於游戲場或大商號大宅居等其投信之人專雇當地癟三衣之食之何樂不爲設使當場捕獲仍入偵探之手。謂其爲窮所迫並非有意入黨。不過爲黨人供驅策耳。拘留數日而釋之函中必註明地址以便接洽擇老婦之無依無靠者以作臨時機關。使事主或捕役見之無可加罪。不過曰黨人之有意誣讐耳。如事主堅執不允不得不逞手術以相恫嚇乃不傷人之空炸彈時發現於幽密之處急飭偵探以偵緝之。詎知偵緝者此人擲彈者亦此人何處能覓得耶。如再不允則用旁敲側擊之法遍寄信函於該場附近各商店促其從速遷移。謂將

於某日。以若某重量之大炸彈。奉贈該場。諸君若不速遷。恐遭殃及。某等有言在先。決不任咎。云云。一方面又致信與該場內執事。囑令迅速解職。慎母戀戀於微末之薪俸。致蹈粉骨碎身之慘禍。語言大略全前。同時又致函於該場經理。增高其要索之款。於是各商店首就該場辦理。磋商解決方法。執事等亦羣起恐慌。爭相獻策。該場經理無可奈何。祇能以金錢了此轢轔。而轉輾經理之人。仍爲當地偵探。噫。黨人雖狡。若無引狼入室。無敢如入無人之境耶。

偵探所以輔助司法行政之不逮。然我國之偵探。直同一有執照之匪徒。無惡不作。形同魑魅。特美其名曰。偵探。以便魚肉良民而已。偵探係一種專門科學。非麤心浮氣者所能從事。既須富有學識。又須有觀察力。推斷力。以鑒

別其所遇之事事物物。正確無訛。外國偵探大家。於俄頃之間。值一人。欲推索其人之歷史。及其業。尙祇一觀其人之容貌舉動。一觀其人之衣履。一觀其人之指甲。一觀其人之食指拇指上之胼胝。已足確定其人之所業。卽見其肌之一動。目之一瞬。亦能知其心中所思。而我國偵探之絕技。乃迥異乎是。試爲約述如左。

一敲詐之技

每一偵探必有偵夥數名。爲其爪牙。所謂探夥者。皆市中萬惡之棍徒。掀風作浪。無中生有。爲若輩之能事。凡鄉愚無知忠厚懦弱者。流苟腰間。稍有黃白物。若輩卽百計詐之。必償其所願而後已。其敲詐之術。層出不窮。或冒認親友。捏造假據。譬如。有某甲。於此若輩。苟於其所帶之行李上。得知其姓名。

或聞其同伴之呼喚。或係平日所稔知。或係臨時設法探得。乃使其夥貿然向之招呼。殷勤笑語。厯道別後之思慕。若素相識。甲如年幼。則冒爲渠之父執。邀往酒樓。飽餐大嚼。慨然解囊。甲於此時。如愚魯者。必將信將疑。認爲父執。或係曾經叙首之戚友。其稍黠者。方私喜其誤認。自叨酒食。亦佯與親匿。歷道已之家世。以證其無僞。無何。酒闌興盡。折入茶肆。敘談之間。彼乃提起債務。促甲理償。甲必愕然。竭力聲辯其謬。而同桌之夥黨。張三李四。羣起訕笑。或自陳爲中證。或自陳爲代筆。口講指畫。宛然如真。共責某甲之推懶。指爲無恥。僞債主則徐徐從懷中出示筆據。則果確然有某甲之姓名花押。於是旁觀譁然。咸不直甲。若輩則三言兩語。加以威嚇。其中之一二人。則居於調解之之地位。百般排解。甲於此時。有口莫辯。懾於衆威。又不能脫身逃遁。

必至解囊而後已。他若私家之烟賭。男女之幽會。竊盜之銷贓。若輩必插身干涉。以飽慾壑。如不得志。則實行其偵探之職務。明正其罪。人必憚之。以故鮮有不得手者。

一誣害之技

偵探誣良。其毒愈於蛇蝎。此風甚於嚴拿革命黨時。次則嚴查私土私吸私贓。其目的在邀功貪賞。與索賄報讐。其弊則在種贓與誣攀誣指。在嚴禁革命時代。此輩每僞造黨首委狀。誣指良民。且使互攀黨羽。以供魚肉。或遇真正黨人。則僞與之匿。引爲同志。往來既熟。廉得其情。則誘而執之。以他人之性命易長官之金錢。或使其偵夥僞爲黨人。四出煽惑。招人入黨。與以僞造之執照。迨既成熟。乃別遣一夥以執之。彼等乃瓜分其賞。用心之險。無出其

右至查拿私土私吸私贓。眞實者則遣其夥出爲排解。得賄則匿而不報。否則拘辦使嘗種種痛苦。其虛誣者則恆懷土而去。指爲搜得此弊如出一轍。已成偵探之慣技。又有買替之弊。譬如張三犯案發露。雖有厚賂。勢難隱匿。若輩則另買一人出承其罪。而與以相當之報酬。至於各種贓物。則全視案情之輕重。及事主勢力之大小爲斷。輕而小者。雖得眞贓。亦以賄隱。又有拘賊得贓。沒其贓而縱其賊者。卽或拘之。亦以無贓證而不能坐實其罪。於是偵探與賊兩得其益。凡爲賊者。未有不感激圖報者也。

一 私販之技

偵探者。查拿私販者也。今以偵探而爲私販。人又孰敢如何。時且以查拿私販所得而私販者。其物維何。則烟土嗎啡是也。然亦非直接的私販。乃坐收

私販之利而不負私販之名。蓋彼輩設有一私販保險公司。凡有人欲在其轄境內販運烟土嗎啡者。須先往公司掛號登記。認定每月保險費若干。而後可以暢所販者。君可惡者。彼私販人既將煙土嗎啡售於他人。而復以售主之姓名住址報告若輩。若輩則審其肥瘠而復以查煙爲名。以肆要索。或攬回其煙土。重復易錢。然亦有已繳保險費。因其販運之額與所認捐數不符。而重復抄出議罰者。其爲數之鉅。實足駭人聽聞。近如上海十六鋪已革地甲喬芝珊。與其親戚某甲合組機關。專販煙土嗎啡。被警察廳偵探施蔭庭許得標。張金海。朱順泉。陳長喜。及探夥陳錦章。劉文明。劉德清等。在南市電燈公司左近喬之房屋內破獲。由新充地甲羅某出爲調解。竟出重賄至七千餘元之鉅。又關橋挽裕泰米行主。因被查烟。爲探夥寧波阿方詐去現。

洋五百元以上。廳中人莫不分肥。以故彌縫周至。不虞破露。詎此次因偵緝隊。隊長翟世清請假回籍。由閩北四區區長張際平兼代。施等以其爲代理。也不分餘潤。適有知情而未得染指者。懷妬告張。張遂訴詰廳長。察查得實。立將施等三人先行斥革。聽候查辦。不知施等早已畏罪避匿租界。蓋此等劣探一經犯事查辦。往往卽避至租界。託人繳銷執照了事。俟事過情遷。則再化名報充。固已視爲慣技。廳長如欲嚴究。則廳中之重要人員。勢必多所牽涉。有礙名譽。不得不含糊過去。故若輩常有恃而無恐。其平日對於行商過客之帶有煙土者。一經查出送局。未及移解法庭而已。由偵探之同黨出爲關說。罰款了事。彼等則煙財兩得。且不受局外人之運動。請託以保其專利之優先權。其團體之堅。上下一氣。內外相聯。故敢胆大妄爲。行所無事。而

莫敢誰何也。

軍探之誣陷

士 謌

自民國建元。政爭不息。項城當國。排斥政敵之手段。最爲酷烈。各軍署均廣育軍事偵探。四出偵探。搜捕黨人。高懸賞格。捕得某偉人正身賞若干。捕得某偉人黨羽賞若干。於是各偵探多方羅織。某害良民。不惜以他人之性命易自己之金錢。軍署日獲國事犯。飛電報京。上下皇皇。而不知爲偵探者方竊笑於旁也。湖州人沈某。當滬軍都督時代。曾在都督署充過某職。及滬督取消後。沈亦另就他事。二次革命等事。沈絕不預聞。不意搜捕黨人時。偵探竟以沈名報官。言沈是陳其美死黨。在滬暗召黨人。圖謀活動。一面卽設法與沈相交。和酒往還。漸漸要好。沈不知偵探在謀已。並不知其爲偵探也。竟

被誘入華界。解官領賞。一條性命就此交代矣。類此之事。每月總有多起。偵探發財。良民喪命。可嘆也已。

警探之黑幕

前人

警署偵探所。偵探者不過是尋常竊盜。在不知者以爲偵探密布。竊盜總有所顧忌。居戶總稍覺安寧。其實。偵探與竊盜同是圈子中人。本屬聯同一氣。且。偵探之日用全恃竊盜之孝敬。竊盜因孝順。偵探故愈不得不積極進行其竊盜。故未有偵探竊盜猶少。自有偵探竊盜更多。每見。偵探之夥計。在小客棧老虎灶小飯館中。遇見外來客賊。即用隱語相問答。隱語者。竊賊之切口。江湖黑話也。問答既竟。即索孝敬。而此小客棧老虎灶茶館小飯館三項。亦均。偵探開設者居多。偵探於縱賊行竊。間接取利外。又能私運煙土私賣。

燈吃聚賭抽頭開設台基包庇私娼等種種事業故偵探之自奉盛於素封之家偷遇案子緊急務須破獲者卽嗾使探夥捕一外來孤賊以搪塞官廳或揀一二良懦無能之輩種贓誣害以應命於真竊真盜無害也此種弊病各地偵探無不皆同固不僅通商口岸爲爾也

公團之偵探

前人

公團之偵探專司一事其範圍固不若警署偵探之廣然而拐匪之販賣人口也皆有保險費之預送聞之彼輩石子一塊出口保險費若干元條子一條出口保險費若干元石子者小孩之代名詞條子者婦女之代名詞此皆是江湖黑話彼輩之切口也彼輩旣出保險費卽能平安無事不妨公然拐販矣或曰誠如子言則救濟會每年救出之數百婦孺何自來乎則告之曰

拐匪非人人出保險費者。無保險費。即遭破獲。有保險費。即得平安。且出保險費之拐匪。所拐之人。即經旁人看破。偵探亦必縱去拐匪。祇將被拐者送至會中而已爾。故偵探之設。於拐匪實不甚有礙也。

續

觀渡閒人

偵探之事。泰東西人視爲一種高尙專門學。虔心練習者。頗不乏人。歇洛克福爾摩斯之流。且以此名震當世。有談及福爾摩斯者。無論仕農工賈。蔑不心儀其人。獨吾中國人。膜然視之。微特不願學習。抑且不屑討論。吾曩年從事警界時。頗欲研究斯道。舉以問於甲。甲曰。此非吾人所當研究者。舉以問於乙。乙亦曰。此非吾人所當研究者。他日以問丙丁戊。所言亦皆如是。吾念國人之蔑視偵探。實已臻於極點。恐雖至貧乏。無以自存。亦不願爲此事矣。

容知其大謬不然。蓋凡覲觀偵探者胥爲偵探以外之人。而偵探之爲偵探則如故緣是公府有偵探將軍府有偵探國務院有偵探陸海軍部有偵探參謀部步軍統領警察廳有偵探籌邊使及巡閱使護軍使有偵探督軍有偵探巡按使亦有偵探而此外各大政客各軍閥及一切行政機關亦莫不有其偵探。偵探之時義誠大矣哉然試問操此業者對於殺人越貨之盜匪能捕獲其人乎不能也。對於私鑄及造偽券之場所能破其機關乎不能也。若夫神奸巨滑種種作奸犯科之案件果令此輩承辦吾決其畢生亦無破獲之一日。然則此輩又何敢自承爲偵探且各該轄管之官長又何故用之此其中亦自有故蓋吾國所謂偵探者非爲民間辦案而設特彼執政大老欲自固其地盤慮他方或有反對厥躬者如是多用偵探令刺取各反對

者之消息。以便預爲之備。其他非所計也。故凡受此等大老任命者。但能刺取消息。偵探之能事畢矣。而尤堪痛恨者。卽以此事爲敲詐復仇之具。就予所知。已不下百數十事。茲擇其尤爲顯著者。略述一二於左。亦足徵此輩之無心肝矣。

濱江某省督軍署。偵探某甲。事敗投誠之民黨敗類也。方其在民黨時。黨魁某頗信任之。未幾有圖某省之計畫。命甲往主其事。同黨夏某諫曰。甲剛愎自用。且又無堅忍心。幸而事成。則已。否則甲必爲敵所用矣。黨魁不聽。卒遣之後。果如夏言。然甲已恨夏次骨矣。會袁氏帝制自爲。黨人欲推倒之。命夏往說某督軍獨立。某督軍者。革命起家之大人物也。顧是時已爲袁氏心腹。某甲卽隸其部下。夏某至該省時。首往督軍署求見。督軍不許。蓋避與黨人

通氣之嫌也。已命甲勸夏他往。甲聞而竊喜曰。吾有以處吾仇矣。立往面夏。溫語曰。督軍極欲晤教。顧慮人見疑。故命某代表晉謁。公有所見教。但使有利於國。督軍匪不樂從也。夏時已忘前隙。見彼言頗入穀。且喜其爲舊同志也。遂袒然而不疑。所有計畫。一一告之。甲僞作欣喜狀辭去。明日更往。謂督軍極端贊成。某某將領均同意。請賜委任狀數紙。以便分給統兵諸將領。促令早日獨立。夏信以爲眞。竟摯委任狀與之。是夕甲遂率兵往捕夏。夏知爲甲所賣。悔恨無極。甲禁夏於執法處。歸告督軍。謂夏運動某某諸將校獨立。將不利於督軍。某故捕之。已交執法處矣。隨出委任狀爲證。督軍且喜且怒。命將夏卽時槍決。並欲治諸將校甲云。反形未著。黜之可也。督軍從其說。而委狀上所書諸將校。遂以此嫌疑被黜矣。此諸將校者。皆非甲之所與也。

昔有滅門令尹。今也則無。然爲偵探者。其力實足使人滅門而有餘。光復以前。滿人仇視民黨。得輒殺之。從未寬貸。抑且偵騎四出。搔擾閭閻。勢所不免。而最足使人寒心者。卽爲某省某大帥所部之偵探。凡四十餘人。以聶斌。臣長之。聶湖北產。紅邦之積匪也。是人殘忍性成。慘無人道。初在江表負隅。殺人越貨。視爲常事。及隸某大帥麾下。益益助桀爲虐。白門人爲彼陷害者。前後無慮千數。有沙回子者。向以屠牛爲業。集資盈萬。居大廈中。然從未預聞外事。蓋守分之商人也。聶忽致函。向索白金二千兩。謂敢不與者。吾來破汝家矣。沙憚其威權。勉出三百金。交投書人。將去。旋復攜回。謂聶大人云。二千金不可少也。沙氏大憤曰。吾輩安分商民。一錙一銖。皆自血汗中來。非若道左貪泉。可任若曹恣飲也。急足以實告。聶心恨甚。他日命人以巾裹槍彈。

深夜投沙院中。翌日拂曉。聶卽率兵捕沙。謂汝家有槍彈。汝必革命黨也。沙不敢辯。從之去。家人託人往保。聶拒弗納。明日下午一句鐘。此可憐之商人。已槍決於小營荒地矣。

金陵大中橋堍。有梨園焉。其名曰昇平。係故名伶張國泰所手創者。該園生涯頗盛。每當夕陽西下時。車馬紛馳。途爲之塞。園中顧客之多。於此蓋可想見。惟其多。故人類雜。遂生宵小覬覦之心。常一日而有三數人(皆顧曲者)失物。座客爲之大譁。僉謂茶房中必有習刦盜術者。園主慮拂衆意。盡驅茶房於一室。聽客往搜其身。顧一無所得。更搜其行李。亦然。衆乃鬨然散去。明日亦如之。園主大憂。念非捕獲此賊。吾園中無寧日矣。急往告警察區長。乞派人加意偵緝。區長許之。而園中失物愈夥。園主恨甚。賄託某要人代懇警

廳限令該區長儘十日務獲竊賊。否則撤委區長奉命後焦急至難言狀。然竊賊之竊如故。爲區長者亦但能呼負耳。讀者聽之此區長非他。予同硯友唐君次庵也。當昇平園發生竊案時。予適以事旋里。故未預知。比歸事已上聞。唐君且以此將獲失職之咎。予心竊憐之。因往謂曰。君毋恐。此事吾能了之。願得一警士。便服隨吾往。果得當。賜我斗酒足矣。次庵曰。君第爲我捕賊。欲飲酒者恣飲之。雖十石吾不惜也。予應曰善。遂及警士。往至則歌聲嘹喨。音樂鏗鏘。座客喝采笑語聲與歌舞聲相應和。予急偕警士登樓而觀劇焉。是時萬目睽睽。咸集中於台上。予獨游目四矚。冀得罪人蹤跡。忽見樓下一老人作駭狀。曰。噫。予所佩金表亡矣。言下憤然。觀客驚起。爭詢失表狀。老人曰。吾表貯衣囊(盛表之衣袋也)。內短練則垂於囊外。雖未加綰。然表重。

鍊輕。萬無墜落之理。今竟不翼而飛。此園內得毋有賊耶。一衣服麗之胖人。應聲答曰。丈言然。大庭廣衆之間。竟敢爲此宵人之胆過量矣。吾爲丈往報。警察。決不容彼逃也。言已。趨至樓上。警察彈壓處。述老人被竊狀。口講指畫。憤懣異常。巡官某（吾友屬官）竟爲所動。立允爲搜老人鄰座諸觀客。予低語警士。命往捕胖人。警士愕然曰。是人貂其冠而狐其裘。相貌堂堂。安得有此先生得毋誤耶。予曰。否。吾確知彼爲賊。汝趣捕之。遲則逃矣。警士躊躇未決。而胖人已偕巡官同至老人許。實行其搜查鄰客之主義。自甲而乙而丙丁而戊。已。搜查殆遍。迄未發現老人之金表。正紛擾間。胖人突指一空椅言曰。此間尙有一人。今又何往者。言已。作追尋狀。驟步欲出。余適偕警士降見狀。不復能耐。立前執其手曰。君且止。胖人驚失色。顫聲問曰。何爲。予曰。君命。

警察官。搜查座客宜也。唯君亦鄰客之一。乃未受檢查。此事寧得謂公。吾今無他求。但須君亦受檢查耳。胖人大窘。期期而言曰。否。吾不能受彼檢查。予厲聲曰。何故。胖人愕然曰。君胡作此態。須知吾爲失主之代表。實不應受人檢查也。予詔之曰。不然。物失於廣衆中。其事甚怪。故雖失主已宜檢查。他人更無論矣。卽顧謂警士曰。搜之。胖人惶遽曰。君胡武斷若此。豈君乃警官耶。予疾聲曰。我非警官。特偵探耳。胖人駭極不能答。警士解其衣搜之。果於脅下得金表。蓋卽老人物也。遂逮之。次庵大喜。張筵款予。問多人偵緝。不得。君獨一擊而中。其故可得聞歟。予曰。可。實相告。此賊手腕誠靈。敏然實一笨伯耳。天下無竊賊。試探囊術。能於一處續續爲之者。彼果於竊後他往。則吾一時尙難爲力。彼乃逐日光臨。則吾擒之易如反掌矣。凡事不外乎。

情理。吾知劇場中座有三等。其一曰樓廂。二曰池廳。三曰邊座。邊座者苦力。齎集之處也。故偷賊必不往。彼樓廂雖爲豪奢士女觀劇處。然座位俱在前方。其後則爲侍從。竊之固難逃亦不易。然則竊賊之託足必爲池廳無疑。吾所以偕警登樓者。爲便於俯瞰池廳也。池廳所生人物。浮滑少年居多數。次爲普通紳商。眞戲迷不過十分之一二。大抵迷戲觀劇。恆以手輕輕拍板。側耳細聽。浮滑者志在偷觀婦人。故戲之美惡。初不措意。但時時仰望樓廂。及池廳中所坐之婦女。普通人雖不知戲。而察劇之意彌堅。故全神專注台上。他事概不之顧。吾默察全廳座客。胥不出吾所料。獨此貌似薦紳之胖人。旣不偷觀婦女。亦無嗜戲之表示。而察其神情。又非全不知戲。徒以意別有在。故不及此。且頻以兩目。注視座客衣冠似欲辨別其貧富。渠始坐於廳右。旣

見彼叟（指失表老人）座後有空椅。遂爾移往坐之。予心知其有異。凝神視之。見彼微俯其身。作拾物狀。俄頃老人遂以失表聞。彼首起問訊。並爲奔告。警察。彼意原欲藉此以掩人耳目。乃不知適以增吾之疑。吾命警士往捕。警士猶未敢也。彼忽指一空椅。謂坐此者失所在。彼卽趨出尋之。其欲藉脫逃。固已顯而易見。特巡官正在搜檢。座客紛亂如蛆。故無人能察其僞耳。次庵恍然大悟。遂與予浮一大白。在理。此章所述。胥爲偵探應有之智識。原無所謂弊者。特具此智識者。爲一局外之人。而身膺偵探之責者。反木本然無所知。則雖謂之弊端。不爲過矣。

香豔叢談

其中所述裝飾物品均係推陳出新所言美容秘術足使易嬌爲妍堪作女
界化粧之寶鑑至所列各種消遣之品戲玩之具尤足增閨房樂趣洋裝一
冊實洋二角

新博物志

本書爲許指巖先生撰著凡各國著聞之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物植物
園水產館臘人館音樂室油畫館等均列叙其名物詳言其狀況洋裝一冊
實洋一角五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720B

